



# 正覺

電子報

第 65 期

2011.01.01

云何為種種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

《雜阿含經》卷 16

What are called various divisions? They are the eye division, visual object division, eye-consciousness division, ear division, audible object division, ear-consciousness division, nose division, olfactory object division, nose-consciousness division, tongue division, gustatory object division, tongue-consciousness division, body division, tactile object division, body-consciousness division, mind-root division, mental object division and mind-consciousness division. These are various divisions.

*Samyukta-Agama Sutra, Vol. 16*

意根真是很難理解與觀行，而意識的變相又有極多的不同，大師們也都不曾了知而對學人全面誤導了，所以行者想要斷除我見與我執，就變得很困難了！這就是末法時代的今天，到處都看不到斷我見的須陀洹人的原因。

《阿含正義》第一輯

The mind-root is really very difficult for one to understand it and observe its behavior; moreover,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phases of mind-consciousness. All the “great” masters are ignorant of those facts and thus have extensively misled Buddhist learners. Therefore, i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for practitioners to eliminate self-view and self-attachment. That is why we cannot find any *srotaapanna* (a practitioner of the first grade of arhatship, who has eliminated self-view) everywhere in the current dharma-ending age.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1*

# 正覺電子報第65期

## 本期目錄

### 穿越時空 ——超意識



- |     |                    |       |
|-----|--------------------|-------|
| 1   | 人間佛教(十五)           | 平實導師  |
| 24  | 中觀金鑑(十四)           | 孫正德老師 |
| 41  | 邪箭囈語(十二)           | 陸正元老師 |
| 54  | 廣論之平議(二十三)         | 正雄居士  |
| 74  | 廬山風心開見佛理事一心的真實面(三) | 何承化老師 |
| 95  |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三)     | 卞達證居士 |
| 111 | 略論釋印順「生滅即是寂滅」      | 游宗明居士 |
| 123 | 425系列——憶台灣之行       | 孫正安居士 |
| 132 | 邁向正覺——入正覺因緣        | 劉俊廷居士 |
| 140 | 般若信箱               |       |
| 143 | 公開聲明               |       |
| 146 | 佈告欄                |       |
| 160 | 正覺贈書目錄             |       |





(連載十五)

## 第二節 當今台灣佛教之人間佛教弘法者心態

接著進入第二節中，要講的是當今台灣佛教中的人間佛教弘法者的心態。可是在講這個部分之前，還是要再跟諸位問一遍：「你願意被誤導嗎？你學佛的過程是痛苦，還是快樂呢？」（有人回答：快樂！）哎呀！好多人學得快樂喔！你們想要快樂的學佛而且有成績，或者是想要痛苦學佛而沒有成績呢？（大眾答：快樂！）欸！諸位都很有智慧呢！學佛真的要快快樂樂的，而且要學有所成才是。因為我這一世還沒有離開胎昧，所以當年（這一世）初進佛門學佛，直到破參前那十九天的參禪過程都是很痛苦，因為沒有真的善知識教導我正確的禪法及開悟的內容，而我這一世的師父教導我的知見卻又全部都是錯誤的。我不願意大家重蹈我的痛苦覆轍，我希望大家都很

快樂的，並且這一世修行會有成績。快樂學佛而有成績，與痛苦學佛而沒有成績比較，當然大家都要選前者嘛！只有愚癡人才會選後者。

好！在這個前提下，來談當今的台灣人間佛教弘法者的錯誤心態，你就不會痛苦。假使你以前曾經是那種人間佛教的信奉者，那麼我今天不教你離開人間佛教，而是要請你改換為另一種人間佛教，也就是回到正確的人間佛教，這才是我今天來這裏演講的目的。而以前的人間佛教，你們去學習時都覺得很痛苦；譬如學習《妙雲集》，不論如何努力去讀，還是讀不懂，知見混亂到一塌糊塗，腦筋幾乎都要變成漿糊了！可是你來學習我們弘揚的回歸 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卻是可以實證的妙法；實證以後，般若諸經你都可以讀懂；《心經》就不必再背誦了，我早就把《心經》忘掉了。但是你若問我《心經》裡面的內容，我都可以為你解說；若是要叫我背給你聽，我卻背不出來，已經忘了。

能夠把《心經》的經文給忘了，才是實證者（導師豎起大拇指，大眾鼓掌）。這就好像張三豐傳太極拳給張無忌時說：「記住了沒有？」張無忌說：「我記不住！」張三豐卻說：「把它全都忘掉！儘管去打就對了。」欸！他就成功了，這就是得魚忘筌的意思。《心經》不用背，《心經》不用記，因為《心經》所講的都是你自心的現量；你如果證得自心真如的時候，你就有能力為人講《心經》；只是講得比較好、比較差的不同而已，但一定會講得正確，不會錯誤。所以我已經記不起《心經》全部，如今一個人獨自誦時一定只能記得住一部分；你若是要叫

我獨自一人背誦，一定背不完全，但是我可以請出經文來爲人宣講。這就是說，大乘法應該要這樣學，應該實證而成爲自己心中的法，而不是依靠死記經文或別人說過的開示，諸位都應當如此。

接著再來看看台灣現在的人間佛教，以及我們所主張的人間佛教，二者之間有什麼差異？第一個部分先談他們的心態；他們以意識離念靈知或者意識的直覺，作爲證悟的標的，否定了第八識如來藏而弘揚緣起性空<sup>52</sup>，是以六識論來建立細意識爲常住法，而否定了第八識。他們不懂真正的佛教，而將聲聞教（羅漢法教）當作佛教（菩薩法教），獨尊凡夫聲聞僧而排拒大乘勝義菩薩僧，獨尊聲聞法而排斥大乘法；實質上是以聲聞法的解脫道、羅漢道，來取代大乘法的佛菩提道、菩薩道。像這些事情，都是當今的人間佛教中常常可見的邪說；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有前面的那一些舉例辨正的必要。

現在再來談一些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的錯謬處（如果今天時間不夠用，我將會只講一小部分就跳到後面來講「法與次法」；如果時間夠，平實將會把它講完）。聲聞僧與菩薩僧的差異，諸位前面已經聽過我對三德的說明了，應該已經大概瞭解大乘佛法異於聲聞羅漢法之處了。但是，獨尊聲聞羅漢法的法師而貶抑了大乘佛法的法師，或是獨尊聲聞法的法師而貶抑了在家的菩薩法師，這一類人都是不知道大乘在家、出家菩薩僧（童子、童女）實質的

---

<sup>52</sup> 註：這是 2007 年 12 月時在台南文化中心所講。2008 年 8 月 12 日，釋印順人間佛教系統的星雲法師，在《人間福報》第一版刊頭位置，刊出一篇承認阿賴耶識如來藏是萬法本源的文章。

淺學者，這正是當今台灣人間佛教弘法者的基本心態，這與世尊古時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是大異其趣的。

那麼什麼是法師——法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意涵？在阿含中有說：自己已斷我見，也能教別人斷我見；自己已斷思惑，也能教別人斷思惑，即是法師。就是說，否定五陰而能夠為眾生演述五陰虛妄的人，才是世尊所說的法師，不是因為身穿僧衣就可以名為法師，這是阿含諸經中所說的聖教。如果是在大乘法中，應該這樣說：自己證悟了，也能教別人證悟；自己見性了，也能教別人見性；乃至自己得無生法忍了，也能教別人親證無生法忍，這就是法師。所以，依《阿含經》中所定義的法師，以及大乘經中定義的法師而言，法師即是說法之師，而且是說法如實的人，那就稱為法師了。這樣的人間佛教，才是我們重新給的第一個定義，卻是佛世本來就如此的。因此，能教導大眾否定五陰（特別是粗細意識心）常住，令人遠離常見、我見的人，就是聲聞法中的法師，名為聲聞僧；在這個基礎上再悟得自心真如而發起實相般若，也能為人傳授實相般若而演說佛菩提道正法的人，就是大乘法中的法師，名為大乘菩薩僧。

對於聲聞僧、菩薩僧的差異有所瞭解以後，再來看現在台灣佛教的怪象；常常有一些印順派的僧人這麼說：「我們師父說：『我們出家人不許看居士寫的書。』」請問：這是聲聞僧，還是菩薩僧？（大眾答：聲聞僧）欸！諸位都很有智慧。因為你們已經瞭解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的菩薩們，有童子、童女、比丘、比丘尼，也有當宰官的，也有國王、夜天，也有林神、山

神、地神，甚至還有當高級妓女的菩薩僧。由此就可以知道了：法，只要是正確的，是依心而修的，就不必管他是在家或出家了。

諸地菩薩有那麼多，其中八成以上是在家人；在五十三參的諸地菩薩之中，有三個階位的四位出家人，他們卻又都是示現在家相的，就是童子師遍友、童子善知眾藝、童子德生、童子有德等菩薩；而且《維摩詰經》與《勝鬘經》的主角（也就是說法者）也都是在家人，這是諸位想要真學佛法而非修學羅漢法時應該先瞭解的。那麼，那些不讀居士所寫書的印順派僧人心態，正是落在聲聞法中；因為他們只認僧衣而不認法，這就是崇拜聲聞僧衣的愚人，連菩薩僧衣都還不懂呢！他們不曉得，這聲聞相的僧衣不是只有小乘人能穿，大乘菩薩也能穿啊！所以大乘菩薩之中，也有許多人是穿僧衣的，不一定是只穿在家衣服的童子、童女等出家菩薩，但他們都不瞭解。所以他們只弘揚印順法師自己獨創的滅相真如，只弘揚藏傳佛教應成派中的六識論邪見；當平實講出人人都有八識，又寫出許多弘揚八識論的書來流通以後，他們無法應付（無法在法義上提出辨正來證明他們的法沒問題），於是就常常對座下的出家徒弟們宣示這樣的言論：「出家人不讀居士寫的書。」那意思是不是說：維摩詰菩薩講的經也不該讀了？如果將來有一天 維摩詰菩薩應化來我們地球，當祂講經時，他們到底要不要來聽經？這是很值得他們探討的。

那些印順派人間佛教的思想中，同聲一氣的支持聲聞僧、聲聞法，數十年來極力排斥菩薩僧、菩薩法——成佛之法，公

然違背 佛陀的本懷；他們不但在法上以聲聞羅漢法來取代成佛之法，而且他們弘揚的聲聞法還是錯誤的聲聞羅漢法，不是正確的聲聞羅漢法。他們又在事相上對徒眾們作了這樣的錯誤教導：「出家人不讀居士寫的書。」用這種主觀而非客觀的邪思謬想來排斥示現居士身的菩薩們，或者排斥示現童子身、童女身的大乘菩薩們。也因為這種邪見，所以他們否定了 文殊、普賢，認為 文殊、普賢不是人間歷史上真實有的人物；但問題是，文殊師利的紀念塔如今還在，而 維摩詰菩薩的紀念塔也還在，這可不是我們造假的哦！所以，有心學佛的人，不應該認同他們錯誤的觀念，而應該回到大乘法來，將來聲聞法才不會像現在的南洋佛教一樣失傳了。

印順派的道場，以前所修的都是聲聞法上用功，但都是用大乘的名義在修小乘法，也用大乘的身相在弘揚小乘的法，而他們所修所弘的小乘法，卻又是被印順法師加以支解以後的錯誤羅漢法，那當然不是真正的佛法。假使他們弘揚的解脫道是正確的，充其量也只是羅漢法，不是佛法。那麼由於他們心態的錯誤，所以他們對當來下生成佛的 彌勒菩薩所講的《瑜伽師地論》也加以否定，只因為 彌勒菩薩現在天宮中示現的是天身——在家身；只因為祂所說的是大乘法，是八識論的正法，而他們無法實證，所以乾脆加以推翻。

由於落入錯誤的心態中，所以他們也否定了 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所造的《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等，將其中所說的第八識妙義全面否定；而這些論雖然非常的勝妙，印順派的這些人間佛教弘揚者他們卻不理會，一味的否定其中的妙

理；但是又恐怕別人指責他們毀謗賢聖及破法，所以又註解了菩薩們的妙論，卻註解成常見外道、斷見外道法的六識論內容。他們也是直接、間接的從 彌勒菩薩、維摩詰菩薩的法義中受學了以後，才能夠寫出一些作品出來；但是他們這些作品卻從法義的本質上去加以曲解，本質仍然是在否定菩薩們論中大力弘揚的八識論。他們卻沒有想到：無著與世親菩薩能夠寫出那麼勝妙的論，其實也是從 彌勒菩薩修學《瑜伽師地論》而來的，能令當時及後代佛弟子眾大得受用，都不是聲聞僧眾所能理解；因為印順派的僧眾及信徒們，都還住在十信位中，而他們崇拜聲聞僧的心態都尚未修除的緣故。

且不說 彌勒、無著、世親……等菩薩所造的深論，乃至淺如七住位、十住位的菩薩之所證，都已經不是阿羅漢之所能知的；而印順派的所有法師與學人們，至今全都未斷我見：或者主張欲界中的離念靈知粗意識為常住我，或者主張欲界中的直覺（粗意識）為常我，或者主張不可知、不可證的細意識為常住我，全都落在識陰意識中，我見分明未斷，連聲聞初果斷三縛結的見地都還沒有，又怎能稍稍知道大乘菩薩的所證呢！那他們一味的否定，只有對他們自己的道業不利，對大乘法卻不會有重大影響；因為當大乘法在快要失傳的時候，常常會有菩薩來繼續弘傳而延續及重新發揚起來。菩薩不會只管自己的道業，到了他該出頭時他就會出頭；所以菩薩法仍將會繼續綿延不絕地把大乘佛菩提道傳下去，並且可以再把二乘法給重新復興起來。

可是，當印順派的法師們否定了大乘法以後，聲聞心態就

永遠無法消除了！他們都沒有想到：他們所研究的許多大乘、小乘的經典，其中有很多是鳩摩羅什三藏法師所翻譯的，可是鳩摩羅什三藏法師在被稱為法師的時候，他卻是示現在家相的。因為那時他被國王所逼迫而必須要娶妻，可是他仍然是修清淨行，因此就以居士身翻譯經論，就以居士身而被稱為三藏法師，這也是大家應該要瞭解的。而那一些心存聲聞心態的台灣人間佛教的大小法師們，他們究竟信不信受 彌勒、無著、世親、玄奘、慧能、克勤等大乘菩薩僧呢？他們究竟信不信受《瑜伽師地論》等大論中所說的大法呢？而且 彌勒是被 世尊授記當來下生成佛的菩薩，祂所傳的根本論的法義，都是古今一切出家、在家菩薩們實證的大乘法，也是成佛之道中應該實修的佛法而不只是羅漢法，可是他們身為大乘法中的出家僧人，竟然不信。

那麼無妨再來看看**般若系列**諸經之中，有許多、並且是大部分示現在家相的菩薩們，例如由示現在家相的出家人 文殊菩薩與 佛的對談而記錄下來的，而 文殊是不穿僧衣的。再來看看《法華經》〈普門品〉所說的主角 觀世音菩薩，也是示現在家相的！因為大乘菩薩們是不計較身相的，只是隨順因緣而示現在家或出家的身相，大家都只看重實際上的修證。再看《華嚴經》中的記載，善財大士五十三參的內容，那其實就是遊盡普賢身啊！然而普賢身即是三界世間法中的一切境界相，絕非單是出家菩薩—特別是絕非聲聞羅漢僧—等境界中之法相智慧，反而是在家生活中引生的法相智慧最多。

五十三參整個完成時，如果不是像 普賢菩薩所指示，不

是像 善財菩薩一世去完成的話，當然就不是示現，而是真實地一步一步實修而進展；這或者必須整整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是能將長劫化入短劫中，卻都是歷盡十方世界才能遊完普賢身。所以，上一輩子也許在東方 琉璃光如來的世界中修學，這一世來到娑婆，下一世又跑到西方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去囉！像這樣無量世中十方三界跑來跑去，那是無量廣大的世界；像這樣子三大阿僧祇劫修學完成了，才算是遊盡了普賢身，可知普賢身是何等的廣大！可是，普賢身究竟有多麼大？只有這麼大！（此時導師面帶微笑以右手稍稍屈指，手指作半握拳狀）為什麼只有這麼大？因為你遊盡了十方三世的世界以後——遊盡了普賢身以後，其實都不離你的如來藏啦！都在你的如來藏裡面遊諸世界啊！那麼如來藏有多大？有時候比這個（導師第二次面帶微笑，舉右手半握拳表示）還要小欸！細菌的如來藏有多大？真的很小！可是當牠的業種現行而滅盡了，哪一世修成無生法忍而發願生到色究竟天宮去，身量一萬六千由旬，那時祂如來藏又有多大？可是這樣千變萬化而遊盡了十方三世以後，三大阿僧祇劫完成了，算是遊盡普賢身了，可是普賢身的遊歷都只是在你的如來藏中遊。等你真正開悟了，你會親自證實這一點。

那麼從這樣的現觀來看，遊盡了普賢身以後，即將成佛之前，把無量世中的五十三參內容回頭檢視一番，難道這三大阿僧祇劫中的修行過程，你每一世都只跟出家人學法嗎？這五十三參裡面共有幾個出家人呢？其中有童子、童女、比丘、比丘尼，卻仍然是少數的出家菩薩，大部分都還是在家菩薩呢！並

且 文殊、普賢二菩薩與 善財童子雖然都是出家身，卻又都示現在家身相；而 善財大士五十三參中之十迴向位及地上菩薩們，都是大乘佛法六行位<sup>53</sup>中的高階菩薩，除了 彌勒菩薩代 佛處理聲聞僧團事務，故示現比丘身相和合同事，其他地上菩薩卻不曾有一人是示現聲聞身相；但這五十三參卻又是三大阿僧祇劫所修普賢行的內容。當代那些心存聲聞心態的人間佛教大、小法師們，究竟信不信大乘廣大普賢行之開示與行門？顯然他們都是不相信的，因為他們心中只相信一個錯誤的說法：大乘非佛說，大乘諸經都是後人創造的。

由於心態錯誤的緣故，當然會導致學法方向錯誤，也必然會導致不信正確的**實證方法論**，那麼他們所有人這一世的修學結果，全都不可能有佛法或聲聞解脫道的實證。所以，錯誤的觀念必須有人詳實的說出來，而原來陷入錯誤觀念中的凡夫僧及學人都應該要趕快改變，應該建立這個正知見：**只要有正確而且可以實證的法，自證也能教導別人同樣地親證，那就是佛門中的法師。只要他能幫我實證，他就是法師，就是我的善知識，不必管他是在家身或出家身。有一句俗話，諸位都要記得：「有奶便是娘！」**（大眾爆笑……）這本來是罵人的話，但在佛法修學的過程中正要如此；**誰有法乳給我，他就是我的奶娘，我就認他作奶娘。**這跟俗話講的「有奶便是娘」的文字表義，豈不是正好相符嗎？有很多俗話用到大乘法中來，往往是正確的。

---

<sup>53</sup> 六行位：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迴向行、十地行、等覺行。文出《金剛三昧經》。

如果不是祛除了聲聞的心態——祛除了崇拜聲聞僧衣的心態，要如何能在大乘法中有所實證呢？因為大乘法的本質，從來就是不論身相的啊！大乘法的本質一直都是函蓋了二乘法，而這個大乘法的本質與內涵，也都在三界中的出家、在家所有善知識身上。大眾若是想要修學真正的大乘法，期待學得很快樂，並且希望這一生中確實可以有所證，不會在將來老去時仍然一無所證，就應該先建立對大乘法應有的正確觀念；如果觀念與心態錯誤了，就會導致學法方向的錯誤，隨即導致不信受正確的方法論，一世的修學就全無佛法乃至聲聞法的實證。不幸的是：繼承藏傳佛教應成派假中觀的印順派法師及古今的所有喇嘛們，都是這一類不幸例子的代表者。他們終其一生都以錯誤的知見而信受了六識論，這些人出家後，除了喇嘛們額外享受了許多美麗愚癡女人的色身供養以外，顯教中的印順派法師與學人們，都是一世精勤痛苦修學以後，直到捨壽前終究無所成就；而藏傳佛教的所有喇嘛們也同樣無所實證，並且還要為邪淫的雙身法實修而下墮三塗。您若是有了正確的佛法知見及聲聞法知見，就能信受八識論大前提<sup>54</sup>；進而修學以後，《阿含經》中所說的解脫道一定可以實證，佛菩提道也能實證，這樣一世快樂的學羅漢或是學佛，用一句儒家說的話，叫作「不亦樂乎」！

又譬如說，在密宗喇嘛教裡面——特別是藏傳佛教的黃教——他們很歧視在家人。常常有黃教的喇嘛們私下對在家徒弟們

---

<sup>54</sup> 編案：詳見 平實導師《阿含正義》書中的舉證，從阿含聖教證明 世尊於《阿含經》開示的乃是八識論。

說：「你們居士們是一壺永遠煮不開的水。」修學藏傳佛教邪法的新竹鳳山寺法師們也是這樣說。可是問題來了，現在有好多居士們證得如來藏而開悟實相般若了，是他們所不知道的，到底這些居士們的水煮開了沒有？這真的很值得探究。這都肇因於修學藏傳佛教的喇嘛與顯教法師們一樣都是六識論者，所以幾百年來始終無法真的悟入大乘佛法，連聲聞羅漢道裡斷我見的見地都沒有，始終不離凡夫所墮的意識境界，才會永遠離不開雙身法——雙身法的境界正是識陰六識的境界。現在藏傳佛教的紅教有一位上師，很努力在重新翻譯經典，也在提倡如來藏；可是，我懷疑：他的如來藏說，骨子裡還是意識，只是變個樣來吸引大眾啊！這有可能只是因為現在如來藏妙法已經興盛了，他不得不追隨啊！不然，人家就不來學紅教的密法了，那他們藏傳佛教密宗該怎麼辦？可是骨子裡，可能還是用意識的種種變相來取代如來藏的，這樣就不太好了。

而我們也應該要返觀顯教中的佛門一切大師、學人所熟知的大乘勝義僧，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佛門大師們每天在禮拜的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現在兜率天宮的彌勒菩薩也是現在家相，當然也許會有人禮拜維摩詰，而且也有人禮拜摩耶夫人啊！摩耶夫人也是大乘法中的勝義僧，但他卻示現女人相，如今還示現作天人相，現正住在天宮中，這是大家應該要注意到的。因為，這些人都是大乘法中的勝義菩薩僧，並且他們大多是位列於等覺位，只有摩耶夫人位在初地，其餘都是位在菩薩究竟位中。這四位等覺菩薩都同樣是佛的脇侍，不久之後都將遞補佛位。當代那些執著聲聞解脫道，崇拜聲聞僧衣而

心存聲聞心態的大法師們，難道從來都不禮拜這些等覺大士？是否對這六位等覺大士也心存輕想，只因為牠們都穿著在家人的衣服而示現在家相？

所以，真正想要修學大乘妙法，又希望一世之中確實可以有所證的人，都不應該管善知識示現什麼樣的身相—有奶便是娘—應該這樣認取奶娘才對；他們若能幫助你，你就禮拜牠們嘛！不必管 觀世音菩薩是否示現為送子娘娘或示現為魚籃觀音，只要牠能幫你開悟就可以了！只要牠能幫你排除學法上的種種困難，讓你在佛菩提道中很容易實證，這就夠了！管牠是不是送子觀音、馬郎婦觀音，別理會牠有沒有穿著僧服，只要牠是真正的 觀世音菩薩而不是鬼神假冒的，這就夠了，應當這樣來看待。

接下來說：有很多的大法師、大居士們歸命 彌陀世尊，求生極樂淨土；將要在極樂世界紹續 阿彌陀佛佛位的 觀世音與大勢至兩位大菩薩，淨土宗的佛子四眾們，有許多人得到牠們的深恩庇佑；我個人雖在禪門中，此世也一樣得到 觀世音菩薩的加持；當牠們在極樂世界佐弼 彌陀世尊來接引眾生、庇佑吾人時，卻都是示現在家相的，不曾示現為聲聞僧的法相。可是牠們都是大菩薩，也都是貨真價實的出家菩薩。而當代那些人間佛教的法師與居士們，都只尊崇聲聞僧的僧相，一味排斥大乘法中示現在家相的勝義僧；我不曉得印順派那些人間佛教的大法師們，他們對此有什麼看法？他們到底信不信觀音與勢至呢？或許他們因為從來都不相信有極樂世界、從來不相信有 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菩薩的存在，所以心中

沒有任何感覺。然而，是否因為他們不相信，西方三聖就會不存在？但是不管怎麼樣，不管他們信或不信，都不會因為他們不信，就使 觀音、勢至兩大菩薩不存在；未來仍將會有人繼續得到祂們的加持與庇佑，這正是學人對大乘法中的次法所應有的基本觀念，所以大家的觀念一定要修正。

那麼，他們因為不相信第二轉法輪與第三轉法輪諸經都是 佛陀親口所說，所以對《法華經》也是完全不信的；由此緣故，他們私心中對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觀世音、大勢至的存在也是抱持著絕對不信的心態。然而奇怪的是，他們卻在佛教徒之中假借極樂世界、西方三聖的威神力和名義，常常在舉辦三時繫念，也在幫人家助念或舉辦超薦法會；當他們以西方三聖的名義來獲取佛教的資源時，心中卻不信有西方三聖，這樣難道不是在欺瞞眾生、欺騙佛教界嗎？口中及書上都否定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卻還要假借 阿彌陀佛的名號來幫人家助念、超度，來獲取錢財；又每週都舉辦唸佛法會來聚集眾生、收斂錢財，而他們弘揚的法卻是破壞 阿彌陀佛八識論正法的六識論邪見，正是大力弘揚常見外道的六識論邪見，這難道是人天師範的出家僧寶所應該作的正事嗎？

像這樣不誠實的心態，連儒家正心誠意的基本行誼都已經不存在了，何況是人天師範的僧寶所應該作的事呢？這樣輕視 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卻又不斷地利用祂們的名義來聚集資財，再用所得到的資財來否定西方三聖的存在，這種心口不一的出家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西方三聖卻不會因為他們的否定而不存在，仍然會有許多

人獲得冥祐與庇護。

接下來還有很多是今天來不及講的，我想以後再把它補寫到書上，今天就直接跳過去。因為我們預定留下一個鐘頭的時間，來回答諸位當場提出的問題；所以現在只能跳到最後面來講第三節，並且還只能夠略講而已。（編案：以下是由平實導師在後來補寫的，演講當時並未講述這部分。）

印順派的法師與學人們，總是把 觀音、勢至否定，說牠們不是佛教史上的人物；但是，他方世界的菩薩們不可以化現來此嗎？佛教真的只侷限在人間而且只是地球一隅嗎？十方世界中都沒有佛教嗎？天界都沒有佛教嗎？像他們這樣的人間佛教，從時間上、空間上及法義上看來，未免都太膚淺了！不能因為他們感受不到 觀音與勢至，就否定他方大菩薩們的存在。他們都因為身披僧衣而受到印順法師的邪見影響，敢公然否定諸大菩薩們；在這種情況下，諸大菩薩們覺得他們感應的因緣尚未成熟，當然不會讓他們感應到；然而實際上大菩薩們都是在事實上存在的，而且歷史上也不乏被牠們護祐的大師，我們無妨舉例來說明如下。

譬如有唐一代大師，後來身列聖位的 玄奘大師，在他西行追求大乘妙法，尚未抵達天竺之時，他的學養早已超越諸家大師，早已精通聲聞論典；他還沒到達天竺之時，已經是名震西天的大法師了，他的名聲早已傳遍西天了；但是當他到達天竺以後，尚且都不嫌棄在家菩薩，一一追隨修學佛法；正由於這個緣故，才能親隨多位在家菩薩修學，譬如長年婆羅門、蜜多斯那……等人（詳後文所舉註一至註三說明）；像這樣不斷地追

隨諸家善知識而不在他們的身相上著眼，最後才能成就三地無生法忍的智慧；何況末法時期的今天，心中仍然存著聲聞心態的大法師，乃至才剛出家、戒疤未乾的僧人，這些人連最粗淺之聲聞法《俱舍論》的正義、涅槃之正理，都已完全誤解，我見尚且斷不了，怎能及得上當年早已精通《俱舍論》的玄奘法師？但這些僧人竟敢輕視玄奘精通二乘法以後所精勤修學、實證的大乘法？竟敢對精通大乘法的在家菩薩們蔑視，一味主張阿含中所說的聲聞解脫道即可令人成佛，而一味排斥大乘諸經？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他們都是自命為人間極有智慧的人，竟然連這樣粗淺的事相上可以思而知之的道理都不懂，究竟他們的智慧何在？

又譬如一切種智的修證，全都必須世世出生於三界中來修學——特別是生在人間來世世修學；這是說，一切種智的修證，必須具足了知如來藏中所含藏之一切種子；而如來藏中一切種子的現行，則是以生在人間一切境界中來歷練時最為容易現行，也最為具足；由於這個緣故，應當以兩大阿僧祇劫的時間，經歷人間種種境界，來獲得各種現觀境界發起的因緣，因此當然應該世世出生在世間人的境界中親自經歷；這樣看來，當然以在家身最容易經歷，這才是人間佛教的真義所在。然而崇尚聲聞心態的大法師輩，他們究竟信不信受成佛所憑藉的一切種智？究竟懂不懂一切種智的修證？而處處輕視懂得一切種智的在家菩薩們的修證？

大眾也可以從古代歷史記錄中，看到崇拜聲聞僧衣的凡夫僧，是如何愚癡而失去了實證佛法或羅漢法的勝妙因緣，都只

因爲愚癡無智而崇拜自己身上披的僧衣所致。譬如三明六通的天軍大阿羅漢，尙且以他在聲聞無學位的大比丘僧的身分，親往兜率天宮追隨 彌勒居士學法；我們再回頭來觀察當代那些少聞未證的凡夫比丘、比丘尼們，竟然以凡夫身而空腹高心，棄捨真修實證的在家菩薩們，極力否定之。他們自身已經失去了在聲聞羅漢道中以及大乘佛法中的大利益，竟然還教令座下的弟子們「不可受學於在家菩薩的深妙正法」，更是剝奪了座下四眾的大利益；這真是自誤而且誤他，可以說是無智到極點了！這樣的聲聞僧，何曾稍微知曉大乘法要的深意？

如今印順派的人間佛教法師與居士們，大多是屬於崇尚表相僧寶身分的凡夫、愚人，他們對僧寶的真實義並不曾深入理解，私心之中總是說：一切居士都應該聽命於出家人。從來不討論在家菩薩們在戒定慧三學上的證量，從來都是視同一體加以排斥；他們心中絕對不肯承認大乘法才是究竟的佛法，總是認定聲聞羅漢所證的解脫道即是成佛之道；也因爲他們心中從來不肯承認大乘五十二位階的果證，所以就不相信世間真實還有在家身分的地上菩薩，更何況能夠歸命而修學及實證？都是落在僧衣身分及面子上，這就是印順派的人間佛教弘傳者所擁有的心態：既凡亦愚。

以上所說，並非空穴來風，我們當然要提出事實來。其一：**【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玄奘）法師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爲法師造食。其**

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羅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斑斕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爲咒願，并說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於是以斕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以五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sup>55</sup>

其二：【其國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唐言《辯真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也）、隨發智論等。】<sup>56</sup>

其三：【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論師，刹帝利種，幼而好內外經書，五明數術無不窮覽；每依杖山，養徒教授，恆講佛經；道俗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數來視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時人號爲步異，此云食邑者。法師就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聞〈瑜伽、因明〉等訖。】<sup>57</sup>

此外，主張人間佛教的印順派弘法者，往往以僧寶高高在上的姿態，心中自高，常常輕視在家人，乃至不屑與語；然而

---

<sup>55</sup>《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2。傳中凡屬出家僧者，皆於名號之後加稱法師；凡屬在家者，皆直稱名號，不稱爲法師。

<sup>56</sup>《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2

<sup>57</sup>《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CBETA, T50, no. 2052, p. 216, c27-p. 217, a5.

二乘法中的在家弟子，親證阿羅漢果者，其實也並不少，被列入阿含部經典中的在家阿羅漢也有幾個事例，這是四阿含諸經明文所載的真實例子，因無事跡而未被載入者應當更多。即使到了佛滅後數百年之際，這在天竺仍然是不乏其例的。譬如《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2所載天竺的史實：

城東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鞠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爪髮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悟道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己及別族者，雖證不記。**

由這個明文所載的史實來看，在進入像法時期的天竺，當時親證二乘菩提阿羅漢果的在家居士，人數仍然很多，所以記載說「乃至細籌填積，難以勝數」；而且，這些細籌所計數的都是夫妻二人同證的。從這個史實來看，證得阿羅漢果的在家人是很多的，今天那些弘傳人間佛教的印順派凡夫僧，都不應該因為身披僧衣的緣故，就自視過高，否則恐怕再過三十世以後，仍然會由於崇拜僧衣身分的緣故而繼續障礙自己所學的羅漢道與佛菩提道。

此外，繼承藏傳佛教應成派假中觀的印順派人間佛教弘傳者，他們心中並不承認第二、三轉法輪諸經是 佛陀親口所說，也不承認 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為事實上曾與 釋迦世尊對話的菩薩，所以他們常常這樣子說：「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都不是歷史上確實存在的人物，都是後人虛構的。」然而確實有更多的佛弟子受到 觀世音菩薩的加持，平實也曾領受

觀世音菩薩的加持；而且，玄奘菩薩也曾經多次親遇 文殊等大士示警及加被，得免於難，詳載於《大唐故三藏法師行狀》中：

……將（玄奘）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其人博聞強識，佛法及外道經書一切通達；又最耆宿，時年一百六十歲，眾所共尊，不敢片其名，故號為正法藏。法師隨入謁，方敘師資，務盡其敬；頂禮讚歎訖，正法藏命法師及諸僧坐，問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於師處，學瑜伽等經論。」聞已啼泣，喚弟子覺賢，令說三年已前病惱因緣。覺賢曰：「和上去今三年已前有患，四支拘急，如火燒刀判之病；意厭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天人黃金色，謂和上曰：『汝勿厭此身，身是法器，修習難得。汝過去曾作國王，多惱眾生，故招此苦；當自悔責，禮誦行道，廣通正法，業累可除；直欲不食捨之，終不得了；死已受身，還得受苦；猶如井輪，迴轉無息。復三年餘，有支那國僧，欲來於此學諸經論；已發在路，汝可待之，為演說付授；彼人得已，當轉流通；以此功德，汝罪自滅。我是曼殊室利，憐愍汝，故來相告，當依我語。今日已後，所患亦當漸除。』語已而滅。從爾來，和上漸則安隱。」正法藏又問：「汝在路，經今幾時？」報曰：「過三年，向欲四年。」既與昔夢狀同，深相慰喻。法師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起禮謝。<sup>58</sup>

---

<sup>58</sup>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CBETA, T50, no. 2052, p. 217, a5-18.

玄奘大師追隨學正法藏之後：

及聞瑜伽、因明等訖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戒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空，遙指寺外，謂法師曰：「汝隨我看。」即循指外望，見村邑林池爲火焚燒，並成灰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卻復十餘年，戒日王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當如此地，汝宜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答曰：「三界無安，能知不爾。此聖人之垂誠，不可不依。」是法師所行，皆爲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尸羅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爲不契聖心，誰能此祚？永微之末，戒日王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sup>59</sup>

然而印順派的法師居士等人，絕不相信有大乘經中所說的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大菩薩的實際存在，只因爲他們都還沒有能夠感受諸大菩薩的因緣，無法感應到大菩薩的加持，所以便在書中或說法時，公然否定這些大菩薩們的存在。然而，像他們這樣的心態，確實是可以被議論的；也就是說，世尊所說的古仙人道縱使真的已經失傳而不復存在於人間了，縱使末法時期過完以後的眾生，由於緣猶未熟而難以得遇，也不可以因此便說法界中沒有這些不受生爲此界人類的大菩薩們存在；這些大菩薩們，總是要等待諸佛出於人間的時候，才會爲了護持諸佛而來示現在人間的。同樣的道理，諸大

---

<sup>59</sup> 《大唐故三藏法師行狀》

菩薩並不是閑著無聊專等好奇者及不信者來感應，連眾家神祇想要求見都不容易，何況是在眾生悟緣未熟之前，何必徒勞一場來示現給他們看見？縱使真的前來示現，對他們終究是不會有實質利益的；當然是要等待緣熟之際才會示現感應，這樣才能使眾生承蒙法益。

能使人證悟般若實相之深妙大乘法也是一樣的道理，一定要等待大眾的法緣成熟以後，真善知識才會出現在人間；眾生的法緣若是還沒有成熟時，縱使真善知識出現在人間了，也是不會出世弘法的；若是不觀因緣就強行出世弘法時，不久就會被人殺害，深妙法終究還是無法繼續弘傳下去；當然要等待緣熟了，然後才出世弘揚，這樣弘法才能夠使正法繼續廣弘下去。這就好像平實出世弘法一樣，不可以早於此時，也不該晚於此時；今時恰恰好，這都是眾生得法的因緣所導致的。由此緣故，不該因為自己沒有辦法面謁大乘菩薩，就隨便毀謗說實際上沒有諸大菩薩住世；當然也不該因為自己沒有辦法真正悟入般若，就說其實沒有如來藏的眞如法性可知可證。然而，這些事相，卻正是印順法師等一派人，心中從來不信有彌陀、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諸佛菩薩，也不相信釋迦佛的威神巍巍與一切種智，所以將釋迦佛貶抑為同於世人一般：單純只是由於慈悲而不捨眾生，所以名之為佛；都不必親證如來藏，不必證眞如、一切種智；只要以凡夫的智慧，經由世世常修慈悲眾生的菩薩行以後就能成佛了！這就是現代大力弘揚人間佛教的印順、星雲、證嚴……等人的心態也！由於這緣故，他們心中都不相信更勝妙於四阿含的第二、

三轉法輪諸經是 釋迦佛所說，往往恣意否定而無所顧忌。

此外，對於以前曾在平實座下得法的人，我也有幾句話相贈：也就是說，唯有直心才有可能實證佛法；心若不直，縱使已經知道般若諸經中的密意了，仍然是無法轉依所知道的般若密意而無法滅除我見的，必定還會返墮離念靈知意識心中，再度生起常見外道見——重新再認取意識心的變相為常住的真如、如來藏，終究難免會因為自大而產生種種臆想邪見，甚至於會造作謗法及謗賢聖的大惡業。在此，暫且舉出《六十華嚴》中 彌勒菩薩開示的聖教，獻給那些曾在平實座下得法的人：  
【譬如犁無有柘，則不堪用；菩提之心亦復如是，離正直心，於如來法無有實義。】<sup>60</sup>深願那些離去的人，趕快回復當年初遇平實時的直心，趕快棄捨世俗法上的心態。假使能夠如此，不久之後一定可以知道自己應該作些什麼事，也一定能夠知道自己所不應作的事。若是真的能夠像這樣子，絕對不會只能自利，並且還能夠大大地利益別人；那麼，將來成佛之道的完成時間，就不會很久遠了！（編案：以上是演講當時因時間所限而未講述的內容，後由平實導師補寫所成。）（待續）

---

<sup>60</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9〈入法界品第 34〉CBETA, T09, no. 278, p. 779, c9-11.)



(連載十四)

### 三、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以意識心觀察蘊處界空，套用為般若空

純粹蘊處界法之真實內涵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是中道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藉眾緣所生之法。若未能親證並觸及此中道心之法性者，縱然信受善知識所說之了義正法，具足正知正見而如實觀察、明瞭蘊處界法之虛妄不實（包括意識心自我之無常生滅性），也從善知識處聽聞熏習得知有一與意識心之了知、分別、覺觀體性完全不同之中道心，是離諸六塵覺觀之無分別相，是具足諸多中道功德法之本識心體，存在各各有情身中，遍蘊處界而與蘊處界非一非異（世尊在阿含中所說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仍然不能現前得知此本識心體之無分別相，只能本於信受聖言量與具正知見而安住。倘若長期

參禪下來，仍然沒有機緣可以親證自身之菩提心，雖然意識心已斷除緣於五陰之我見及對五陰自性之執著，包括對意識心自我能見聞覺知之貪愛也已斷除，也只是斷我見、斷分別我執，仍舊未得般若無分別智；因為般若無分別智得要由意識心參禪而親證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以後，般若正觀現在前，才得以領受菩提心無分別之真如法相而發起般若智慧。故無分別智之智體是第八識本識菩提心，能修行、能證得無分別智之心則是意識心，而意識心本身之種種差別分別，或經作意所棄捨而不予分別之相似無分別，皆非無分別智之智體。但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卻以意識心自身作為無分別智之智體，將佛陀所說不生不滅的第八識菩提心般若主體，公然更換為生滅無常之第六識意識心；是以李作桃而欺瞞佛教界的惡行，我等正信佛子應對此種魚目混珠者嚴格檢驗。茲舉示證據如下：

又聖無分別智，是已現證二我執境空無我義，為生彼故現當思擇我執之境，通達彼無而善修習。彼雖亦是分別，然是無分別智極隨順之因，如前所引三摩地王經云：「若於諸法觀無我。」修次下篇（註<sup>1</sup>）云：「此修雖是分別為性，然是如理作意自性，故能出生無分別智，樂此智者當依彼修。」若作是念，般若經說若於色等空無我行，亦是相行，故觀察空不應道理。如是等類，是說於空執為實有，非說取空，前已廣說。若不爾者，即彼經云：「菩薩摩訶薩，若行般若波羅蜜多，修習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觀察如是思惟：何為般若波羅蜜多？即

---

註<sup>1</sup> 也就是蓮花戒之《中觀修次第》三論。

此般若波羅蜜多，是誰所有？若無何法，若不可得，是名般若波羅蜜多耶？若如是觀察如是思惟。」此說正修般若度時，當須觀察。(註<sup>2</sup>)

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之蓮花戒、宗喀巴等，皆不隱諱彼等確實是以意識心之分別性，期望經過意識心本身之作意而能出生無分別性，以此為般若無分別智；其所觀察者，乃是蘊處界無人我；然而在彼等不許五取蘊為我見所緣的情況下，實質上卻主張意識心之一分明瞭分一細意識一才是我見之所緣；但該細意識又是彼等所守護，視為不可摧破之法，彼等因此而認為事實上不應將之建立為我見之所緣；若建立為我見之所緣，則應將之承認為生滅法故。依照彼等所建立之邏輯，意識心之一分細意識是能夠執持業種、結生相續之識；然而此細意識乃是意識之一分明瞭分，故細意識仍屬依附於意識心而存在者，其主體仍是意識心本身。所以宗喀巴及蓮花戒說，意識心如理作意的觀察自身，不分別意識心自身有我及五取蘊我之自性，那麼當時之意識心緣於意識自身就出生了無分別智，仍然違背他們所自豪的因明學正理。換句話說，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是以意識心為無分別智之智體，完全不理會般若經中世尊所說「無得無失、無覺無知、無分別相之心，是具菩提性之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事實上意識心一向有得有失、有覺有知、有分別相，乃是本識如來藏藉緣展轉所生之法，故意識心無任何堪能性可成為無分別智之智體。意識心是因緣所生法，

---

註<sup>2</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24，第 545 頁，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

是緣起而性空之法，此空屬於五蘊空、無常空、不自在空等之人我空；意識心自身經過觀行證得此等人我空，其前提乃是體認意識心自身是無常、可滅之法；此等證得包括意識心在內之五取蘊人我空之智慧，僅屬於二乘解脫道之八聖道修證內涵，與實相般若之實證無涉；世尊說能證得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者，才能發起實相般若智慧，才屬於菩薩道之修證故，而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所主張者卻與世尊所說之聖教背道而馳。藏傳佛教等六識論者改以意識心之緣起性空說為空性，取代如來藏之甚深般若空性；又妄稱意識心具有本住法性，是不可摧破之法；故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見者全都不能斷除我見，不僅違背世尊所教導解脫道之八聖道法教，又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阿賴耶識，將造成二乘聖者於捨報不再出生後有五陰，而使來世之緣起性空亦不復存在時，無餘涅槃法即成為斷滅法，同時也是在非毀十方諸佛所說依第八識如來藏漸次修行成就的成佛之道，使成佛之道成為紙上談兵、永遠無佛可證、無佛可成之戲論，證據十分明確。

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的蓮花戒、宗喀巴等人，把自己誤會聲聞道的緣起性空當作佛菩提道的般若空；彼等閱讀般若經時，若發現自己所說與般若經不能契合，為免除他人提出質疑，就以自問自答方式，隨意扭曲轉變經文之實質意涵，以掩飾其過失。例如上文中所舉：「若作是念，般若經說若於色等空無我行，亦是相行，故觀察空不應道理。如是等類，是說於空執為實有，非說取空，前已廣說。」但彼等所說一切空之觀察，從未離開過蘊處界之緣起性空；因此縱然彼等能於色

受想行識五取蘊如實觀察無常、苦、空、無我，亦都屬於有生滅、有苦樂、有散壞之法相；相較於般若經中所說不生不滅、無苦無樂、無得無失、無覺無觀、無分別相之不垢不淨菩提心之觀行，仍然屬於有生滅相、有苦樂相、有垢淨相之有相行；故純粹觀察蘊處界空，確實不能契合般若經所說之無相甚深空性。而宗喀巴等雖然發現到自己的學說具有這種不符般若經之矛盾，卻不知反省而更以隨意轉計扭曲之方式，將般若經中依實相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空有不二之中道性所說「**不取緣起性空之蘊處界萬法，亦不取緣起性空之空**」等確實可證之法，扭曲為般若經所說僅是「不於緣起性空執為實有」。為揭穿彼等曲解經意誤導學人之惡行，舉示般若經相關之法句如下，以為辨正：

「復次，舍利子！尊者所問『**何謂般若波羅蜜多**』者，舍利子！有勝妙慧，於一切法能如實覺，遠有所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此於何法而能遠離？」善現答言：「此於諸蘊、諸處、諸界、緣起等法皆能遠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註<sup>3</sup>）

大般若經中，具壽善現菩薩於世尊面前回答舍利弗：所謂般若波羅蜜多，就是要有勝妙之智慧，此勝妙智慧絕非二乘聖者緣於蘊處界所修所證之八聖道智慧。八聖道智慧不離蘊處界空之範疇，二乘聖者捨報入無餘涅槃，蘊處界泯滅以後，八聖

---

註<sup>3</sup>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 497〈善現品第 3〉，大正藏第 7 冊，第 531 頁中。

道智慧亦隨之泯沒，故這樣的智慧不能稱為勝妙，不能超越於蘊處界及緣生緣滅之緣起性空故，不能及於勝義諦故。親證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之菩薩，能夠現前觀察本識之甚深空性遠離三界六道一切有情之蘊處界過失，以及蘊處界等緣起性空之無常空過失，於未滅蘊處界之時即能了知二乘聖者所證無餘涅槃本際的相貌，這是二乘聖人之所不知，此種智慧才得稱為勝妙慧。此勝妙慧非緣於蘊處界空、緣起性空而生，依於此勝妙慧，能如實覺了：一切法之根源乃是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而本識恆處無得無失、無覺無觀、無分別相之真如菩提性中，不依託於蘊處界，亦不依託於蘊處界之緣起性空，故得「於諸蘊、諸處、諸界、緣起等法皆能遠離」之勝妙慧，才能稱為般若波羅蜜多。而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都是六識論者，將依於蘊處界之緣才能生起的意識心，以及意識心在觀察自身及五蘊乃是緣起性空之法時，若能不執著此緣起性空之空相法，若能不分別五蘊及「意識我」有我，認為此時之意識心即已出生無分別智，即是證得勝妙慧，這就是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繪聲繪影」所說之般若方便。若將藏傳佛教所說與大般若經中所說互相比對，便知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所謂之「般若方便」，其實是以落入有所得的意識我見境界作為方便，不是佛說的修習般若的正方便；因為意識心或者其一分明瞭分本身之緣起性空法性，皆不能遠離於諸蘊、諸處、諸界、緣起等法，意識心乃是意法為緣所生之法故；欲界及色界之意識心，更要藉五根（或三根）之緣方得現起，所以意識心實際上是墮於諸蘊、諸處、諸界、緣起等生滅法中，與實相般若所

證之不生不滅法迥異，不能到無生無死之彼岸，故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之意識有所得法，不得稱為般若波羅蜜多。

般若經中世尊所教導於菩薩者，皆是以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之無得無失等真如無我無所得菩提性為方便；倘若是墮於蘊處界法中者，即稱為無方便，也就是無般若方便。再舉示經文證明之：

世尊！如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無方便故，以吾我心於色中住，是菩薩作色行；以吾我心於受想行識中住，是菩薩作識行。若菩薩作行者，不受般若波羅蜜，亦不具足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般若波羅蜜故，不能得成就薩婆若。（註<sup>4</sup>）

經文中所說，乃是指已親證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者，倘若緣於五取蘊之我見未斷，縱然了知何謂般若波羅蜜多，仍不能以本識之真如無我、無所得菩提性為方便；亦不能進而觀察自身或者他身蘊處界法之生起與運為，皆不離於本識之種種性自性功德，而不能生起人我空與法我空之第一義空性勝解。不能以本識如來藏無所得之般若方便而如是觀者，受到我見之牽引，必不能轉依於本識之無我、無所得真如法性，而以意識吾我心處於色受想行識中安住；已經親證本識之菩薩若仍隨順於如此行法，就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不能領受般若波羅蜜之勝妙智慧故。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之菩薩，無般若方便故，以吾我心安住於色受想行識中，縱然經過思惟觀察而體悟蘊處界

---

註<sup>4</sup>《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集散品第9〉，大正藏第8冊，第235頁下。

空，仍然屬於意識心緣於五取蘊之有所得法，非以如來藏無我、無所得之般若為方便故。更何況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月稱、蓮花戒、宗喀巴、印順等傳承者，在未能親證的情況下，否定本識如來藏阿賴耶識，以墮於我見與斷見之意識心或細意識之緣起性空，及以意識吾我心安住於色受想行識中，而大談無分別智、般若方便，乃屬狂妄無知者及緣木求魚之愚癡人。恐怕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之學人還不能完全信服，故再舉示般若經中世尊之教誨作為釋義之根據：

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離應一切智智心，觀眼處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於觀眼處空，有所得有所恃，以有所得為方便故；離應一切智智心，觀耳鼻舌身意處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於觀耳鼻舌身意處空，有所得有所恃，以有所得為方便故。善現！如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無方便善巧，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其心有驚、有恐、有怖。（註<sup>5</sup>）

大般若經中世尊所說之「一切智智心」，乃是指能持業種之一切種子識，種子識才是能使有情結生相續之識。究竟了知如來藏所含藏一切種子功能差別之智慧，即是一切智智；世間、出世間、世出世間之一切智慧，皆依此種子識心體含藏之種子而得證，故一切種子識即是一切智智之智體。而所謂「應一切智智心」，即是能觀、能思惟、能證種子識、能證悟般若之意識心，證悟本識而發起般若時能與一切智智相應故；當此

---

註<sup>5</sup>《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44〈譬喻品第11〉，大正藏第5冊，第248頁上。

意識心證悟般若而與一切智智相應時，即是「應一切智智心」。在此顯示意識心的二種智境：一者是尙未與一切智智相應的凡夫意識境界，或二乘聖者愚於一切智智的意識境界；二者已經與一切智智相應的證悟菩薩意識境界，對於一切蘊處界法之觀察與思惟，皆以能與蘊處界同時同處、不一不異、不即不離之「一切智智心」如來藏相應，此時之意識即是「應一切智智心」。

當菩薩以應一切智智心—與一切種子智慧相應的意識心—來觀察眼處乃至意處皆空時，能夠現前領受到本識如來藏無得無失、無分別相，而在意識心中生起實相般若智慧；以如是應一切智智心而觀察六觸處時，即知本識所住實相境界中，於一切法都無所得，即證知六觸處中都無所得，亦無可依恃，名爲以無所得爲方便；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才是與一切智智心相應、以無所得爲方便而能具足善觀般若波羅蜜多之菩薩。倘若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離於一切智智心相應之無所得般若方便而落入有所得的粗細意識境界中，雖觀察眼處耳處乃至意處等內六處空，觀察眼等內六處無有自性乃至此無有自性亦空，則意識心對於所觀察之眼處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縱使口說無所得、無所倚恃，其實都將成爲有所得、有所倚恃；則未能以現前所領受菩提心如來藏之無得無失爲方便善巧，不能如實了知所觀察之眼等內六處空不可得、不空相亦不可得，乃至不能現觀無性自性空與不空相皆不可得，即成爲以有所得爲方便而修般若者，則不能生起實相般若智慧。菩薩於蘊處界諸法空的觀行若是落入意識境界而不知意識虛妄生滅者，必落入有所得、有所恃邪見中，必定無法斷我見，必不能取證聲聞解脫

道之初果。如是修觀行者，於大乘法中更未能同時現觀能生、能持蘊處界法而與蘊處界同處所運爲之離言菩提心如來藏之法性；亦必定未能遣除與意識心相應之言語施設「空」，如同月稱、宗喀巴、印順等人一般，意識心於「空」有所得、有所恃故，而有驚、有恐、有怖於般若波羅蜜多之無所得甚深空性，終究不得不建立五陰所攝之細意識生滅法爲常住法，以自安心而不離我見，繼續住於凡夫對實相般若的妄想境界中。

而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宗喀巴所說之無分別智，乃是指能夠觀察、思惟之意識心自身，一向與顯境名言相應或表義名言相應，而觀察眼處乃至意處緣起性空之時，意識之一分明瞭分仍然時時都與顯境名言相應，因爲那一分明瞭分即是意識之受、想心所法；佛說「想亦是知」，「想」即是取相了別，住於離念靈知之當下就是顯境名言之分位故，甫一對境時即已了了而知故。因此說，縱然意識心以其極細之顯境名言分位證得五蘊空、無人我，並且斷除對於五蘊自性之執著而成爲阿羅漢（註<sup>6</sup>），仍然不屬於本來言語道斷之大乘聖者所證無分別相，仍然沒有般若波羅蜜多的實質，咎在尚未親證中道心、涅槃本際如來藏阿賴耶識，故未能發起般若實相智慧。

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諸傳承者試圖混淆學人視聽，以意識分出之一分明瞭分取代阿賴耶識，名之爲「細意識」，將細意識說爲常住法而否定阿賴耶識的實存；又說若能體驗意識離於表義名言（語言文字）之一分明瞭分者，即稱爲證得細意識我，

---

註<sup>6</sup> 這是必須全面否定五蘊所攝十八界等一切界的，也就是否定一切粗細意識，確定所有意識皆是生滅法。

或說即是證得阿賴耶識。然而細意識絕對不是阿賴耶識，如前廣說意識無有堪能性成爲持業種之一切種子識，亦無堪能入住母胎執取受精卵結生相續，故非阿賴耶識，故不應以意識之任何粗分、細分來取代阿賴耶識。細意識與阿賴耶識如來藏，一是所生法，一是能生法，互爲隸屬而不可互相取代故。因此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諸傳承者既不許如來藏阿賴耶識實存，卻又以意識之一分來取代阿賴耶識，建立阿賴耶識的實存以符聖教，而以意識心爲其一切立論之根本宗旨，因此必定於觀察蘊處界空時墮於意識境界中，成爲有所得、有所恃，故主張意識心只要「如理作意」觀察蘊處界緣起性空，即能出生無分別智。然而，如是觀察所得即是無般若方便，也是不如理作意，因爲意識本是所生法、緣生法，生滅性故，永遠不可能變爲常住法、本住法。由於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主張意識心是不可摧破之本住法，故本質上乃是於意識心細分出來的細意識中見有實我，故若將其理論付諸於觀行實修時，必然會成爲般若經中所訶責之有所得爲方便而修觀行者，並非以無所得爲方便而修觀行者；必將以落在吾我中之意識心於色受想行識中住，無正確之般若方便善巧，純爲有所得、有所恃之意識境界法故。

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阿底峽說到實修無分別心時，即是以吾我心於色受想行識中安住，具足我見，乃是凡夫。舉示證據如下：

是以，應當了知那些教法——如上的廣大教典和理論，並定解其意義，毫無疑惑地修習所謂「勝觀」的無分別心。

問：如何修習？

答：上師在《定資糧品》中說：「實法有兩種：有色及非有色。應當以諸大正因排除這兩種實法而修習之。再者，“攝一切法入心，繼攝心入身，再委身於法界”這就是口訣。」對於這樣的法界，心識絲毫不分別，絲毫不執取，斷除一切憶念與作意。乃至相敵尚未生起以前，應該住於如是法界。（註<sup>7</sup>）

阿底峽教人修習「勝觀」的無分別心，所引用之〈定資糧品〉，即是來自於蓮花戒所造《中觀修次第》三論，蓮花戒雖說「應當以諸大正因排除這兩種實法（有色及非色）而修習之」，而所傳之口訣卻恰好相反的入住於其中。其一，所謂攝一切法入心，就是意識心以觀察蘊處界無我及無我之自性（不於繩上作蛇解，意即無有蛇之自性可得）這樣的念安住；其二，接著攝心入身，就是以當時明了相、非沉沒相之意識心領受身觸之輕安樂受；其三，所謂委身於法界，就是再以意識心仔細觀察此受樂受之緣乃是不離眼根乃至身根法界（蓮花戒等不承認有意根，必定觀察不到意根法界，故彼等之十七法界不符合世尊於阿含中所說之十八法界），不離色塵乃至觸塵、法塵法界，不離眼識乃至意識能取境法界。這正是世尊於般若經所斥「以吾我心安住於色受想行識」而修觀行者，何以故？因為月稱、蓮花戒、阿底峽、宗喀巴等乃是以意識之一分細意識我作為本住法者，在先已否定第七識意根及第八識本識以後，只剩下六識的情況下，恐怖意識全部斷滅故，必於生滅性的意識心誤見有實我；

---

註<sup>7</sup> 陳玉蛟著《阿底峽與菩提道燈釋》，第 225~226 頁阿底峽《菩提道燈難處釋》，台北，東初出版社，1991 年 4 月。

此乃因於我見而墮於常見中者，正是佛所斥責的有所得為方便而修般若者。

又實際上意識心乃是倚恃於名色中之五色根為緣，才能由意與法相觸為緣而生，是五色根、意根、法塵為緣所生之法，故必隨著名色毀壞而斷滅；彼等既以意識細分出來之細意識為實我，認為是不能摧破之法，本質上即是墮於常見與斷見中，與常見外道所見相同故，意識本質是生滅法故，雙具斷常二見。彼等由於恐怖斷滅故，以意識吾我心攝取一切法入意識自心，即是於識陰中住；又以意識吾我心攝入於身，即是於色陰中住；又以意識吾我心領受輕安樂受，即是於受、想、行陰中住；再以意識吾我心委身於法界，即是於色受想行識五陰等十八法界功能中住，明顯的落入五陰法界中，乃是具足我見之凡夫。

凡是認定意識心之全部或局部為常住法者，都是未斷我見之凡夫；凡夫之意識心實際上都是住於五取蘊中執取我、法，阿底峽正是此類凡夫。他為了將其具足我見之意識粉飾為大乘菩提心之無我、無分別法，以妄想而說：能斷除一切五蘊中有我之憶念及作意，及斷除不分別五蘊我自性之憶念及作意，就能不執取法界而成為已無法執。他認為只要不生起語言文字，如是安住於雙身法之樂受中，就是修習無分別心之「勝觀」；而實際上，意識心僅能執取五蘊之自性而於五取蘊中安住，意識心無絲毫能力入於五陰法界或者十八法界而加以取受，反而是依五陰、十八法界而生起、存在、安住；是由五陰、十八法界取受意識心，然後意識反而妄執五陰、十八法界都歸祂所有，故說凡夫眾生都有無明，阿底峽的著作正好具足顯示他不

曾離此無明。事實上意識心僅與心所法之心行相應，意識心乃是五根觸五塵時（此係以欲界之意識為例），再經由意根觸法塵而生起者，是依根塵才能存在者，本質上不能執受根塵故不能直接與色法相應。

當月稱以來之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傳承者，妄想攝住意識吾我心入於身、入於法界之時，彼等都不知如是法界中的事實：出生其五陰法界、十八法界之菩提心如來藏，根本不需經由彼等意識吾我心之攝心作意，便能從入母胎時起，乃至出生、捨壽時止，一向都無間雜任何煩惱妄念，無一毫遺漏的執持攝受包含意識心在內之五陰、十八界於清淨涅槃法界中。不必如同月稱等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一般，刻意在意識吾我心中生起含攝之作意妄念而攝受之。凡是親證本有之菩提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者，皆能以其意識覺知心現前領受菩提心如來藏含攝五蘊身心的事實，也能現前領受如來藏本來無得無失、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離見聞覺知之真如無分別相，由此確實發起般若正觀。能夠這樣現前觀察者，才是真修無分別智之「勝觀」者。

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月稱、蓮花戒、阿底峽、宗喀巴等人，完全不知大乘菩提心之無分別法，在彼等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前提下，妄想以識陰所攝之意識心修成般若、方廣諸經所說菩提心之無分別相，妄認意識心住於顯境名言之受想分位時即是證得無分別智。如是抱持意識心之吾我心而不知其虛妄性者，不能真實了知意識心乃是藉著每一世五根之緣而生，故意識心吾我必定入於色受想行識中住，都是緣於五取蘊而生之

我見未斷故；必定以五取蘊爲我所，必定於五取蘊見我、異我、相在，世尊於四阿含中處處如是教導故。而宗喀巴等人將意識吾我心入住於五蘊十八法界中，乃是愛著於蘊處界而受繫縛之凡夫，所有之觀察皆不離世俗法見聞覺知之性及色聲香味觸法塵；如是對於修學解脫道最基本之我見都斷不了者，而高聲大談修習大乘勝妙之無分別勝觀，猶如扶著學步車之幼兒，大聲高唱「我能跑步及跳遠，世界第一」，有智之人無法相信其所說是真實語，而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正是如此斷不了我見的凡夫。

由於宗喀巴不懂般若無分別相的緣故，故主張觀察蘊處界緣起性空就是正修般若度（其實都無力觀察蘊處界緣起性空，故執著意識爲常住心），爲了取信於人，讓他人相信其所說、所觀察思惟是正確的修行般若度之方法，而攀緣一段般若經之經文說：「菩薩摩訶薩，若行般若波羅蜜多，修習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觀察如是思惟：何爲般若波羅蜜多？即此般若波羅蜜多，是誰所有？若無何法，若不可得，是名般若波羅蜜多耶？若如是觀察如是思惟。」

實際上，此段經文原本是出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而宗喀巴卻加以變造而附會之。舉示記載於《大正藏》中同一段經文如下：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應如是思惟：「何者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名般若波羅蜜？是誰般若波羅蜜？」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念：「若

法無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羅蜜。」(註<sup>8</sup>)

經文中所說者，乃是應思惟：**何者是般若波羅蜜**？倘若安住於吾我心而修者，倘若有所得、有所恃者，則非般若波羅蜜，如前面所引般若經已廣說。再者，若所依所緣之法於六塵有覺有知，體性有間斷性、與種種煩惱相應而有雜染性，是「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之緣起性空三界有等緣生法，則非般若波羅蜜。又應思惟：**法為何稱為般若波羅蜜**？若現前所觀察之法，不見聞覺知六塵，不與雜染相應，不與我見、我執、我所執等煩惱相應而無雜染性，一向清淨之體性從未間斷而不墮於三世中，非知六塵但又非不知其所執持之業種、根身等，亦非緣起性空之蘊處界所含攝之法，有其本來自在性與能生一切法之清淨自性；如是現觀而實證非斷非常、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等遠離二邊之勝妙菩提法性，故稱為般若波羅蜜。

又應思惟：**是誰領受而得此般若波羅蜜**？能領受此般若波羅蜜者，乃是能思惟、能觀察、能分別、能見聞覺知之意識心，而般若波羅蜜之根源卻不是意識心，而是能夠出生包括意識心在內之五蘊身心之菩提心如來藏阿賴耶識（異熟識），現前所領受之菩提性皆是此菩提心之本來清淨自性，並非能覺能知、能觀察之意識自身所擁有之法性。如是觀察以後，菩薩應當以菩提心之本來自在、離言語道、無得無失、無我、無我所之無所得為方便，轉易能領受般若波羅蜜之意識心，消除對於五蘊諸法及意識自身有所得、有所恃之虛妄分別自性，如是修習般若

---

註<sup>8</sup>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集散品第9〉，大正藏第8冊，第236頁中。

波羅蜜者才是真實般若波羅蜜。

而宗喀巴攀引此段般若經之經文，卻排除經文中的真實義，僅是強調經文中之思惟觀察，使人誤信彼等所說之觀察思惟是與經文相符合的。事實上，前述所引般若經所強調者，是應思惟觀察何者是般若波羅蜜？為何名為般若波羅蜜？是誰證得般若波羅蜜？而不是在有思惟觀察或者無思惟觀察上著墨。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之宗旨一向都沒有般若法，一向都是以生滅法、緣起性空非實有法之意識心，假冒為般若諸經所說的不生不滅、無間斷、無雜染性、成就緣起性空諸法之中道實相心如來藏阿賴耶識；因此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所說只能矇騙一般學人，其本質破綻百出，終究通不過世尊聖言教證及理證上之檢驗，只是越發凸顯其錯謬之處而已。（待續）

# 邪箭噬語

—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喇嘛  
《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連載十二)

— 陸正元老師 —



## 第四節 如來藏心之體性

### 第一目 如來藏心之圓成實相非如藏傳佛教所言諸法無自性

世尊於經中有詳細開示此如來藏的圓成實相，如《解深密經》卷2：

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漸修習，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sup>1</sup>

語譯如下：【什麼樣叫作圓滿成就諸法的真實相呢？也

---

<sup>1</sup> 〈一切法相品 第四〉 (CBETA, T16, no. 676, p. 693, a21-25)

就是說如來藏的自體—不是指祂所含藏的種子—祂的自體所顯現的一切法皆平等的真如性。當諸菩薩證悟此真如性而轉依之後，能夠以勇猛精進、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悟後起修乃至能通達見道位——入初地通達位。對此通達開始進入修道位而漸漸修習無生法忍道種智及一切地上菩薩應有之無漏有為法功德，乃至最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才是圓滿究竟證得諸法的圓成實相。】

平實導師於《真假開悟》一書中，已對此圓成實性的法相及真如性有很深入的開示，恭引如下：

什麼樣的心可以叫作圓成實性的心呢？也就是說這一個心，祂的自體—不是指祂所含藏的種子—祂的自體一定是真如性。「真」與「如」的兩個意思要先弄清楚；「真」就是說，祂是體恆常住，恆而不壞，性如金剛，無法毀壞的，而且不是虛妄想像的法，祂是真實存在的一個心體，這叫作「真」；「如」就是說，對於六塵「我所」也好，對於「七識心的我」也好，祂統統如如不動，這叫作「如」。阿賴耶識心體同時具有「真」與「如」的兩個體性，才能夠說祂是圓成實性，因為具有「真」與「如」的體性時，祂才能夠含藏一切的染污種子。這個心體如果沒有「真」的體性，當祂毀壞的時候，就無法繼續含藏種子；這個心體如果沒有「如」的體性，祂就一定不肯執藏惡業種子；這樣一來，就不可能出生世間萬法而使得善惡因果都昭昭不爽，就不可能出生一切的六道眾生世間，那就不是圓成實性了，就是有所欠缺而不能出

生世間萬法的心體了。所以，如果沒有如的體性，祂會有所揀擇：「惡業種子我不要執藏，染污種子我也不要執藏」，那就應該一切眾生一出生就是阿羅漢，都成佛、都清淨，但在眾生的現量上觀察，這顯然不是事實。

也就是說，這一個具有真如性的阿賴耶識心體，才能夠是圓成實性，如果不是像阿賴耶、異熟、無垢識一樣具有真如性的心體——不是雙具有為與無為性的心體——那就一定不是圓成實性，因為祂將只能在無餘涅槃裡面住，不能在三界中出現，不能在三界中運作；換句話說，祂將會只剩下真如——阿賴耶識——而沒有世間的無漏有為法的功德，那就是有缺陷的心體；有缺陷的「如來藏」心，怎麼可以叫作圓成實性呢？所以真正的如來藏一定是雙具有為法性與無為法性的，那才是真正的圓成實性。<sup>2</sup>

所以，我們若要請閱經典，首先必須要知道：當讀三轉法輪諸經，尤其是初轉及二轉法輪時，一定要有個大前提，就是一切諸法都依之而生的這個法身、法性身、如來藏等，祂雖然無形無色，就像是石中金、乳中酪、雲中日等等，已明心見性之有智菩薩知其為本來存有——但非三界有；未證悟之人雖然目前自己眼前不可見，但並非表示祂不存在，是因凡愚眾生為無明所障，因此盲無慧眼，切不可如愚癡人般任意否定之。《大

---

<sup>2</sup> 平實導師，《真假開悟》初版三刷，佛教正覺同修會（台北），2007年8月，頁27～28。

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 9 中如是說：

王言：「大師！如此法身，當依何法作如是觀？」〔世尊〕  
答言：「大王！當依一切眾生煩惱身觀，當依貪欲瞋恚  
愚癡眾生中觀，當依四顛倒見眾生中觀，當依陰界諸入  
中觀，當依地獄畜生餓鬼乃至阿修羅等諸身中觀。何以  
故？此身即是如來藏故。大王當知：一切煩惱諸垢藏  
中，有如來性湛然滿足，如石中金，如木中火，如地下  
水，如乳中酪，如麻中油，如子中牙，如藏中寶，如摸  
中象，如孕中胎，如雲中日。是故我言：煩惱身中有如  
來藏！」爾時，薩遮尼乾子重說偈言：

瞿曇法性身 妙色常湛然 清淨常寂滅 其相如虛空  
如是法性身 眾生等無差 此境界甚深 二乘不能知<sup>3</sup>

今多識喇嘛慧眼未開，看經時只能以凡夫「依語不依義」  
的無明習慣來解釋，只能從文字表面意思來說，因心中某一考  
慮的緣故，而在這本破漏穿洞、敗闕百出的《破論》<sup>4</sup>中胡亂解  
釋，實不知佛語真義。圓成實性的法相本是第八識在祂所生  
的一切法中運行時，顯現出來的圓滿成就諸法的真實性的法相；  
藏傳佛教諸大小喇嘛活佛皆如同多識喇嘛一樣，都是無力實證  
第八識如來藏者，即無能力現觀第八識的圓成實性法相，唯依  
文字表相而臆測佛經正義，乃是依語不依義之愚癡者。如《入  
楞伽經》卷 6 佛的開示：

---

<sup>3</sup> 〈如來無過功德品 第八〉(CBETA, T09, no. 272, p. 359, a23-b6)

<sup>4</sup> 編案：即《破魔金剛箭雨論》的簡稱。

大慧！菩薩摩訶薩依義不依語，若善男子善女人隨文字說者，墮在邪見，自身失壞第一義諦，亦壞他人，令不覺知。大慧！諸外道等各依自論異見言說。<sup>5</sup>

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諸喇嘛們，正是 佛在經典中說的邪見者；因為 佛在《楞伽》中說的都是第八識的圓成實性的法相，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各派，卻都是否定第八識實存的愚人，或是以明點……等法取代第八識的愚人，全部墮於 佛所破斥的邪見中。筆者今藉多識喇嘛《破論》中邪見說法因緣，舉證辨正之，以此彰顯正理而能夠利益善根成熟的有情皆能趣向佛道，早證菩提；亦能利益善根不足的藏傳佛教信徒們建立正知正見，使早日遠離相似佛法外道邪見，回歸正道。

多識喇嘛於《破論》中如是云：

如《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云：「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編案：經典為「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編案：經典為「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

「一切諸法皆無性，無生無滅本來寂。」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即第二法輪）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

<sup>5</sup> 《入楞伽經》卷 6 〈7 法身品〉 (CBETA, T16, no. 671, p. 551, c4-8)

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此段經文表明緣起性空（即無自性）之理與第三法輪所示實屬一理。說「相違」純屬無稽之談。即使是與第三法輪相違，同出於佛陀之口，怎能判定其為「外道邪說」呢？是否大兒子性格與小兒子不同，就可以斷定大兒子是野種呢？以「大乘居士」自居者，竟然將佛陀第二法輪諸法緣起性空教義貶為「外道邪說」，還有比這更荒唐的行為嗎？（《破論》p. 071~072）

**多識喇嘛**又說：

所謂「第三法輪」，主要指《解深密經》、《楞伽經》等，是唯識論立論的根本經典。凡是佛教都是以因緣和合的緣起學說為總旨的，如唯識家的十因、四緣、五果論等。除個別觀點不相同外，總的精神中觀唯識觀點一致，是解釋輪迴世間、出世間、染淨諸法的理論根據。《楞伽》說真如緣起，唯識論說阿賴耶緣起。正如大論說的那樣，「無有一法不待緣起」，《對法》云：「一切皆是緣生，唯除無為法。」三藏佛法歸結起來，就是「緣起法」，無論世間法和佛法都離不開因緣規律。不但一切有為法是因緣和合法，而且從中觀相對論的觀點，一切無為法如虛空、法性之類，也離不開相依相對的緣起規律。（《破論》p. 072）

世尊在《解深密經》中所開示的正理，並不是**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六識論者所說的緣起性空，若是以六識論的緣起性

空來解釋 佛陀二三轉法輪經典，那就必定落入**無因唯緣**的斷滅見中。殊不知緣起性空只是「兔無角法」，乃是依蘊處界有的「牛有角法」而建立的，蘊處界乃是無常性的緣生法，最後必將壞滅而歸於空無，頂多只是現象界，根本不曾觸及實相界，所以「緣起性空」<sup>6</sup> 根本不是二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般若及唯識教義；二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乃是實證法界實相心的菩薩，現觀現象界都是生滅無常，因此說蘊處界一切法緣起性空，皆無自性。在現觀現象界無常緣起性空的同時，證悟的菩薩亦現觀實相界—涅槃本際第八識如來藏心—乃是本來自在、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恆而不審之清淨涅槃。如是菩薩對現象界、實相界都能具足的現觀，而有中道實相的智慧，能夠現觀第八識如來藏如何藉緣而生起諸法，此分法義並非一切未悟法界實相的二乘聖者所知所證，更不是藏傳佛教六識論古今諸大小喇嘛、活佛這類凡夫外道異生種所能思議。但是**多識喇嘛**不知自己凡夫異生特質，否定他自己所舉證的經典中明文開示的第八識，而想要以六識論無因論的邪見來解說二三轉法輪經典中所說第八識的自性，因此必然錯誤百出，此由前章及本章舉出甚多藏傳佛教如**多識喇嘛**等矛盾百出的例證可知。於後面章節中，筆者將舉出更多例子，來說明藏傳佛教否定二三轉

---

<sup>6</sup> 「緣起性空」的真義是：如來藏藉父母、四大、無明、意根等法，生起眾生的五陰、十八界諸法。**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所說則是否定第八識如來藏，單說蘊處界藉眾緣而生起及存在，其性無常故空；並非 世尊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藉緣生起諸法的正理，故其所說其實是「緣生性空」而非「緣起性空」，但本文全文中仍將隨順其名相而說，以免處處加以註解而浪費極大篇幅。

法輪諸經中所說的第八識以後，卻還要援引這些經典中所說第八識的自性來為自己辯解，根本就是外道及愚人的本質。

再者，藏傳佛教—喇嘛教—其實就是集荒唐行爲之大成者，**多識喇嘛**自身不知道自己處於集荒唐行爲之大成行列中，還將符合 佛陀聖教正確說法、如法如理而行的 平實導師誣責爲「荒唐行爲」。既然**多識喇嘛**這裡提到「荒唐行爲」，我們就來看**多識喇嘛**等藏傳佛教的行爲是如何「荒唐」？且舉目前藏密喇嘛教最高「法王」——十四世達賴喇嘛於書中所說：【根據一般大乘佛教的觀念，佛陀有三次重要的轉法輪——傳統上，佛陀對弟子主要的三次佛法教示，傳統上稱爲三轉法輪。嚴格地說，這三次轉法輪所開示的法教是互相矛盾的——某些內容不相符合。】<sup>7</sup> 這是藏傳佛教的最高領導者公然否定 佛陀三轉法輪妙義，是公然謗佛謗法的外道荒唐行爲，這也是藏傳佛教喇嘛們公認最高證量者的不實說法；這樣公然否定 佛陀說法者，居然還稱爲「藏傳『佛』教」；達賴喇嘛以「活佛、法王」自居，竟然因爲自己無法實證、自己看不懂經典，就把前後三轉法輪的法教說爲「互相矛盾」；套句**多識喇嘛**自己的話：「還有比這更荒唐的行爲嗎？」。達賴喇嘛如是，**多識喇嘛**在《破論》中的說法亦復如是。

事實上，「藏傳佛教」還有很多荒唐行爲，**多識喇嘛**卻習以爲常而不自知，而且還在繼續支持。此處再舉達賴喇嘛於自己的著作中所說以爲證明：

---

<sup>7</sup> 杰瑞米·海華、法蘭西斯可·瓦瑞拉 編著，靳文穎 譯，《揭開心智的奧秘》，1996/06/30 初版，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灣），頁 71。

……我們討論的是光明的本初覺性，而且我們可以使用科學的方法來探知它的存在。例如，從事一般性交行為的平凡男女，其生殖液的移動，大大不同於從事性交行為的高度得證瑜伽士和瑜伽女。儘管這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構造不盡相同，但是從生殖液開始流下直到某個特定部位的時候，應該還是有相似的地方。平凡人的性交行為與高度得證密續修行人的性交行為，生殖液都會流到生殖器的部位，差別在於是否能控制生殖液的流動。密續修行人被要求必須能控制生殖液的流動，所以經驗豐富的修行人甚至可以讓生殖液逆流，即使當它已經抵達生殖器的尖端時也不例外。經驗較不豐富的修行人就得在離尖端較遠處便使它逆流，因為如果生殖液流到太近尖端的位置，會比較難控制。有種方法可以訓練控制力，那就是將吸管插入生殖器，瑜伽士先透過吸管把水吸上去，然後吸牛奶，藉以增強性交時生殖液逆行的能力。經驗豐富的修行人不僅可以從非常低的位置讓生殖液逆行，也可以讓生殖液回到頭頂的部位，即生殖液原來降下來的地方。<sup>8</sup>

從這裡我們知道，「藏傳佛教」最高證量的法王達賴喇嘛

---

<sup>8</sup> 達賴喇嘛著，楊書婷、姚怡平 譯，《達賴：心與夢的解析》，2004年12月出版，四方書城有限公司，頁174～175。

編案：原書後改由大是文化於2008年重新出版。版權資訊如下：十四世達賴喇嘛著，楊書婷·姚怡平譯，《達賴喇嘛·心與夢的解析》，大是文化有限公司，2008年9月2日初版，頁186～187。

主張：【密續修行人被要求必須能控制生殖液的流動，所以經驗豐富的修行人甚至可以讓生殖液逆流，即使當它已經抵達生殖器的尖端時也不例外。……那是將吸管插入生殖器，瑜伽士先透過吸管把水吸上去，然後吸牛奶，藉以增強性交時生殖液逆行的能力。】像這樣低俗的原始宗教中才會存在的生殖器崇拜修法，依照達賴十四世的說法，「密續修行人」都被要求必須這樣做，因為這是依附佛教的外道喇嘛教的根本教義，是藏傳佛教中不可被懷疑、不可被推翻的根本教義；身為藏傳佛教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佛的**多識喇嘛**，又寫書公然維護藏傳佛教喇嘛，必是標準的「密續修行人」，必然被要求而練過用吸管插入生殖器吸水、吸牛奶的自虐「荒唐行爲」；這些以藏傳「佛教」自居的出家人——喇嘛、活佛，居然把人間最低俗、全力追求男女根快樂觸覺的「男女交合的雙身法」，當成是「佛教正法、秘密教法、超過顯教的法、即身成佛」。這樣修雙身法的修行方式，明明是外道法，與佛教的斷我見我執證解脫果無關，與佛教的明心證悟第八識無關，與佛教的眼見佛性親證如幻觀無關，更與佛教親證第八識種子的唯識一切種智瑜伽修行全然無關，卻美其名爲「無上瑜伽」；本質上則是引生未來世往生畜生道、地獄道的惡法，結果卻說是比佛教更尊勝的超過佛教的密法，借用**多識喇嘛**自己的話來問他：「還有比這更荒唐的行爲嗎？」而且達賴喇嘛說：「也可以讓生殖液回到頭頂的部位」，這也是極度荒唐的行爲與說法，凡是稍有一點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只是無知的謊言罷了！因爲生殖液絕對不可能上流到頭頂的，達賴的說法只是觀想出來

的一種影像而得到的妄想，就自以為生殖液可以上流到頭部，真是荒唐。而且平實導師早就於《狂密與真密》中拆穿「藏傳佛教」古今喇嘛們的這類謊言，因此達賴所說「讓生殖液回到頭頂的部位」根本就是邪說。列舉《狂密與真密》內文如下：

復次，密宗以觀想明點，及寶瓶氣修鍊，而能於射精後，將明妃下體中之自身所射精液及明妃淫液吸回腹中之功夫，作為修學雙身法而證「佛地」功德之資糧者，其實荒謬無知；所以者何？謂彼等縱能修鍊成就此功夫者，亦仍與修證佛法之資糧無關也，唯與密宗自設之雙身法修學資格有關故。

平實今於此書中將密宗最大之秘密公開，令天下人從此皆知其謬：「密宗自設此法，作為能否修學雙身法之資格限制者，其實完全無義；此謂密宗法王、喇嘛、上師，縱能於射精後再從明妃（或名空行母、佛母）下體中，將明妃之淫液及自己之精液吸回自己腹中，言能增益自己色身者，實乃不明事相之言，亦是自欺欺人之言，何以故？謂吸回後，實際上仍未能保住吸回身中之自己精液，亦未能保住吸入身中之明妃淫液；此因密宗諸師於吸回腹中時，並非吸回精囊中故，只是吸回膀胱，與尿液混合在一處而已；稍後仍將隨同尿液排出體外，是故此功夫從裨益自己色身而觀之，實無作用可言也，何況能助益佛道之修證？」<sup>9</sup>

<sup>9</sup> 平實導師著，《狂密與真密》第四輯，正智出版社（台北），頁 1357～1358。

因此，藏傳佛教的荒唐行爲早就被有智慧的菩薩破斥過了。但是「藏傳佛教」的荒唐行爲只是這樣嗎？不只這樣，舉凡活佛轉世之說、只有藏傳佛教才會有被暗殺而早夭的「活佛」、教導弟子吃甘露（上師明妃混合的淫液及大小便等物和合而成）、荒唐的遷識法、死後才有的大神通境、只有傳財神法的上師才能賺錢的財神法……等，有種種數不盡的「荒唐行爲」，全都與佛法的實證無關，真是多到罄竹難書；限於篇幅，茲不詳細說明，請讀者參考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四鉅冊五十六萬字的披露，就知道「藏傳佛教」荒唐行爲何其之多；有智明理者閱讀思惟之後，就會了知藏傳佛教與正統佛教所弘揚的法義與修證的內涵完全不同。所以假冒佛教名義的「藏傳佛教」喇嘛們，正是**多識喇嘛**所說的「野種」——根本來說就是死後會與畜生等三惡道相應的惡種<sup>10</sup>，連人天有漏善種都不是；喇嘛們藉著雙身法的教義，一生不斷淫人妻女的惡行，死後尚且保不住人身，更不用說是能出世間的無漏淨業法種。因為實修藏傳佛教男女合體的雙身法，以及實修藏傳佛教祭祀鬼神法之人，必與三惡道有情相應，死後將會往生三惡道，乃是地獄種、畜生種、餓鬼種，攝屬三惡道的異生種性之中。因為以男女合

---

<sup>10</sup> 世俗人所說無文明的野蠻行爲，那是普遍在三惡道中可見，「邪淫」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如《增壹阿含經》卷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居家姦姪，無有淨行，爲人所譏，常被誹謗。云何一法？所謂邪姪也。」佛告諸比丘：「若有人姪泆無度，好犯他妻，便墮地獄、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閨門姪亂。」】(CBETA, T02, no. 125, p. 576, b21-26)

體追求最大淫樂的雙身法作為宗旨的藏傳佛教諸實修者，連人天乘種性都算不上，更何況是佛法中的三乘菩提種性<sup>11</sup>。可以斷定的是「**藏傳佛教非佛教、雙身修法非佛法**」，這些勤修「藏傳佛教」諸法的喇嘛們，頂多是三惡道中的畜生種、餓鬼種；更多的是地獄種，因為喇嘛們奉行藏傳佛教雙身法的教義而在一生之中不斷地淫人妻女之後，還騙人說是佛教的實修者而騙取大量的錢財供養，已經造作了人間的極重惡業。以「活佛」自居的人，竟然將外道趣向餓鬼、畜生、地獄修法的教義行為說為「佛法最高修證」，**還有比這更荒唐的行為嗎？**（待續）



---

<sup>11</sup> 真正不共外道凡夫的正統佛法乃是三乘菩提，人天乘只能算是方便資糧。

# 廣論之平議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

(連載二十三)

《廣論》193～194 頁宗喀巴云：「修何等道而為滅除者？」又云：「應學寶貴三學之道，其中三學，數定有三。初觀待調心次第數決定者：謂散亂心者令不散亂，是須戒學；心未定者為令得定，謂三摩地或名心學；心未解脫為令解脫，是謂慧學；由此三學諸瑜伽師一切所作，皆得究竟。觀待得果數決定者：謂不毀戒果，是為欲界二種善趣，毀犯之果是諸惡趣；心學之果，謂得上界二種善趣；慧學之果，即是解脫。總其所生，謂增上生及決定勝，初有上下二界善趣，故能生法亦有二種，此二即是《本地分》說。又諸先覺待所斷惑亦許三種：謂破壞煩惱<sup>1</sup>、伏其現行<sup>2</sup>、盡斷種子<sup>3</sup>，故有三學。

<sup>1</sup> 宗喀巴《廣論》此處所說「煩惱」，謂喇嘛們與「佛母」合修雙身法時對射精之樂的貪著。

<sup>2</sup> 《廣論》此處所說「現行」，謂喇嘛們與「佛母」合修雙身法時無力控制射精之樂的貪著而射精——使心中的貪著「煩惱」成為「現行」了。

次第決定者：《本地分》中引《梵問經》顯此義云：『初善住根本，次樂心寂靜，後聖見惡見相應不相應。』此中尸羅是為根本，餘二學處從此生故，次依尸羅能得第二心樂靜定，心得定者見如實故，能得第三成就聖見，遠離惡見。」

宗喀巴很會抄襲佛菩薩的經論作為掩護，為其雙身法護航；這也是藏傳佛教喇嘛、上師、活佛、仁波切……等一貫之伎倆，假借抄襲的經論來夤緣性力派外道修法為佛法，美其名為「藏傳佛教」。《廣論》亦不例外，宗喀巴於《廣論》中收集聖 彌勒菩薩諸論中的話，表面看似鏗鏘有聲，符合佛教聖教表相，但是到了《密宗道次第廣論》時卻完全走樣了，其實這才是真正藏傳佛教喇嘛上師所要說的雙身法內涵，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都是隱語而說雙身法（外行人讀不懂，內行人不公開說明）。宗喀巴說修道要修戒定慧三學，心散亂須持戒，心未定要修定，心欲解脫要修慧；又，持戒可得欲界人天善趣，否則下墮三惡道；修定可得色界、無色界天果報；修慧可得解脫，這是聖 彌勒菩薩之語。而宗喀巴自身在《密宗道次第廣論》所明說的，在《菩提道次第廣論》所隱說的，卻都已經犯了不殺、不邪淫、不妄語等戒，自說「守戒不成，捨壽必當下墮三惡道」，卻努力在修淫樂的遍身樂（如前一目所舉《密宗道次第廣論》

<sup>3</sup>《廣論》此處所說「盡斷種子」，所說「種子」謂喇嘛之精液。謂與「佛母」合修雙身法樂空雙運時常住於性高潮中而不洩精，盡此一生已能於雙身法中不漏洩精液，謂為「盡斷種子」。此處所說「破壞煩惱、伏其現行、盡斷種子」都是隱說，只對已受密灌的藏傳佛教入室弟子，才明說其中的雙身法真正內容。

中雙身法之文字)，又說雙身法的淫樂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心口不一。再舉一段宗喀巴對已受密灌的藏傳佛教入室弟子才說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中，以明白的文字解說的雙身法內容為證：【為講經等所傳後密灌頂，謂由師長與自十二至二十歲九明等至<sup>4</sup>，俱種<sup>5</sup>金剛注弟子口<sup>6</sup>，依彼灌頂<sup>7</sup>。如是第三灌頂前者，與一明<sup>8</sup>合受妙歡喜。後者，隨與九明等至<sup>9</sup>，即由

---

<sup>4</sup> 此句的意思就是說，藏傳佛教的弟子接受密灌時，必須先由喇嘛或上師與自十二歲至二十歲各種不同年齡之九位明妃，一一與之行藏傳佛教雙身法無上瑜伽（其實就是男女交合）同入性高潮中而觀樂空不二、樂空雙運，即是與「九明等至」。

<sup>5</sup> 藏傳佛教喇嘛與受密灌的弟子提供的九明一一交合而使雙方都達到性高潮，然後由喇嘛射精於明妃下體中，混合明妃的女性淫液而收集之；如是具備喇嘛上師與九明妃之紅白菩提——喇嘛的精液與明妃之淫液混合後俱有男女雙方之種子（雙方混合後之淫液能出生子女故名種子，具足男女雙方之種子故名「俱種」）。

<sup>6</sup> 此男上師喇嘛的精液與九位明妃之淫液混合物，名為「俱種金剛菩提心」，簡稱「俱種金剛」；喇嘛將此「俱種金剛」注入到接受喇嘛灌頂的藏傳佛教弟子口中，即是藏傳佛教的密灌。這是何等齷齪污穢的事，居然還盜用佛法中「金剛菩提心」的名字，這就是很標準盜用佛法名相的例證。

<sup>7</sup> 藏傳佛教的祕密灌頂，是依此「俱種金剛」灌入弟子口中，依此而說已經完成祕密灌頂。接受密灌的藏傳佛教弟子，接著要接受剛才與喇嘛一起達到性高潮的九位佛母，要與九位佛母一一交合而完成密灌過程。從此以後，這個已受密灌的弟子就可以開始和他看中的密宗女行者，或一或多共同合修雙身法的樂空雙運了。

<sup>8</sup> 喇嘛與九明合修雙身法而取得「俱種金剛」，為弟子灌頂；然後前者（喇嘛）又與其中「一明」開始合修雙身法，實際演練而教導弟子；弟子在喇嘛的現場表演中跟著上師喇嘛學習，喇嘛上師藉此教導弟子如何與明

彼彼所生妙喜<sup>10</sup>。】<sup>11</sup>因此宗喀巴完全信受男女合修的雙身法就是究竟佛法，只信識陰六識境界的雙身法樂空雙運境界，根本不可能信受有第八識如來藏實際上存在的事實；以此緣故而誹謗萬法的根本心第八識阿賴耶識，又暗中與諸多明妃行淫修雙身法，引導一切追隨者同樣誹謗第八識根本法，自己及追隨者都早已是惡趣種性中的眾生了。而宗喀巴與一切喇嘛上師一般，假借菩薩之聖教言語，作為牽引學佛者「入密宗藏傳佛教修學」之方便手法，居心極惡，智者豈可信乎！唯有迷信者才會信受，唯有善良無知者才會受騙。

再從宗喀巴的文字表相來辨正真正的佛法，《廣論》又說要以戒來破壞煩惱，以定來伏三界煩惱的現行，以慧來盡斷三界愛的煩惱種子；但宗喀巴否認有第八識阿賴耶識，他根本就不如實知三界煩惱根本因，即是阿賴耶識中的煩惱隨眠種子；像這樣不如實知的人永遠都不可能壞、伏、盡斷三界煩惱的種子，是故宗喀巴所說者，都只是在雙身法上不貪著射精之樂，伏其射精快樂貪愛之煩惱現行，而盡斷漏洩種子（精液），實與

---

妃「合受妙歡喜」。

<sup>9</sup> 後者（即已受祕密灌頂及現場演練教導的藏傳佛教弟子）隨即與這九位明妃（佛母）雜交，與九位明妃一一交合而同入性高潮中（藏傳佛教雙身法中的等至是指性高潮中專心領受樂觸而一心不亂，同時觀察淫樂的樂觸空無形色而名之為空性，說這時既有享樂又有空性的實證，名為樂空雙運）。

<sup>10</sup> 就由於與九位明妃（佛母）一一交合而產生的妙樂與「空性」的實證，美其名為樂空不二、樂空雙運的「無上瑜伽」。

<sup>11</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 精裝版，頁 399~400。

佛法修證之斷我見、我執及證法界實相全然無關，都屬欲界境界中的外道法。再者，宗喀巴否定第八識阿賴耶識，早已經破了佛門中最根本之大戒，因為 佛陀所設一切善淨戒無不依第八識而建立；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毘奈耶（善法戒）之所依，以及一切法界因果之所依，皆是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否定第八識者即是一闡提人的阿鼻地獄種性；由此以觀，宗喀巴努力弘傳破壞佛戒的雙身法，自己也努力實修雙身法，何曾遵守過 佛所制定的戒律？宗喀巴又否定佛菩提根本的實相心如來藏，如何能獲得真正佛菩提的決定心？空言得定，只成奢談。如是每天長時間追求樂空雙運的淫樂境界，不曾稍知三界外的法界實相本來涅槃境界，又何曾有一絲一毫的佛菩提智慧？奢談增上慧學毫無意義。從這裡可以知道宗喀巴舉此文句，只是自顯過失而已。

至於定慧二學，宗喀巴《廣論》194 頁說：

四諦各四行者，謂苦中無常苦空無我，集中因集生緣，滅中滅靜妙離，道中道如行出，達此十六有十六相，是為慧學。若導尋常中士道者，此應廣釋於三學中引導之理，然非如是，故修止觀心慧二學，於上士時茲當廣釋。

宗喀巴認為尋常中士道（指小乘解脫道）<sup>12</sup> 者，不必修學苦集滅道十六有十六相，他認為這是慧學，是大乘所修的。其實不然，

---

<sup>12</sup> 宗喀巴認為人天善法是下士道，小乘解脫道是中士道；將真正之佛菩提全然排除在外，不承認實證第八識的佛菩提道是佛法，主張密宗道雙身法是上士道，是真正的成佛之道。

不論小乘或大乘行者想要證得解脫，都必須斷見、思惑（斷我見、我執）煩惱才得解脫，斷煩惱則必須以三乘菩提智慧來斷除。在斷煩惱的智慧差別上，小乘以現觀蘊處界虛妄而斷我見，生起世俗智、苦諦智、苦集諦智、苦滅諦智、苦滅道諦智等解脫慧來斷除，大乘則加上親證阿賴耶識而生起的實相般若智慧，來斷除無始無明。因此，透過苦集滅道十六有十六相作觀行，是斷煩惱得解脫的方法，乃是共三乘的斷惑法道，大、小乘行者都要修學；只是苦集滅道十六有十六相，大、小乘名相雖同，但是所斷、所證的內涵卻有些不同，因為大乘行者是轉依如來藏而修，不僅斷除二乘該斷的煩惱障所攝一念無明煩惱，同時亦斷所知障所攝的無始無明；地上菩薩更斷除二乘聖人無法斷除之煩惱障所攝習氣種子及所知障所攝上煩惱，大乘行者所證內涵不同於小乘行者唯依蘊處界而修故。但藏傳佛教卻都同樣不斷見思惑，也不斷無始無明，反而都在雙身法樂空雙運上面用功，不間斷地沈入更深的欲界愛中，全然違背三乘佛法。

宗喀巴《廣論》抄襲《瑜伽師地論》的論文而作曲解，我們且看原論中如何說？《瑜伽師地論》卷 34：【若樂往趣出世間道，應當依止四聖諦境。】又說：【由四種行了苦諦相，謂無常行、苦行、空行、無我行。由四種行了集諦相，謂因行、集行、起行、緣行。由四種行了滅諦相，謂滅行、靜行、妙行、離行。由四種行了道諦相，謂道行、如行、行行、出行。】

苦諦門中首先觀察諸行無常。諸行其性無常、會變異、壞

滅、別離、合會等，是眾緣和合而生，生後不必等待壞滅因緣，自然而滅，凡有生必有滅故；所以諸行依因緣而生，亦依因緣而滅，剎那生、剎那滅；諸行無常變異，因此諸行決定是有生的法性。諸行是生法，就有生苦，有生苦就有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這就是由觀行諸行無常趣入諸行苦行。又再作觀察，五蘊有生等苦，又沒有常恆堅住主宰，故苦只是假名安立，唯是無真實我的五蘊造作諸業，受種種果及異熟，於此愛貪等而有結縛，乃至招集一切擾惱純大苦蘊；而藏傳佛教宗喀巴等人弘揚之雙身法樂空雙運，本質上就是貪愛欲界男女淫行的樂觸；如本節第三目所舉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廣論》中所說「(男女) 二合妙觸，引生大樂無分別心」<sup>13</sup>，以及《菩提道次第廣論》後半部的止與觀二章中，所隱說的樂空雙運男女合修的追求遍身淫樂覺受的無上瑜伽，就是聖 彌勒菩薩這段文中所開示，一切解脫道行者所應該斷除的純苦結縛行。藏傳佛教喇嘛們與明妃九明「等至」的輪座雜交，因此而產生之性高潮大樂觸受，這些都是導致後世淪墮三惡道的不可愛行，這不可愛行乃是解脫道行者所應該觀行斷除的苦；而宗喀巴卻要求藏傳佛教喇嘛、活佛、仁波切等，必須日夜八時(每天十六個小時)勤修這些雙身法不停止，全然背棄小乘解脫道卻自稱符合小乘解脫道，又說此小乘解脫道即是大乘佛菩提道。

如宗喀巴《密宗道次第廣論》中說：

---

<sup>13</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精裝版，頁 45。平實導師著《狂密與真密》四鉅冊五十六萬字中披露更多藏傳佛教雙身法之本質，歡迎讀者自行參考。

「若謂此處須以師長教授了知四喜差別，四喜云何？如〈穗論〉第五云：『此從波拉根本<sup>14</sup>，從密蓮華、金剛摩尼，生前歡喜等三<sup>15</sup>。於摩尼中生俱生喜<sup>16</sup>，此是一種建立。』又引時輪宗云：『液始從髻處，至毫蓮為喜<sup>17</sup>，勝喜與妙喜，從喉心處生<sup>18</sup>。臍處起離喜<sup>19</sup>，乃至密蓮華<sup>20</sup>，至密金剛寶，俱生喜不出<sup>21</sup>。』前者從金剛根本起，未至摩尼中央<sup>22</sup>，隨處所別，生三種喜<sup>23</sup>。由斷上上品及上品中品三粗分別，安立歡喜勝喜妙喜<sup>24</sup>。雖有微細下品，

<sup>14</sup> 此乃是從明點等觀想開始，以雙身法合修作為根本法要。

<sup>15</sup> 從明妃、佛母（或女上師）秘密之陰戶（暗語：密蓮華）、喇嘛金剛上師勇父（或男性修密者）之龜頭（暗語：金剛摩尼）而生起前三種歡樂之喜。

<sup>16</sup> 最後則於龜頭（金剛摩尼）中生起第四喜，名為俱生喜。

<sup>17</sup> 觀想白菩提心「明點」（即是精液）從頂門處出現，降至金剛毫端「龜頭」或陰戶而產生淫樂之覺受名為第一喜。

<sup>18</sup> 這裡說的「勝喜」與「妙喜」，則是將龜頭中能生淫樂之明點上升至心處與喉處而出生。

<sup>19</sup> 「離喜」則是將這明點降至臍輪時出生的樂觸。

<sup>20</sup> 乃至再降至秘密之陰戶（密蓮華）中亦可生「離喜」。

<sup>21</sup> 「最秘密之金剛寶」第四喜，則是在明點降至龜頭（金剛摩尼、金剛寶）或陰戶（密蓮華）中而引生性高潮最大樂觸之時，修密者必須忍住而不射精外漏，因此而永住最高潮中連續不斷，並因此獲得世間最大之樂觸。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上師、活佛、仁波切等認為此喜即是第四喜，名為俱生喜，故說「最秘密之金剛寶——俱生喜不出精」，藏傳佛教認為這就是報身佛的快樂果報境界。

<sup>22</sup> 宗喀巴又說：前者是從金剛行者的根本（也就是陽具）開始，這時候明點（精液）尚未到龜頭之中央時。

<sup>23</sup> 由明點移動隨處所到而作分別：生出三種「智慧」之淫觸喜樂。

<sup>24</sup> 由於斷除三種粗分別而安立「歡喜、勝喜、妙喜」三種名稱。

由無粗者立俱生喜<sup>25</sup>。……如〈鬘論〉云：『由慧合吉祥，正表示真實<sup>26</sup>，從金剛跏趺<sup>27</sup>，心入摩尼中<sup>28</sup>。』……謂四喜中立俱生智爲此慧智<sup>29</sup>。生起之時，謂菩提心至金剛摩尼未出之際<sup>30</sup>。……金剛跏趺，謂住摩尼，二鼻孔內停息之時<sup>31</sup>。毘衣大師說生時與體性同前<sup>32</sup>，四歡喜中，說於勝喜離喜中間而生<sup>33</sup>。薩惹哈師亦說俱生智爲第三灌頂。若傳女子灌頂，於金剛處當知爲蓮<sup>34</sup>。此如妙

---

<sup>25</sup> 雖然還有微細下品之「嫌惡」分別存在，由於已無極粗之嫌惡之分別，所以建立第四喜爲俱生喜。

<sup>26</sup> 由藏傳佛教雙身密法智慧之男女和合行淫而生吉祥，認爲這樣是正確地表顯示現「藏傳佛教」所主張的法界之真實相——男女交合性高潮一心不亂的樂空雙運、樂空不二。

<sup>27</sup> 這個藏傳佛教主張的真實相之證得，得要從男女坐姿交合之法引生性高潮至樂，直到其樂引起呼吸暫停之時。詳細文句待後面數句中宗喀巴就有舉示出來說明。

<sup>28</sup> 這時將紅白菩提心（男女淫液）運入龜頭中而生起大樂。

<sup>29</sup> 宗喀巴這裡是說：在四種歡喜中建立第四喜證得之「俱生喜智慧」爲此藏傳佛教雙身法所證得之智慧。

<sup>30</sup> 俱生喜生起的時候，是說在精液（明點）已出至龜頭（金剛摩尼），享受極樂而尚未射出之際。

<sup>31</sup> 宗喀巴這裡解釋金剛跏趺之意，是說：將明點精液出至龜頭引生極大樂觸，而修密行者控制不令出精，長時間受此最高潮之樂觸，乃至到了幾乎不能忍受，令鼻息停止之時，名爲「金剛跏趺」。

<sup>32</sup> 藏傳佛教的毘衣大師說：俱生喜出生時節因緣及其體性，是與前面之三喜相同——皆是由淫觸而出生。

<sup>33</sup> 於四歡喜中，都是要從淫觸的前三種喜樂而出生。

<sup>34</sup> 若是爲女子傳授第三灌頂時，應令女弟子知曉「於金剛處」一語所說者是「陰戶」（暗語：密蓮華）。

吉祥、〈口授論〉第三灌頂時云：『由虛空界金剛合<sup>35</sup>，具正眼者生大樂<sup>36</sup>，若於正喜離欲喜<sup>37</sup>，見二中間遠離堅<sup>38</sup>，蓮空金剛摩尼寶<sup>39</sup>，蓮藏二合金剛跌，若時見心入摩尼，知彼安樂即為智，此是圓滿次第道，最勝師長共宣說<sup>40</sup>。貪離貪中皆無得<sup>41</sup>，剎那妙智於彼顯<sup>42</sup>，八時一日或一月，年劫千劫受此智<sup>43</sup>。』正灌頂時受須臾頃，正修習時長時領受經八時等<sup>44</sup>。」<sup>45</sup>

<sup>35</sup> 由觀想金剛界本尊父母和合及自身與明妃交合中之二人明點淫液相和合。

<sup>36</sup> 具有真實知曉此雙身法之「正眼者」，能因此而生起淫觸大樂。

<sup>37</sup> 若於雙身法行淫正受高潮之喜樂時，能夠忍住而遠離射精貪愛之喜。

<sup>38</sup> 就見到遠離二邊之中間正道，而得遠離射精之貪愛，這樣就可以令修雙身法的藏傳佛教行者之下體永遠堅固不軟而常受至樂永不間斷。

<sup>39</sup> 密蓮華「陰戶」空性與摩尼「龜頭」是藏傳佛教金剛乘之寶。

<sup>40</sup> 喇嘛上師與佛母、明妃修雙身法，用陰戶與陽具二者交合而進入至樂、鼻息暫停時，若當時看見明點精液運至龜頭而能不射精，了知彼受樂而不致射精，能永受至樂之道，即是藏傳佛教金剛乘之智慧，這就是圓滿「佛法」究竟修證之次第法門，這種法門就是證得最殊勝境界之師長活佛們所共同宣說者。

<sup>41</sup> 淫樂之貪與離射精之貪，此二者中之樂觸正受，其實皆無所得——並無物質之法可得。

<sup>42</sup> 但是在二根交合之剎那間生起之妙智，卻於彼交合之際顯現。

<sup>43</sup> 藏傳佛教行者應當每日八個時辰，或全天、或整整一個月，或整整一年、整整一劫、整整一千劫中，不斷地在第四喜之交合快樂中正受此智慧。

<sup>44</sup> 在正受灌頂時，只享受「舌嚐上師與明妃之淫液時引生」短暫之快樂；經此灌頂後進入雙身法之正修習時，則須長時間領受此樂，譬如每日八個時辰受此樂。「等」字之意為：全天、整月、整年、整劫、整整千劫而受此樂。

<sup>45</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

從這一段宗喀巴的說法，就知道藏傳佛教喇嘛們假借佛菩薩經論中的名相，套用在繼承自印度性力派外道雙身法上，藉以掩護藏傳佛教男女合修的外道法本質。就算他們號稱男女淫行之時可以一念不生專心受樂，也能同時觀察樂覺空無形色，其實他們仍是專心在領受淫樂，並且時時加上動作來保持最大的淫樂覺受；這其實是加強淫樂的貪著，落在有漏有取的貪淫受陰與行陰之中，由識陰來領受，藉色陰成就淫樂覺受，藉想陰觀察而發動色陰動作來加強淫觸，具足了凡夫異生的五取蘊。藏傳佛教男女合修的無上瑜伽雙身法，以此五取蘊的執著為真實法，這樣的修行都是不安隱行；而這個五取蘊的執著，乃是三乘修學解脫道行者所必須斷除的，因此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大小活佛、喇嘛、仁波切等，一切修法都是落在三苦之中；三乘行者正修解脫道，必定由現觀諸行皆是「結縛、不可愛、不安隱」，不離三苦故，因而趣入斷苦行的實證；更復現觀諸行都是因緣所生法，最後終皆壞滅，皆是空無有我而無真實可得。但是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們，卻是要把這種不離後世苦行的樂空雙運下墮法，於「正灌頂時受須臾頃，正修習時、長時領受經八時等」，口說要離苦得樂，所行卻是要導致未來無量世的三惡道大苦。

宗喀巴否定第八識阿賴耶識而以意識為根本心，但是 佛陀至教明明說：【諸所有意識，彼一切皆意法因緣生】<sup>46</sup>，意

---

1986.6.20.精裝版，頁 383~384。

<sup>46</sup> 《雜阿含經》卷 9 (CBETA, T02, no. 99, p. 57, c20-21)

識乃是緣生法，乃是如來藏藉所生的意根法塵為緣而出生的法；證明意識乃是因緣所生法，終歸壞滅，了無可得。三乘行者就是現觀意識在內的五蘊都是緣生法，都是歸於壞滅，了無可得，由苦聖諦無所得行的現觀故趣入空行。又由諸行無常、苦、空，一切從因緣生，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皆非是我，由是不自在，趣入無我行。而藏傳佛教諸喇嘛們，各個都要靠吃肉吸收動物性荷爾蒙來增加性交能力，乃至要靠服用壯陽藥物來幫助實行雙身法；最後老了仍然無法實行雙身法，還不知道色身乃至諸蘊都是無常不自在，宗喀巴居然誇言謊稱得要「**八時一日或一月，年、劫、千劫受此智**」，這是自欺欺人的謊言，連苦聖諦無所得行的現觀根本都不知道，因此還是不知三乘菩提解脫道之苦聖諦內涵，則宗喀巴劃分三士道而說種種法，有何意義？因此，藏傳佛教即使是號稱至尊的宗喀巴，都不能了知小乘解脫道的修行正理，完全不知苦聖諦；連苦聖諦都不知了，遑論能夠如實了知苦滅道聖諦。連「至尊」都是如此愚癡，更不用說後代一切大小活佛、喇嘛、仁波切等繼承者了。

三乘修解脫道的行者，再如實現觀而瞭解苦諦四行之後，進一步瞭解集諦四行，愛能引苦，故愛為苦之因行。引苦後能招集令苦生，是為集行。生苦已，能令苦起，是為起行。又未來諸苦種子，能不斷招引諸苦集，是為緣行。愛能令阿賴耶識中當來生苦種子增長成熟出生，相望於當來生種子，愛有能引發其成熟而出生未來後有苦的作用，故名為因。愛又能潤發三業，招集三界有，感當來世苦，故名集。當愛熏三界有種成熟，使起現行得三界有情身，受生老病死等苦，故名為起。此愛不

但引現前及當來苦，又能緣發種種苦集煩惱，生一切苦，故名爲緣。而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們卻要長時修欲界男女行淫之雙身法，肇因於邪見、邪教導而產生男女欲之貪愛，此四喜樂觸貪愛必定引生後有三惡道之業行，必定招集長劫畜生、餓鬼、地獄之苦報，後世、後後世長劫都會因爲這個惡業而現起苦果；因爲邪見、邪教導而護持藏傳佛教六識論雙身法之邪見共業熏習成種，長劫受苦之後出生人間，又依此共業之緣而在未來無量世中繼續生起邪見種子，繼續主張六識論，繼續樂修雙身法，因此必定能夠成爲不可知之無量世之苦報苦受。

由此證明宗喀巴二種《廣論》所說是假冒佛教名義，其實都是外道法；今此勸告諸修藏傳佛教《廣論》之行：當冷靜思考而遠離邪見、邪教導，當遠離邪教團體免成共業，應該要依佛菩薩聖教中的開示三乘修解脫道正理修行方是正途。能夠如實遠離藏傳佛教不離苦、不離苦集的修行，進而廣修福德，廣結善淨法之緣，進入正統佛法中修行，如實履踐苦聖諦、苦集聖諦諸行現觀；若瞭解集諦四行則了知苦因，可以如理作意去息滅苦集，是爲滅行。一切苦滅證得解脫無餘——無餘涅槃，此乃是第八識如來藏獨住境界，是爲涅槃寂靜，是爲靜行。此滅靜是第一，是無上，是爲佛法之殊勝妙行，不共外道凡夫異生故。此妙行乃是常住不變的解脫正理，是出離三界一切苦，是爲離行。於滅諦四行如實現觀而了知後，就能了知對治苦集之道，能通達如何對治苦集，並且能如實對治苦集，實際斷除後有一切苦集，最後證得出離的解脫功德，說爲道行、如行、行行、出行。

《心經》說無苦集滅道，就是大乘菩薩轉依如來藏來作四聖諦之觀行。如來藏本體無形無相，無變異，不會六塵境界，迥然無苦，故說無苦可得；轉依如來藏之後既然無苦可得，則無感生苦因之集，無集則不須苦集滅之滅；既然無滅，又何須修道？故亦無道，如是依如來藏自住境界故說無苦集滅道。如來藏本來如是，不須修，本來寂靜，本來涅槃；但藏傳佛教六識論的宗喀巴《廣論》說的卻是要修而不是非修所證。

《廣論》197～198 頁說：

如《妙臂請問經》云：「佛我所說別解脫淨戒調伏盡無餘，在家咒師除形相，軌則諸餘盡當學。」……《妙臂請問經》云：「咒本初為戒，次精進忍辱，信佛菩提心，密咒無懈怠；如王具七寶，無厭調眾生，如是咒成就，七支能調罪。」《曼殊室利根本續》云：「念誦若毀戒，此無勝成就，中悉地亦無，又無下成就。能仁未曾說，毀戒咒能成，非趣涅槃城，境域及方所。於此愚惡人何有咒能成，此毀戒有情，何能生善趣，且不得天趣，又無勝安樂，何況佛所說，諸咒豈能成。」

宗喀巴以顯教戒法為幌子，但是他弘揚的戒，其內涵是什麼呢？其實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們弘揚的乃是所謂的「金剛戒、三昧耶戒」，而金剛戒、三昧耶戒都是要求密宗行者每天努力與異性行者合修雙身法，若不能每天修雙身法即是違犯金剛戒、三昧耶戒；這在正統佛法來看都是邪戒、惡戒，名為惡說法毘奈耶。宗喀巴對於三昧耶是這樣的解釋：

「阿闍梨灌頂中，爲令弟子從今時始決定了知，爲證清淨雙運菩提應精進故，授金剛三昧耶<sup>47</sup>。三昧耶者，是金剛持<sup>48</sup>決定應行，執持金剛不可違越<sup>49</sup>。爲令證悟眞如，定能宣說八萬四千法蘊，故授鈴聲三昧耶。爲令成辦最極堅固方便智慧大樂體性正等覺性，故授印三昧耶。印，謂天身大印，即是金剛薩埵父母<sup>50</sup>。三昧耶者，謂自身爲彼尊不可違越。印三昧耶能令佛身<sup>51</sup>堅固，故〈幕經〉中唯以印三昧耶，說爲正覺灌頂，以餘二三昧耶爲其眷屬。」<sup>52</sup>

所以藏傳佛教行者要印三昧耶，才能令他們所謂的佛身堅固，我們看宗喀巴在另外一頁怎麼說？宗喀巴說：

「修曼陀羅時生三昧耶曼陀羅，與入智壇之規，如〈鬘論〉云：『所繪之曼陀羅，剎那空後，觀成所修之曼陀羅，俱守護輪釘魔礙等，眷屬儀軌，如云<sup>53</sup>明妃顏殊妙，年可十五六，香花善莊嚴，欲樂於壇中<sup>54</sup>。德帶摩摩格，慧者加持彼，放

---

<sup>47</sup> 爲令弟子證得所謂的清淨之雙身合修樂空雙運大樂菩提，令其應知精進而修雙身法故，授予金剛三昧耶戒。

<sup>48</sup> 金剛持謂執持金剛乘法者。

<sup>49</sup> 應執持金剛乘之雙身法而不可違背不修，亦不可超越、不得批判之。

<sup>50</sup> 即是所觀想之廣大天身互相交合之佛父母。

<sup>51</sup> 藏傳佛教所說之佛身，乃是男女雙修的邪淫身，不同於顯教所說之佛身。

<sup>52</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 精裝版，頁414。

<sup>53</sup> 「雲」字應係「云」字錯植。

<sup>54</sup> 于灌頂壇中與上師共行淫樂。

寂靜莊嚴，佛住虛空界。……』<sup>55</sup>這個與佛母（明妃）在法壇中交合共行欲樂的快樂覺受，維持於長時間的樂受而專心一意、心不散亂，就是宗喀巴所謂的三昧耶——定，又名密宗等至。

宗喀巴又在另外一頁說要怎麼持三昧耶戒？宗喀巴說：

「守護三昧耶者，如鈴師云：『集一切勇識<sup>56</sup>，會一切天女<sup>57</sup>，世俗菩提心<sup>58</sup>，秘密物灌頂<sup>59</sup>，彼勇識天女<sup>60</sup>，大妙三昧耶<sup>61</sup>，具五界妙味<sup>62</sup>，當嘗彼安樂<sup>63</sup>。』謂集一切勇識、勇識母體脈中精髓<sup>64</sup>，由食二種世俗菩提心故<sup>65</sup>，當依五甘露等食三昧耶，於前所說守護之三昧耶而得自在<sup>66</sup>。」<sup>67</sup>

---

<sup>55</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精裝版，頁 303。

<sup>56</sup> 密宗男性修雙身法者名為一切勇識。

<sup>57</sup> 以男根與密宗一切修雙身法之女性交會。

<sup>58</sup> 謂物質明點——精液。

<sup>59</sup> 慧灌時上師與明妃行淫而射精後所得之男精與女性淫液混合之物而為弟子灌頂。

<sup>60</sup> 彼等合修雙身法之男女性密宗行者。

<sup>61</sup> 以雙身合修而獲得大妙之三昧耶禪定，因此出生之秘密物。

<sup>62</sup> 具足色聲香味觸等五塵之妙味。

<sup>63</sup> 應當嘗彼秘密物之甘露味而獲得彼安樂境界。

<sup>64</sup> 是說蒐集一切密宗男女行者體內中脈之精髓——領受第四喜大樂後之精液與淫液。

<sup>65</sup> 由食男女二種精液淫液混合之世俗菩提心故。

<sup>66</sup> 宗喀巴此處文意謂：密宗男女行者，二人合修雙身法，而至性高潮射精後，所混合之淫液，應當配合五甘露而依「食三昧耶」之方法而食之，便

對於宗喀巴用暗語隱晦的說明，我們看藏傳佛教所謂大修行者陳健民怎麼解釋，他作如是言：

「金剛乘十四（根本墮）戒。……爲什麼十四戒在宗喀巴大師的書中不說，也不在密乘傳法時宣講呢？因爲十四戒完全是和空樂雙融有關的，而它又必須提到雙運道（編案：雙身合修法門）之細節，因此它就被保密了。如果是一位博學的仁波切，他或許會另作詮釋，但是受戒者只受了戒條之名而不知其原義。比如第五條『你不應遺失你的菩提心』。然而這並不代表大乘的普通菩提心說，它是有密義的；正確的說是：『你不應放下你的精液（編案：你不應洩漏你的精液）。』即使是大學者們，也很少開示這個密義。」<sup>68</sup>

因此，我們知道宗喀巴主張金剛乘行者要持戒，其實是要持藏傳佛教雙身法的三昧耶戒，是要密宗行者受持三昧耶戒——若有一天沒有與異性合修雙身法就是犯戒；但是他卻假裝是在教導顯教出家人戒淫的戒法，讓眾生誤認爲藏傳佛教是持戒清淨的「佛教徒」。

---

可於前所說之「守護三昧耶」而得自在——必定不會違背密宗之三昧耶戒。

<sup>67</sup>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 精裝版，頁 417。

<sup>68</sup> 陳健民述，康地保羅筆錄，無憂子譯，《佛教禪定》下冊，普賢王如來印經會，1991.6.出版，頁 421~422。密宗十四根本戒內容不列，詳細情形請參考：陳健民著，徐芹庭編，《曲肱齋全集》（三），普賢王如來佛教會 1991.7.10.出版精裝本，頁 166~168。

宗喀巴還妄說咒之根本為戒，次為精進忍辱菩提心，慢慢引導學佛者進入密咒；當無智學人入密後，就可以吃眾生肉，就可以師徒亂倫，也可以與異性上師、異性師兄姊共行邪淫，說這樣就可以成就上中下悉地。現見藏傳佛教喇嘛活佛，以雙身法為究竟修法，根本就是違反邪淫戒，那是地獄業；而此文中又說毀戒者修咒難成，此毀戒有情何能生善趣？因此宗喀巴的說法豈不是前後矛盾嗎？那又何必強調要持顯教的戒律，直接持密宗自創的三昧耶戒就可以了，何必要朋比於顯教的戒律而欺瞞佛教徒？因此，援引顯教教義而加以曲解，其實乃是藏傳佛教一貫的伎倆；他們只是拿顯教的戒律當掩護，事實上藏傳佛教行者最後還是依照密教獨有的三昧耶戒來「每日八時修雙身法」，以免違犯密宗的三昧耶戒，卻顯然違背顯教的戒律。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們及追隨者，他們的行為就是聖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中所破斥的違正教者，他們乃是依戒禁取見所施設的邪戒而修，《瑜伽師地論》卷 29：【依惡說法毘奈耶品有戒禁取，由此取故，雖已發趣而行邪僻，由是不能生起聖道。】<sup>69</sup>因此藏傳佛教宗喀巴等喇嘛上師及信徒，依三昧耶戒是永遠不可能證得聖道。

《廣論》199 頁又說：【女絨巴云：「煩惱起時不應懈怠，當下應以對治遮除；若不能遮，應即起立設曼陀羅及諸供具，供養祈禱尊長本尊；次緣煩惱，忿怒念誦，即能折伏。」】這幾句更顯示宗喀巴等藏傳佛教喇嘛們無智於煩惱之對治，煩惱是無始以來之累積，不可能當下對治就可以不生，而誦咒也

<sup>69</sup> CBETA, T30, no. 1579, p. 445, c11-13

不可能折伏煩惱。小乘人信受佛語開示：有一涅槃本際常恆不滅。大乘行者則證悟此常恆不滅的涅槃本際第八識如來藏真實心，轉依此實相心阿賴耶識本來自在清淨寂靜的體性，觀行五蘊、十八界之虛妄；加上定力、慧力及諸位階之福德修集，如此歷緣對境一一斷結除障而成；因諸學人根器及殷重無間加行的程度不同，斷除思惑結使則有或快或慢差別，如此斷除修所斷之煩惱。若如宗喀巴句中所說，只要設壇供養祈禱尊長本尊，然後誦咒折伏見惑、思惑；果真如此簡單就可以斷除見思惑煩惱，那藏傳佛教信徒豈不是早都成阿羅漢了？但是現見藏傳佛教諸大小喇嘛、活佛、仁波切設壇供養無量次而誦咒以後，我見尚且不能斷除少分，思惑俱在，各個都是煩惱無邊，根本沒有絲毫斷除，由此就可以證明宗喀巴這裡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之言。

再說憤怒相本是菩薩爲了眾生各個根器不同，爲了度眾方便而生起的各種善巧方便之一，並非是對治自心所現煩惱的方法；凡夫可以把煩惱當成怨敵，因爲他們沒有正知見，但是不可以起瞋心而相應隨轉，起瞋心只會增長煩惱而已；宗喀巴卻教人要起瞋心來對治煩惱，如此反而將增長煩惱，這就表示宗喀巴等藏傳佛教所謂的對治煩惱，不論是內涵或者行門，根本就是錯誤的，只是會往下墮落而非正統佛教修行層次的次第增上，無能證得解脫果。

況且《菩薩優婆塞戒經》卷2也說：【善男子！一切惡友諸煩惱業，即是菩薩道莊嚴伴。何以故？一切凡夫無有智慧正念之心，故以煩惱而爲怨敵。菩薩智慧正念具足，故以煩

惱而爲道伴。】佛說把煩惱當怨敵的人，是無有智慧正念的凡夫。而有智慧正念的菩薩，是把煩惱當成修行的助伴，所以佛經中常說「煩惱即菩提」、「菩薩不斷煩惱而證菩提」；因此，有智慧正念的菩薩，對煩惱不拒不迎，反而投入煩惱因緣中，藉著在三界中煩惱現行的同時，積極尋找菩提的實證；因爲煩惱本是從菩提所生故，而菩提也正在煩惱當中顯現。如果有法師說要把一切煩惱放下，讓心中無念，然後說萬法皆空就是般若，就是空性，這是不懂佛法的人。

上說四聖諦訖，《心經》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這是指菩薩轉依阿賴耶識爲實法以後，以根本無分別智而作蘊、處、界諸法的觀行；現觀阿賴耶識本體是無形無相，清淨無爲，本來永住涅槃中，在涅槃中哪裡還有色受想行識，乃至苦集滅道的存在？但是真心阿賴耶識的體性能生出五蘊、十八界諸法，能讓眾生我於此世間顯現，眾生我才有色受想行識，才有眼耳鼻舌身意，才有色聲香味觸法，有六識界，有無明，有老死，有苦集滅道，有智亦有得。所以，若要修行三乘解脫而能如實了知苦集滅道之法，一定要依於阿賴耶識的空性體永存不壞而說苦集滅道之法，這樣才是正確且符合 佛陀至教的說法。（待續）

# 滅除大妄語業

一西所倡「廬山風心開見佛  
理事一心」的真實面

—何承化老師

(連載三)

## 三、由一西所出書籍中顯示其見道真相：

### 1、尊崇述說有特異事蹟來彰顯自己的修爲：

一西未深心體認 平實導師爲其引導的見道功德來增上熏修，反而性好以神通異事等言說來爲修行佐證，故而連自己的見道功德法眼都喪失了。早期迷惑於靜老的來往極樂、神通救眾之不實說詞，爲之於其各個共修道場彰顯其內心的崇拜，並大力加以宣揚。然而這樣的習性，並未因 平實導師的開導勸說而有所改進；所以上課時還是喜歡宣說或附和這樣的「事蹟」，以致有隨其修學之學人崇拜的告訴我：「現在許老師的學生裡有不少有本事（神通）的人。」由他所出的書中也可看到這樣的事例，如：

末學曾親聞一位久年修行，且禪定功夫深入之仁者告

知，並被請託於書中代為轉述一因緣，約略如后：九十五年五月第二個週六夜晚，仁者在禪定中，隨同 地藏菩薩 赴地獄為純苦眾生放光注照，令暫離苦……

也因為深心內好樂這些事蹟，故連是非淆訛的判斷力都會被矇蔽，所以當這位「禪定功夫深入之仁者，告知看到下地獄的學術前輩，身體很小，也相信了，並在書中來彰顯出來。」（註：詳見《常憶念佛自在解脫》第六章第六節，頁 132。）也因此一西會說：同修會現在什麼人放什麼光我都很清楚。也對筆者說出「他老人家（指平實導師）的光愈來愈暗」等話語。

由 世尊或 彌陀、觀音、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的種種開示可瞭解，三乘佛法的修證，或解脫道或佛菩提道，不在神異言說、世俗神通，而是菩薩性的發起與宗門意旨的增上進修與通達，乃至往生極樂的修學也是如此，沒有差異。若神通真能解脫生死，世尊不必示現六年苦行羸瘦，故而佛法不是重在三界世俗有為的神通異事。

《博山參禪警語》卷 2 寫著：

於法身邊生奇特想，見光、見華，見種種異相，便作聖解；將此殊異之事銜惑於人，自謂得大悟門，殊不知通身是病，非禪也。當知此等殊異境像，或是自己妄心凝結而成，或是魔境乘隙而入，或是帝釋天人變化試現；妄心凝結者，如脩淨土人，觀想不移念，忽見佛像、菩薩像等。如《十六觀經》中說，悉與淨土理合，非參禪要門。乘隙而入者，如《楞嚴經》中五蘊空時，行人心

有所著，魔即隨意而現，變化試現者……

炫耀神通，好向特異功能，以此來誘攬眾生，實在不是一位明心見道的菩薩所該有的表現。一位見道的菩薩，當知神通是三界世俗有為、依於意識而起的法，在瞭解證得五蘊空相的虛幻後，不會標榜神異，自己更能時時作意出離，不願為其所繫縛，又怎可能以此誘導眾生陷入泥沼。所以，菩薩見道破參後，看到教界、學界那麼多人在誤導眾生，或偽造神蹟異事來耗損眾生修道因緣時，一定會悲心增上，發起無所懼的勇猛菩提心，荷擔起護持如來正法的家業，讓大乘學子不再為邪說所迷惑，又怎可能再如同世俗外道以神蹟異事來誑惑眾生！

然是否真有放光之事呢？證悟者都了知，每個眾生都有清淨般若之光，放光恆長，無有變異，無論佛身、菩薩身、天人身、修羅身、餓鬼身、畜牲身乃至地獄眾生皆然。有差異者，在無明覆障，執著顛倒程度的有無與深淺。因此每位修行者身口意行所展現的功德勝性，便是他的般若之光；此光不是以色法思惟的角度來檢視，若有說言「什麼人放什麼光或某某的光愈來愈暗」等語，皆是落於以物質法觀照的觀念，來觀照世人，也顯出對色蘊無常的觀行不足，乃至落於意識妄想分別之中；更何況一西並未修得天眼或陰眼，妄言見光，與他人真得天眼所見 平實導師的光全然不同，顯然是虛言籠罩之說。

達摩西來傳法脈，自二祖慧可禪師後，都不以神通異事為度眾之鑰，不論三祖僧璨、五祖弘忍、藥山惟嚴，馬祖道一、南泉普願、黃蘗希運、趙州從諗、石頭希遷……等諸大禪師，皆是以第一義諦的傳授為度眾本事。一西落於色蘊、想蘊窠臼

之中，妄想自己能見別人的光，不知已墮五陰之中，猶自得意，又如何能安住法座乃至度眾至彼岸呢？

## 2、因見性錯誤，無法簡擇經典中「佛性」一詞內涵的差異：

一西因對真心如來藏的體驗不足，又因知道佛性密意但未能真正眼見，故無法簡擇經典中「佛性」一詞內涵的差異，乃至將如來藏能令人成佛的體性，當作是《大般涅槃經》所說的眼見佛性，強作詮釋來證明自己有見性，反而敗闕盡露，現出其體用不明、未真實眼見的狐尾來。這可由其對眾開示與經典引用兩方面來檢視：

### (1) 一西的開示：

一西開示的資料或以文字或以錄音檔公布於網路中，並有上課錄音帶的流通。此類開示的內容極多，於此僅列舉二事說明：

#### A、自創經文：大般若經云：「不二之性即是佛性」

一西在 2007 年度懿蓮念佛會超薦及消災法會上對大眾開示真心與佛性的意涵，在開示佛性時宣說：

大般若經云：「不二之性即是佛性」，何謂不二之性：空有不二、內外不二、善惡不二、聖凡不二、不二就是一。六祖告訴我們：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能生萬法。(http://www.inlotus.org/TIME1-11.htm)

這段開示，引經據典，非常動聽，只可惜卻顯出一西體用不分以及並未真實眼見佛性的敗闕。先說什麼是「不二之性」，《說無垢稱經》卷 2：【不二是菩提，差別法性皆遠離。】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 普賢菩薩偈頌：

清淨解脫而無縛，於一切趣知實性；世間生死流轉法，菩薩解法無有二。於不二法無所著，其心不住諸世間，又亦不離於世間，所行不在世間外，了知諸法真實相……

由兩段經文可知，所謂「不二之性」，即是菩提即是實性。然什麼是菩提？《維摩詰所說經》卷 1：

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

在此菩提皆指歸第一義諦的實性。何為實性？《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82：

諸法實性即是法界真如實際，如是法界真如實際皆不可轉、不可越故，所以者何？如是法界真如實際，皆無自性而可轉越。

在《大般若經》中 世尊多次開示真如與實性的關係，而《成唯識論》中也開示「真如亦是識之實性」。故「不二之性」是指第八識的真實性與如如性，以此第八識空有不二之中道性立名，然此真如性若非行者親證，諸多論說，皆紙上舞文，難以

透實，在此並非指禪門的眼見佛性。

一西對大眾開示並公布在網路上所說的「大般若經云：『不二之性即是佛性』」是自創經文。平實導師曾再三提示我們「不要自創經文，自創佛法」，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更何況六百卷的《大般若經》皆未曾言及「不二之性即是佛性」。<sup>1</sup>

再者，一西引六祖之言：「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能生萬法。」讀經要前後文貫通，這段經文後面寫著「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在此能生萬法的自性，皆指歸第八識如來藏的清淨本性、真如性。親證本心的行者，皆能由雜染緣起中見清淨本性，在七轉識種子如瀑流般不斷熏

---

<sup>1</sup> 編案：經查大藏經電子佛典，較近似的文字是出自經疏，而非任何經典乃至亦非原經疏之本義。隋天台智顛所造《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若言不明佛性法身常住者，共般若——可非佛性法身常等。不共般若——云何非佛性耶？大經云：「佛性有五種名，亦名首楞嚴，亦名般若。」般若乃是佛性之異名，何得言非？彼即救言：「經稱佛性亦名般若者，是三德之般若。何關無相之般若？」若爾者，涅槃第八何意云如我先於摩訶般若中，說我與無我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之性即是佛性。」如此遙指明文灼然，何意言非？又涅槃佛性祇是法性常住不可變易，般若明實相實際，不來不去即是佛無生法，無生法即是佛。二義何異？故知，法性實相即是正因佛性，般若觀照即是了因佛性，五度功德資發般若，即是緣因佛性。此般若與涅槃三佛性復何異耶？】一西應該是引用這一段，但是他沒有眼見佛性，錯將成佛之性當成《大般涅槃經》中所說之眼見佛性，誤犯指鹿為馬，將馮京做馬涼之過失。

流時，第八識如來藏依舊是不動搖而生萬法，「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的顯示出祂本自清淨、本不動搖、「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則顯出其本自具足、本不生滅、能生萬法的真實自性與如如自性，一西無法清楚了知祖師要表達的義理，對真如的體性也未真切體證，所以才會體用不明，以如來藏清淨自性的知見來詮釋大乘的眼見佛性，實在是廣造誤導眾生之惡業因緣。

### B、否定「內相分」的說法：

一西將授課的語音檔公布於網路流傳，在開示相分時，告知學人，大意為：

十幾年前自己就看唯識，雖然沒有人教，還是照看，自己看……識，是由心意識三者變現的，一切法是宇宙萬有的現象……本質相分是指境，能緣的見分是所緣，叫所緣緣，如本質在木魚、花……只有本質相分與影相相分，沒有內相分與外相分，一切都在心裡，怎會有外；耳識的分別是影相相分……百合、香氣、花，本質相分，現起的覺受是影相相分，是觸，有觸才有影像相分，識的現起，必是見分帶相分，種子位不會現起，影相相分藉本質相分而起。很多人講不清楚，故講內相分外相分……（此段語音是2007年11月節錄自<http://inlotus.multiply.com/>，經致電一西告知其說法有問題後，此語音檔便已撤除，但仍有錄音檔光碟繼續結緣流通。）

一西或許以前曾自己有在讀唯識的書籍，但當平實導師

在 1994 年開始宣演《成唯識論》時，一西不但受教於 平實導師，並於旁側幫忙抄寫論中文字於黑板，當時他是完全不懂唯識學的，故不是「雖然沒有人教」而自己讀懂的；可惜他對總相智未能確實體證通達，又未能繼續於善知識座下熏修，所以對唯識學內容加以講述時，錯誤連篇，才會引生今天這個法義辨正的事相出來。

一西說：「識是由心意識三者變現的，一切法是宇宙萬有的現象。」

一西是在講唯識，而說出「識是由心意識三者變現的」不知其「心意識」指阿含中所說的「未來心，過去意，現在識」的見聞覺知六識體性，或是大乘教義所顯「心」指第八識，諸法產生之根本因；「意」指執阿賴耶識爲我，恆審思量、處處作主的末那識；「識」指六識心，具有了別、分析、判斷……等作用的見聞覺知心。檢視他在《八識規矩頌真實門》第二章上寫著：

唯識上，識依功能之不同分爲三：心、意、識。謂：「積集義是心，思量義是意，了別義是識。」意即第八識積集諸法種子，生起諸法，名之爲心；第七識恆審思量，執著自我，名之爲意；前六識了別各別粗顯之境，名之爲識……識爲自內種子起現行，而種子起現行必待眾緣。不同的識具不同之功能差別，此功能未起現行時，不稱識而稱「種子」；當種子（潛在功能）起現行時，不稱種子而稱「識」。故種子是潛在功能，識是潛在功能已生之作用。

則不論其依阿含教義或大乘教義，一西對「識」的詮釋，連依文解義都產生了極大的錯誤，若依阿含來說，識皆依諸法實際，藉根境觸三法為緣而有六識出生，不同一西所說「『識』是由心意識三者變現的」。若依大乘法理，《瑜伽師地論》卷 1：

謂心意識：心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所隨（依附依止）性，體能執受，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意謂恒行意及六識身無間滅意；識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

七轉識海浪，皆因第八識所現境界風吹，而由第八識（藏識）海出生與消失；又七轉識分別境界，起執著時，生起各種習氣，能長養第八識（阿賴耶性、異熟性）。故「『識』是由心意識三者變現的」，不全然正確，何故？因「識」者，不知所言何識？若單指前六識，則心意及根境為緣即可出生前六識不須有心意識之識；若「識」單指意，則心意互為俱有依即可隨轉，亦不須心意識之識；若「識」是指心，則心自性清淨、自性涅槃、離生滅、非因緣，不須意與識，即可自住無餘涅槃界。

一西言：「種子是潛在功能，識是潛在功能已生之作用。」除將八個識籠統一說，更將種子與識因果混濫。種子又稱為界、功能差別，在《成唯識論》中寫著：

種子者：謂本識中善、染、無記，諸界、地等功能差別，能引次後自類功能及起同時自類現果。（卷 7）

種子各有二類：一者本有，謂無始來異熟識中法爾而有，生蘊處界功能差別……二者始起，謂無始來數數現行熏習而有，世尊依此說有情心染淨諸法所熏習，故無

量種子之所積集，諸論亦說染淨種子由染淨法熏習故生，此即名為習所成種。(卷2)

種子是由阿賴耶識所含藏，因其能含藏生長萬有之種子，所以又稱藏識、種子識。阿賴耶識無始劫來恆不斷滅，而集藏有情所造一切業種以及所熏一切有漏無漏種。明心後的行者，對藏識中很多的種子功能差別，尚無法完全體證，所以悟了以後更要數數觀行，從蘊、處、界以及如來藏配合所生的一切法中，去如實的觀照體證，智慧才能源源出生。一西言「一切法是宇宙萬有的現象」，但又在《八識規矩頌真實門》第九章上寫著「解如來真實義及了知一切法皆從心性理體而出，一切有漏、無漏有為法皆不離如來藏妙真如性」，證悟者皆知有情生命的根源、宇宙所現萬法，推其根源，都是由第八識直接或展轉而生，所以如來藏是宇宙萬有之本體，宇宙萬有從之而生。

經典中，唯識義理是種智的親證體驗所宣說的深妙大義，八個識都有見分與相分，但能緣外相分者，只有第八識。身根是依第八識大種性自性功能才能接觸外境，但身根只是工具，真正接觸外相分六塵的心只有第八識如來藏，如來藏藉自己所變生的身根接觸外六塵，進而變現內相分六塵於勝義根（頭腦）中，此時六根觸到內相分六塵時，六識才能生起，七識才和合而作分別；但一西開示「識的現起，必是見分帶相分，種子位不會現起。」若是種子位不會現起，又怎能有六識心不住種子位而現起？若以第八識的自性功能而言，更無種子位不種子位的戲論。一西所講唯識往往有著前後矛盾、含糊籠統的現

象，這些事證都是因為對真心如來藏的體證不足而產生的。這樣明顯重大的錯誤，不該是大乘法中，上座說法的「師」者所能犯的。

再者，一西否定內相分的說法，當時應是與文殊講堂法宣師互相呼應；他們認為只有本質相分與影相相分，**沒有內相分與外相分**。一西將身外之物質列為本質相分，如木魚、花等；將內心因觸而產生了別作用列為影像相分，「識的分別是影相相分，現起的覺受是影相相分，是觸，有觸才有影像相分。」又言「識的現起，必是見分帶相分。」也因而評言「很多人講不清楚，故講內相分、外相分……」，以此暗責其根本師 平實導師說法有錯誤。

然「內相分」並不只是一個唯識學的名相，而是行者觀行體驗並能確認的一個法界運作過程中實際的「**現相**」，《成唯識論》卷1：

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

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為假。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假。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減二執。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

義有。

這段話已證明有內相分。有關內相分的驗證，不必等到明心，現以一位佛法知見本來是零，來正覺禪淨班只修學二年尚未結業的陳師兄心得報告的一個段落來與一西分享（後面尚有體證的說明，則不宜舉出）：

前六識要依阿賴耶、意根、六塵才能生起，所以是依他起性；由有阿賴耶識心體，方有器世間、有根身、內外六塵相分之出現，在十二處中的根塵相觸處（當扶塵根與勝義根不壞時），扶塵根所入外六塵名外六入處。勝義根所入內六塵名內六入處，也就是內相分的六入處。在內六入處才會生出六識心的見分，六識須以意根為俱有依才能運轉在內六根觸內六塵之處的內六入處。意識種子是存在阿賴耶識中，意根能遍緣外六入所現之內法塵，所以要有意根與法塵同時存在時，意根作意才能從阿賴耶識中出生意識及前五識，所以六識是緣生法，有生有滅，即是生滅法。意識心於眠熟、昏迷、無想定、滅盡定、死亡等五位中斷，是有間斷、是會斷滅之法。但有了六識心後，就會有六識心的自性顯現，六識的自性就是能見、聞、嗅、嚐、觸、知的自性，即是六根觸六塵正常狀態下配合而完成的。可是意識心一旦現行，卻恆與六塵（或定境法塵）相應，永遠不離所取（六塵）。皆由思惟所引起，意識能依據過去經驗而分別形狀、色彩、明暗、大小，乃至生起貪染喜厭等心行，欣樂厭苦，分別苦樂而起諸心行，能知應喜應樂、應憎應愛、應行

善或造惡、乃至睡眠。於是就有了苦、樂、捨受的種種功德受用產生，在善惡憎愛等境界中，取種種相，作種種妄想，在這六塵裡面去領納，因此有了種種的貪瞋癡等心行，不斷的造作種種的善惡，而且有了意識心，眾生就會反觀知道自我確實存在的，再由意識的錯誤認知而誤執識陰自己（我）真實的妄想，「眾生以五蘊爲我，以覺知心爲我，以十八界爲我」，有我相就有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四相又都是從我見相而生，所以我見都無法斷除，我執就更難修斷。追根究柢，都是由於六入而引生的。眾生誤認依他起相諸法爲真實常住法，故執蘊我、處我、界我爲真實法，導致我見我執不斷，眾生因而長夜無明，是故流轉生死，這是輪迴的根本。如果明瞭眾生（我）都是依他起，才能出生的，並無自性，這個就是緣起的法性，叫緣起性空，就該知道沒有實我、常我，確實無我，我見就能斷了。

大乘見道位中，在斷我見前，就要能體證六識所了別內相分的幻化迅疾，要雙證能取的意識心與所取的六塵皆緣起性空（所取的相分是由自己的真心所幻化故空），而能不再以這個五陰我爲實，這不是單憑文義言說，而得要親實驗證。而要瞭解內相分的名相，在平實導師所著《燈影》中如此寫著：

阿賴耶識所變現之身根，皆是阿賴耶識之相分；外五塵是共業有情阿賴耶識之共相分；相分種子流注而變現之似有質境六塵相等，則是阿賴耶識所變現之各自內相分；所變現之器世間及器世間所出現之六塵相，皆是阿

賴耶識之外相分。

而阿賴耶識既能變現內外相分，復又必須依於末那識方能運轉，若無末那則必不轉，則知阿賴耶識必有見分，謂能了別末那之作意與思心所也，是名阿賴耶識之見分，故名了別真如；具有了別意根之功德故，具有了別身根……等法之功德故。然而阿賴耶識之見分，絕非唯是如此，尚有極多之見分也；阿賴耶識有極多之所緣境故，雖然皆不在六塵境界中。如是見分，不為求悟之人而說；乃為悟後進修種智者說。若為求悟之人而說阿賴耶識亦有見分者，則一切人聞已，悉不能悟證阿賴耶識心體也！則將永無可能親證了知阿賴耶識之見分也！學人聞已必定墮於意識心境界中故，必取覺知心在六塵中之見分為阿賴耶識之見分故，則將誤認覺知心意識為阿賴耶識故，則將不能親證阿賴耶識之真如性。

平實導師這段開示相當深細，已屬種智的範疇，也將一西及諸多錯悟者的落處一語道出。而且，在阿含部的經典中，有許多地方都記載 世尊說「內六入、外六入」的開示；假若沒有內相分，世尊說的內六入，是指什麼入？同樣是外六入嗎？那麼外六入又該怎麼解釋呢？難道一西認為 世尊說法錯了嗎？若只有外相分而無內相分，佛世眾多阿羅漢入涅槃時都是十八界俱滅，當他們入涅槃以後，人間為何還有外相分六塵？而他們所滅十八界中的六塵界究竟是內相分或外相分？一西否定內相分以後，對自己必須面臨的這些問題竟然都無絲毫警覺，這不是已經瞭解唯識學的一西該有的錯誤。

一西竟然能否定內相分的存在，除可瞭解其觀行功夫不足、經典未能通透、修行未能親證外，更可證明他並未真實眼見佛性。內相分的明解與證得，雖然不是眼見佛性，但否定內相分者必定無法眼見佛性，一者因對真心體性體會不足，二者其看話頭內外均等的功夫並未成就，這也是一西自曝其未真實眼見佛性之力證。

一西在這一小段的開示中即已錯誤連連，竟敢公布於網路並出版有聲光碟流通，筆者聽完只有嘆息！難怪吳師姊抗議的說：「難道許老師這幾年沒有進步嗎？」將這個質問報告 平實導師時，導師答覆：「是沒有進步啊！」

## (2) 一西自認見性之經典依據的過解與錯解：

一西為向大眾證明自己的見性，故而在所出書中及網路中 (<http://www.inlotus.org/Bigpower/power6-3.htm>) 公布一篇〈甚麼是實相（理一心）念佛三昧之見佛（見性）？見甚麼性？見性之階位及經論依據為何？〉，以下便依據其書《念佛圓通章解行法要》第五章第三節所引之經文一一檢視：

A. 《大法鼓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以彼性（佛性）故，一切眾生得般涅槃。】

此段經文是 世尊對大迦葉尊者以四個譬喻：「膚翳覆眼、重雲隱月、如人穿井、瓶中燈焰」，來開示眾生皆有如來清淨自性但為煩惱所障，此煩惱如翳遮目，如雲隱月；破土而得井水及破瓶而燈光顯發，則喻破除煩惱，親證如來藏的清淨本性。因此，接下來的經文說：「翳者謂諸煩惱，眼者謂如來

性。如雲覆月，月不明淨；諸煩惱藏覆如來性，性不明淨。若離一切煩惱雲覆，如來之性淨如滿月。」皆以如來性、如來自性來為說明，說的就是如來藏的不受六塵所染的清淨本性。

B. 《大乘起信論》云：【得見心性，名究竟覺】。在真諦三藏所譯之《大乘起信論》中開示：

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故。如二乘觀智、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麁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麁念相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

論中所表達者，為從凡夫到佛地的修學分為四個層次，由凡夫的「不覺」到二乘、初發心菩薩行者的「相似覺」；由初親見法身到等覺菩薩的「隨分覺」，最後到達果成佛地之「究竟覺」。明心見道，相應本覺心（第八識阿賴耶），只能說是由不覺位轉到始覺位，而眼見佛性，只是由始覺進入相似覺或隨分覺（因行者本身的修為、體證，而有差別，如一西雖知禪宗二關密意，但觀行不

具，體證不足，只能說是有始覺的知見，相似覺的領受。明心或見性若轉依如來藏的心性、作意未能發起，皆只能說是相似覺，不入隨分覺)。然不論是不覺、相似覺、隨分覺，乃至佛地的究竟覺，是依行者七轉識對應於本覺，而有修學體證相應的差異，到佛地方為究竟。而「本覺」不論在有學、無學乃至佛地，依舊本然、自在、如如、毫無變異。一西單引「得見心性，名究竟覺」不僅未解馬鳴菩薩的開示，更是嚴重的誤解，如此教之於學人，出書、公布於網路，是極容易讓未曾深入經藏又自以為見性者，以為「得見心性」即是「究竟覺」了，這是非常危險的陷阱；經論文的引用不能斷章取義，乃至斷句取義，一定要說明清楚。而且，得見第八識的心性與平實導師依《大般涅槃經》所傳的眼見佛性，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而混為一法。一西對此不曾瞭解就自以為是而為人解說，是誤導眾生。

C. 《金剛經》云：【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編案：經文為「能」）見如來】等均是見佛性之時節。

整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重點都是在彰顯如來藏這部「經」的真如體性。一西本認同靜老所言「真如住於頭部」，而現今又為顯自己是見性者，將《金剛經》中「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為見性時節。足證一西但就經典文義思惟，對如來藏的親身體驗與經典未能貫通，又在六根、六識的自性認取佛性，並沒有真實眼見佛性，所以才會將真如佛性混淆，而無法辨析出經典中世尊開示的

用心。這是自居明心又見性之弘法者所不該犯的嚴重錯誤。

只要有所住，皆不離見聞覺知的心，真如本心不論在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中，不論在過去、現在、未來，不論是在佛、菩薩乃至地獄等眾生中，都是無所住心，無所住中又種流不斷的生起現行，所以 世尊開示：「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中 世尊開示：【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是 世尊對須菩提開示說：【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乃配合回答：「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所以 世尊就說了這段偈言。這段經文的主旨在了身非相，是在開示學人，大乘法無身相，有身相則不離人、我、眾生、壽者四相。修學佛法，不當在外相上認知善知識，但能真實證悟並通達者，方是善知識，不在表相上現在家相或出家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3：【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無著菩薩依此佛偈對應頌曰：【唯見色聞聲，是人不知佛；此真如法身，非是識境故。】平實導師亦對應頌曰：【色相既非佛，求佛勿音聲；非邪亦非正，真佛不出世。】

由以上 佛菩薩的開示，當知這段經文皆是在開示不當以有相認取第一義諦，奉勸一西不要強解、甚解、錯解經典來誤導學人，如要真解《金剛經》，平實導師已於《金剛經宗通》有勝妙開示。

D. 《六祖法寶壇經》到處皆指歸佛性，諸如：「善知識，

道須通流，可以卻滯（編案：原經文爲：「何以卻滯」）？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又「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編案：網站上的資料連續有兩個冒號。）云何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等……」。

一西言《六祖法寶壇經》到處皆指歸佛性，但是他所引用的這些經文皆是在指「如來藏」的清淨自性，並不是說明眼見佛性的親證境界，《六祖法寶壇經》中見性的關鍵句反倒不見而未能引出<sup>2</sup>。若一西爲證明自己有見性，能有慧眼，當要能引出《六祖法寶壇經》中的樞紐之句。只因明心的體證不足，看到經典寫「見」寫「性」，便強作是眼見佛性的實相境界，故處處將經典中如來藏的清淨自性、如如性，說成「眼見佛性」的見性來誤導學人。

一西引的這兩段經文，皆與見性不相干。第一句「善知識，

---

<sup>2</sup> 行者若欲了知，可來正覺同修會共修，或待平實導師開演《六祖法寶壇經》。爲免造成讀者只是了知密意，而將無法成就眼見佛性的真實親納，故於此不宜寫出。

道須通流，何以卻滯？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是六祖對行者說，不要將打坐時一念不生，當作是真心。今以其完整的前後文來檢視：《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爲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由以上經文即可看出，六祖大師是在破斥以定爲禪，以一念不生爲悟的學人。其言心不住法，即已說明如來藏，是不會住於某處，若有所住，將坐中之心，無求的妄心當作真心，則爲自縛，是六識心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師說：「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

一西所引的第二句：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云何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

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等……

此段經文在說明真如的證得不是在境界上生心，但也不是百物不思，念盡除卻的一念不生。如來藏本性清淨、不變異、本然自在，但其種子如瀑流刹那刹那的流熏，不斷圓滿成就一切染淨法，如來藏所起的念不在六塵之中，但也不離六塵，十八界一切萬法由祂出生，但如來藏仍是清淨無染。所以六祖大師稱其為無念。學人若得明心，依著轉依如來藏的功德，悟後起修，不斷的轉變七轉識中染污種子，則能來去自由，通用無縛，就是一行三昧，自在的無念行。所以六祖大師說「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也是呼應了維摩詰大士所說的：「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這是明心的人就該具備的知見了，不是到了見性才了知。由一西這樣的引文，也可知其當初明心見道時雖無問題，但因後來轉信靜老真如住於頭部的謬說以後，他的知見真的開始有問題了，更何況見性。

如一西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彼性（佛性）故，一切眾生得般涅槃。」此句「眾生悉有佛性……得般涅槃」，這是在點明眾生的如來藏皆有成佛之性，不該以此來舉證眼見佛性的證量。一西言「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即是佛性。」若一西言「佛性是實性、無二之性。」當無法言其有過，但說「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即是佛性」則有體用不分的混淆之處。一西對見性的認取於書中尚有許多的錯誤，目前也僅就此結束。（待續）

#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印順法師真的相信  
西方極樂淨土的存在嗎？—

卞達證居士

(連載三)

(二) 印順有時又說：「極樂淨土乃佛說，要確信淨土的實有。」

然而印順在 1952 年，於台北善導寺講〈念佛淺說〉的時候，卻又如是說：

極樂世界，雖你我都沒有見到，都沒有去過，然據理而論，這是完全可能的。是可能的，是佛說的，為什麼不信？<sup>1</sup>

修淨土的人，不但確信淨土的實有，而且還要信得淨土的清淨莊嚴，是極理想的樂土；信阿彌陀佛成佛以

---

<sup>1</sup> 釋印順著，《淨土與禪》，正聞出版社（台北），1992 年，頁 84。

來，說法十劫，有無量功德。但更根本的，是要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極深、極廣、極有大力。<sup>2</sup>

印順在〈淨土新論〉裡認為「阿彌陀佛與太陽有關」，極樂淨土是可疑的，佛法本無此說；然而另一方面在〈念佛淺說〉中，卻又說極樂世界據理而論「是可能的，是佛說的」，修淨土的人應「確信淨土的實有」，尤其「更根本的，是要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極深、極廣、極有大力」。這是兩面的說辭，是自語相違而絕不能絲毫相容的，其中只有兩種可能：一者、佛法本無此說，沒有極樂淨土；二者、極樂世界是事實的存在，是佛親口說的。而這二種可能之中，必定有一種是錯誤的說法，然而印順至死都未曾加以釐清。

印順前後自相矛盾的言詞，兩相比較下來，不禁令其讀者思想錯亂而產生諸多困惑與不解。印順身披僧衣現為佛教法師，理應為自身言論負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可閃爍其辭、含糊籠統地矇混過去。基於求真求實的精神，我們就有必要來釐清印順的真實想法為何了。

## 二、印順二種淨土說的時空背景

印順於 1951 年冬在香港青山淨叢林講〈淨土新論〉，其中提及：阿彌陀佛就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於無量佛中引出無量光的佛名。當時並未引起多大注目與反彈。之後於 1952 年 7 月 15 日來台，應中國佛教會決議，出席在日本召開之「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成

---

<sup>2</sup> 釋印順著，《淨土與禪》，正聞出版社（台北），1992 年，頁 96。

爲中華民國代表團五位成員之一。同年十月底會議結束，在李子寬居士的堅請下增聘印順法師爲台灣善導寺的導師。由於這樣的因緣，印順展轉來到台灣定居。在出任善導寺住持前後的這段期間，倒是引起極大爭議，主要的導火線是「大乘非佛說」事件，引發佛教界激烈的論戰；有佛教界人士認爲：印順法師的《大乘是佛說論》根本已被認爲是「大乘非佛說」的代名詞<sup>3</sup>，另亦曾傳出李炳南老居士之不滿，甚至發生淨土行者公開焚燬印順書籍的事件等。

印順在香港與台灣所發表關於淨土的言論，短短前後二年，竟是如此大不相同，原來有其時空背景因素存在；主要是因台灣向來是傳統淨土法門非常普及的地區，加上善導寺（大正十四年——1925年）是日據時代淨土宗在台灣之總本山，李子寬居士以補償費接下善導寺之後，邀請大德居士四十八人組成善導寺護法會，維護常住；依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設立淨土宗共修會，其中幾乎皆是淨土念佛人<sup>4</sup>；以是之故，印順才於1953年在台北善導寺講〈念佛淺談〉，改言極樂世界「是可能的，是佛說的，爲什麼不信？」甚至轉而贊成，鼓勵大家一起念佛；等到後來離開善導寺，到了其他精舍清修，他又恢復對於阿彌陀佛的批判。例如，在1980年脫稿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書中說：

大乘佛法，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心中的永恆懷念」所

---

<sup>3</sup> 闞正宗著，〈善導寺時期的印順法師〉，頁14。

<sup>4</sup> 闞正宗著，〈善導寺時期的印順法師〉，頁3。

引發出來的。<sup>5</sup>

阿彌陀佛的原始思想，顯然著重在「無量光」Amitābha，以無量光明來攝化眾生。在波斯的瑣羅斯德 Zoroaster 教，無限光明的神，名 Ormuzd，是人類永久幸福所仰望的。兩者間，多少有點類似性。<sup>6</sup>

如從適應印度宗教文化的觀點來說，阿彌陀佛本生——法藏比丘發願，成就淨土，化度一切眾生，是深受拜一神教的影響；在精神上，與「佛佛平等」說不同。<sup>7</sup>

總之，阿彌陀佛及其淨土，是面對他方佛與佛土的種種差別，與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應，而出現諸佛之雄，最完善國土的願望。<sup>8</sup>

淨土思想的又一來源，是天——天國、天堂，天是一般的共有的宗教信仰。<sup>9</sup>

一神教的宗教概念，為絕對信仰一尊單一的至高無上的神，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仰唯一的真神——上帝、阿拉，最後希望能求生天國；印順刻意將阿彌陀佛歸類成為「和一神教有關」的思想，將極樂淨土歸源於一神教「天國」的思想。很顯然地，在他的中心思想裡是無法同意阿彌陀佛的信仰和佛教有何關

---

<sup>5</sup> 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台北），頁 945。

<sup>6</sup> 同上註，頁 803。

<sup>7</sup> 同上註，頁 479。

<sup>8</sup> 同上註，頁 481。

<sup>9</sup> 同上註，頁 497。

聯的，他甚至認為信仰阿彌陀佛的淨土修行是向著一神教靠攏。然而，阿彌陀佛不是一神教的上帝、阿拉等，也不是無限光明的神，一神教的上帝、阿拉也不會倡說是光明無量的神；此外，一神教的神從未斷我見，也未明心，而佛教所稱謂的佛必須皆已實證法身如來藏無垢識心體，究竟圓滿一切無量無邊功德，方可名為佛，如《般若經》云：

如來無垢識，永斷諸習氣，清淨智圓明，賢聖所歸趣；猶如最勝寶，無復諸瑕翳，輪王為寶冠，常置於頂上。如來清淨藏，永離諸分別，體具恆沙德，諸佛之法身。<sup>10</sup>

若有一佛希望顯現法身如來藏無垢識心體所具有恆沙功德之一小分——光明遍照十方，不須加以思惟分別，即可自在顯現，若有二佛、三佛乃至無量諸佛亦復如是；因此若從理上來說，諸佛皆可名為無量光佛。但從事上來說，依諸佛因地所發本願力的不同，以及相應眾生機緣而有諸佛的名號各異，如阿彌陀佛在因地為法藏比丘時，發四十八願，其中一願是願光明恆照十方世界，因此別名無量光佛。《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1中也載明：

所以諸佛光明所照有遠近者何？本前世宿命，求道為菩薩時，所願功德，各自有大小，至其然後作佛時，悉各自得之，是故令光明轉不同等。諸佛威神同等耳，自在意所欲作為不豫計。無量清淨佛光明所照最大，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sup>11</sup>

---

<sup>10</sup> 《大正藏》冊8，《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10，頁912，上19～24。

<sup>11</sup> 《大正藏》冊12，《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1，頁282，中5～11。

已經明白說明佛佛平等，諸佛威神皆同等故；若本師 釋迦世尊欲令無量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亦可隨意自在顯現，豈有困難之理？但由諸佛宿世願力以及所度化眾生根器之不同而有光明遠近之分，豈是印順所說 阿彌陀佛「與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應」？更何況對 阿彌陀佛以及極樂淨土是不能以一神教的尺度來相比，因為諸佛不是神，這世界也非神所發明創造；而一神教的神連聲聞初果的解脫智慧都沒有，更別說是菩薩之上的諸佛智慧與威德，不能將 阿彌陀佛與一神教的凡夫上帝相提並論。再者，印順自己也說極樂淨土與天國思想根本上就不相同，如〈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說：

爲什麼佛法提倡往生淨土而不贊成求生天國呢？這實在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佛法是：一、平等而非階級……二、進修而非完成……三、上升而非退墮……。<sup>12</sup>

若是單看上面這段印順的文字，會以爲他贊成淨土法門，但是印順另一方面卻又說「淨土思想的來源是天國」，由此可知印順乃是自語相違，真是矛盾錯亂不堪。所以，我們從印順的說法，以及他身處的時代背景，可以很清楚地瞭解：事實上，暫且不論印順表面申論的理由與說法如何，從前後所舉印順書中的說法，可以知道印順是絕對不相信 阿彌陀佛是佛教的一部分。他認爲阿彌陀佛思想根本離開了佛教而和一神教融合，至於他所說的極樂世界是佛說的，要大家深信 阿彌陀佛的大力與大願，很明顯地是俗語所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

---

<sup>12</sup> 釋印順著，《淨土與禪》，正聞出版社（台北），1992年，頁126～128。

頭」，印順只是隨順情勢之下而違背其根本看法的表面託辭。

### 三、印順偏執的淨土思想

以現今太空物理學家的發現，也如佛經中之開示說有數不清的銀河系，他們說我們目前所在的銀河系，不過是一百多億年前才由一極微的點產生大爆炸而出現，這星球也不過是大約四、五十億年前才出現；所以天文學家的所知，根本談不上佛經中所說的「無始以來」，所以印順的說法有許多矛盾：

1. 既然宇宙如此之浩瀚，而著眼於現今地球的眼光是如此渺小，爲何不允許有他方有情成就佛果？
2. 既然允許他方有情成就佛道，爲何不允許如來有非太陽所及的威光顯赫之功德與光耀？
3. 既然允許他方有情成就佛道，爲何不允許如來壽命不可思議？
4. 既然允許他方有情成佛，爲何不允許其名號稱之爲 無量壽佛、阿彌陀佛？
5. 既然允許將來 彌勒佛成就佛果，可有淨土，爲何不許他方未來有佛、有淨土？
6. 既然相信有淨土，爲何不相信娑婆世界之西有此淨土可以稱名爲極樂世界？
7. 既然諸宇宙世界無邊，現在娑婆有 釋迦牟尼成佛，爲何不許現在他方有佛可以成就佛果及淨土？

8. 既然信受佛力不可思議，爲何不信受他方諸佛亦同讚歎阿彌陀佛淨土法門，勸信大眾往生極樂世界？
9. 既然相信佛一切知，爲無上正等正覺，爲何不信本師 釋迦 尼佛可以觀察一切諸佛佛土而找出最適宜此土有情往生的淨土？
10. 既然身披僧衣號爲 釋迦牟尼佛弟子，名爲「釋印順」，爲何故意違背 釋尊經典聖教開示？公然否定 釋尊開示的淨土法門？

更何況本師 釋迦世尊二、三轉法輪時，除了淨土三經之外，於其他大乘經典中也多處提到 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今恭錄幾則如下：

時此佛土微妙莊嚴，猶如**西方極樂世界**，佛光暉映，三千大千物類，虛空皆同金色，十方各等殊伽河沙諸佛世界，亦復如是。<sup>13</sup>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荊棘、毒草，眾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sup>14</sup>

若人於此正法，能聽受書寫一四句偈者，是人當生過九十五千俱胝佛刹已，**得生極樂世界佛聞法**。<sup>15</sup>

---

<sup>13</sup> 《大正藏》冊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1，頁 2，下 26～29。

<sup>14</sup> 《大正藏》冊 12，《大般涅槃經》卷 1，頁 371，中 21～24。

<sup>15</sup> 《大正藏》冊 13，《大集會正法經》卷 2，頁 982，上 6～8。

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sup>16</sup>

東方阿閼如來，南方寶相如來，西方無量壽佛，北方微妙聲佛。<sup>17</sup>

無數的大乘經典都證明有阿彌陀佛（無量壽佛）西方極樂世界，極樂淨土是十方諸佛所共讚歎，諸方菩薩所共宣揚，就連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最後也導歸極樂世界，幫助一切眾生脫離娑婆苦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清淨國土。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云：【我此普賢殊勝行，無邊勝福皆迴向，普願沈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刹。】<sup>18</sup> 由此證明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乃是諸佛讚歎，諸菩薩嚮往親近學法的佛陀，亦是未來成佛的諸菩薩在菩薩道上必須親近供養的一尊佛。佛於經中開示：只有一種情形，會否定阿彌陀佛，就是對於三寶不願信受或不深信受佛語的眾生，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44 所說：

於佛、法、僧雖成少分信受樂欲，而愚癡故，不能思擇正法淺深，自於大乘毀謗厭捨，亦令新學正法有情，於

---

<sup>16</sup> 《大正藏》冊 9，《妙法蓮華經》卷 6，頁 54，中 29～下 2。

又如《添品妙法蓮華經》卷 6〈藥王菩薩本事品 22〉：「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遶住處，生蓮花中寶座之上。」《大正藏》冊 9，頁 189，中 4～7。

<sup>17</sup> 《大正藏》冊 16，《金光明經》卷 2，頁 345，下 4～6。

<sup>18</sup> 《大正藏》冊 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頁 848，中 8～9。

大乘教毀謗厭捨。<sup>19</sup>

凡是毀謗厭捨大乘正法的愚癡眾生，必然是無有智慧可說者，盲從其說法的人也必然是愚癡無智者，因為只相信現在佛，不信佛永恆存在，也不相信有他方佛；不相信有十方世界，更不相信十方世界也有有情可以成佛。印順這種偏執的想法既不符世間邏輯也不符法界實相，而是和中世紀一神教以地球此土為尊、以為太陽環繞地球而轉，甚至全宇宙皆應該以地球為中心而運轉的西方一神教思想，其自大無知是一樣的無智與短視；再觀察印順對極樂淨土的看法和他提出人間佛教的說法，不承認遠古以來有諸佛成佛，不承認現在十方世界有諸佛及佛教存在，這些主張在在處處都與一神教的思想互相呼應！而印順正是不信有阿彌陀佛與極樂淨土之偏執無智者，亦是否定釋迦世尊經典正法而身披僧衣的獅子身中蟲。

## 總結：印順兩極矛盾淨土觀點所造成的影響

大凡修行淨土法門的學佛人，最期盼的莫過於能夠憑藉釋迦世尊至教開示及願力<sup>20</sup>的加持，以及自己念佛得力的功德

---

<sup>19</sup> 《大正藏》冊 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44，頁 800，下 3~6。

<sup>20</sup> 釋迦世尊曾於《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 3 開示說：「至要當齋戒，一心清淨，晝夜常念『欲生阿彌陀佛國』，十日十夜不斷絕，我皆慈哀之，悉令生阿彌陀佛國。」因此若憶念釋迦世尊求生極樂，亦得蒙釋尊加持如願往生。此部分法要，平實導師對此經文曾開示過，請參閱平實導師述《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第二篇第四章〈繫念思惟念佛法門〉，以及第三篇〈辨疑及問答二十一則〉內容。

顯發，更相應 釋迦世尊與 彌陀世尊的願力加持，發願迴向往生西方極樂淨土成不退菩薩摩訶薩。然印順採用一分日本學術研究者的看法<sup>21</sup>，認為：「阿彌陀佛與太陽神話，是不無關係的」<sup>22</sup>；阿彌陀佛又名無量光，其中「攝取太陽神崇拜的思想」<sup>23</sup>。甚至在印順的著述裡，阿彌陀佛以及 觀世音、文殊、普賢菩薩，已經「成爲印度宗教文化史上所逐漸演化形成的『虛構』觀念，而不是信徒心目中所崇奉的實質對象」<sup>24</sup>。印順的書中既然連 阿彌陀佛、文殊、觀音、普賢都已是虛構的觀念與人物，那麼西方極樂淨土在印順的內心深處（雖然印順嘴裡不明說），顯然只是一個虛構的方便法門，不過是吸引信眾轉入佛法的前方便，並非真實的存在。然而，所謂的方便有二種：一種是以方便善巧度化眾生趣向佛道，一種是以方便妄語誑騙眾生；前者（以方便善巧度化眾生趣向佛道）告訴眾生確實有這樣的西方淨土，即便是造作五逆大惡之人（唯除誹謗正法之人），也可憑藉善知識於捨壽前之開示藉自己稱佛名號之功德力而得下品下生往生極樂；若再加上具念佛定力、修集足夠福德資糧，並且不毀謗大乘經典，則可得中品乃至上品往生極樂，最後皆終究得成佛道。後者（以方便妄語誑騙眾生）則是明明自己不信有極樂世界，卻因爲情勢壓力，虛言告訴眾生有個

---

<sup>21</sup> 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480，引用矢吹慶輝著，《阿彌陀佛之研究》，頁 47～52。

<sup>22</sup> 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台北），頁 480。

<sup>23</sup> 釋印順著，《淨土與禪》，正聞出版社（台北），1992 年，頁 23。

<sup>24</sup> 藍吉富，〈印順學之形成及其發展〉，A9，第七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會議，2008.5.31-6.1，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等出版。

極樂淨土，念佛可以方便往生。印順還把此種扭曲經典文字，然後製造矛盾的責任委賴給諸佛，說是諸佛的方便權巧，等於指責釋尊說謊，甚至逕行否定大乘經典。但印順這樣的「方便權巧」和公然說謊有何兩樣？這樣難道不是謗佛嗎？這種行為實在不可取。

印順藉由國外一神教信徒錯誤的學術文獻分析與學術考證方法，以隱晦的方式間接地否定阿彌陀佛以及西方極樂淨土的存在，以及處處暗示大乘諸經中的佛菩提道皆非佛說，在佛教學術界其實早已不是隱晦的言詞，而是公開的秘密；就如同藍吉富教授於「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中指出：大乘非佛說在學術界已是常識。而這些看法是在紀念印順的印順思想討論會上提出，來附會印順的人間佛教與小乘聲聞法的思想。依印順的思想，既然大乘非佛說已是學術界普遍的看法而成爲一種常識，就意味淨土三經則更是非佛所說的了。

印順與學術界一些學者，信受歐美以及日本一分研究佛教之學者，認爲《阿含經》才是原始佛教；不信受《阿含經》只是世尊初轉法輪爲二乘人所說的方便法教，而且是選擇性地接受《阿含經》中的少數法義，反對《阿含經》中的多數法義；並且都不信受二、三轉法輪之般若系及唯識系經典等勝妙於《阿含經》的大乘諸經；公然否定二、三轉法輪諸經爲佛口親說，大大消滅學人對於大乘佛菩提道法義之信心；又否定諸法實相——法身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將三乘法的根本伐覆斲喪，使得二乘聲聞法的涅槃成爲一切法空的斷滅見外道法，使

得大乘法最勝妙究竟的唯一佛乘—成佛之道—變成外道神我之戲論；又將阿彌陀佛西方淨土歸類於一神教信仰，使得學人最後的依怙——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續成佛道的最後一絲希望也被豪奪擊滅！如此一來，三乘佛法以及淨土法門將完全覆滅。如此偏頗的佛教學術研究，特意取材錯誤、定義錯誤，再加上身披僧衣而公開否定，其實是佛教之最大隱憂。

然而，這種佛教將因之滅亡的隱憂，一般信眾恐怕未必能知之；因為印順系統的學院派法師在面對傳統佛教信眾時，爲了怕名聞利養以及廣大信眾因此流失，反而不想也不願公開其潛藏在心中的秘密——不信有極樂淨土；而且由於印順法師的說辭隱晦而反覆，遣詞用字艱澀而富技巧，復以昭慧教授近幾年來一直設法在爲印順的淨土思想作種種的開脫，所以很多信受印順的淨土念佛人，例如證嚴法師所帶領的慈濟等諸多會員，未必知道印順實際上是毀謗阿彌陀佛、不信淨土存在的不具信者。及至聞見正覺同修會諸菩薩一一詳細舉證破斥，拆穿印順等人根本是毀謗淨土之人，卻仍不願相信，反而認爲吾等冤枉了印順，竟然斥責吾等「口說無憑」，乃至言爲「恣意毀謗」；都不能理解正覺同修會諸菩薩眾捍衛大乘淨土經典確是釋迦世尊親口所說，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絕非虛構想像之人物，極樂淨土確實存在，等等努力於護持淨土念佛人之信心堅固不退的一番苦心。

印順之淨土觀點，雖與傳統中國佛教界以及淨土祖師之主張大相逕庭；在印順出道弘法的早期，傳統淨土信仰尚不致於遭受太大影響；然而隨著佛教界逐漸崇尚印順的學術研究而不

求實證，又經昭慧教授與證嚴、星雲、聖嚴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幾十年下來的結果，卻已在台灣形成一股暗潮，動搖到整個淨土信仰的根本，產生的連鎖效應便是：

1. 不看印順的書籍或未曾深入瞭解印順思想內容的慈濟念佛人，雖不知印順不信淨土，但是在證嚴法師主導下，已從平日彼此之間碰面時，由原先口稱 阿彌陀佛之問訊方式改成「感恩」二字替代，已可看出這當中之轉變；甚至彌陀淨土的信仰是否會因此而產生某種程度的鬆動呢？很值得吾人觀察。據有些慈濟人的說法，此乃因印順認為平日碰面問訊稱佛的作法「念佛不夠莊重」，然此正是念佛人可以時時提念、多稱佛號甚至可達一心念佛的善巧；淨土念佛人若時時刻刻念佛，即便與人碰面時仍心中有佛，口稱 阿彌陀佛，反而得以超脫種種世俗之取相分別，又怎麼會不夠莊重呢？所以見面時口稱「感恩」的作法，分明是想要轉移淨土念佛人的淨念，使其失去念佛之淨念，居心叵測。
2. 原本虔信可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學佛人，自從看了印順著作之後，開始心生懷疑，甚至轉而信心崩潰，不復信受有 阿彌陀佛以及極樂淨土的存在，最後退失菩提心趣入二乘，於是不少人轉入南傳佛法，也有一些人因此轉入藏傳佛教的外道邪淫法門中求「即身成佛」；甚至嚴重者轉而毀謗：大乘經典非佛所說，淨土三經非佛所說。與往生極樂能得究竟成佛之淨土法門背道而馳，與淨土法門的實證漸行漸遠。

3. 或雖仍信受，但似有一分動搖，轉而心生恐懼、憂慮而不知何所適從；甚至如同慈濟人爲往生者助唸時，疑心潛動，不僅無助於往生者，對自己未來往生淨土之路也形成一重障礙；由於旋信、旋不信的結果，極有可能落入極樂世界的邊地胎生疑城，耽誤自身成佛之道。
4. 經由印順思想的荼毒，印順學派的法師多已不信有極樂世界。例如印順弟子慧璉法師，在「第七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中，被問及其本身是否相信有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存在？只答稱「此乃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之問題」，未敢公開對與會信眾明白表示自身立場；然於會議休息時間再度被追問情況下，她終於私下明確表態，並不相信西方淨土的事實存在。既然印順學派師徒心中多已不信有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之存在，請問印順法師的信眾們，當您念佛希望往生西方淨土時，帶領您的法師雖告訴您可發願往生西方，自己卻不相信有極樂世界可去，除非您仰仗自力並且信心與念心堅固不退！否則，請問您還去得了嗎？

再請問慈濟功德會的信眾們：當您相信印順的說法不信有極樂世界及阿彌陀佛的存在時，那麼當您在別人往生後去助唸，唸的又是阿彌陀佛的佛號，想要幫往生者往生極樂世界，那時您心中是不是覺得很矛盾也很可笑呢？您有沒有想過要把這個矛盾與可笑的事情，向證嚴法師提出來討教呢？您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助唸對往生者是不是一種欺騙呢？有沒有想過往生者在中陰身階段有小

五通而知道您心中的矛盾與可笑時，會對您產生什麼看法呢？印順派法師們（譬如慈濟、佛光山、法鼓山……等）若是不信阿彌陀佛以及極樂世界，又何必假借阿彌陀佛名號幫往生者「助念」？這與博取名聞利養而欺瞞他人的世俗人有何差別？竟敢繼續身披僧衣接受供養？

印順說：「淨土是佛說的，爲什麼不信？」，其實是他初來台灣，迫於情勢，言不由衷的話；印順表面上高談大乘經典，讚揚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對他而言，認爲這不過是隨順世俗眾生欲求光明與永生的「方便說」罷了。實際上，在印順的心底：「彌陀世尊就是一神教的思想，釋迦佛根本未說有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是太陽神崇拜思想轉化，根本就不存在。」由上所舉的證據，在在顯示印順乃是一個不如實之人，表面上雖大談阿彌陀佛之悲願，其實卻不信有阿彌陀佛；大談西方淨土之殊勝，其實卻不信有西方淨土的存在，而且再三否定。在印順多數著述裡，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他自語相違、互相矛盾的話語，綜觀其所言，實已不足吾人採信，有智者應深思之矣！（全文結束）



# 救護佛子向正道

## 略論釋印順「生滅即是寂滅」

游宗明 居士



釋印順《佛法概論》中說：

法性是空寂而緣起有的，從緣起的生滅邊，觀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從緣起的還滅邊，觀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直從法性說，這即是性空緣起的生滅觀，**生滅即是寂滅**。

釋印順的意思是在講緣起法中的生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生滅相，在這性空緣起的生滅中，生滅即是寂滅。然生滅與寂滅究竟有何差別？緣起法的生滅相是不是寂滅？這就值得我們來探討了。因為生滅表示一切法有生有滅，故說生滅；而寂滅呢？乍看之下生滅即是寂滅，好像也沒有錯，都有個「滅」字；然此中同異，若非具眼之人實難領會，本文就針對釋印順說「生滅即是寂滅」略加論述。

釋印順在同書中又說：

依緣起而現起緣生的事相，同時又依緣起顯示涅槃。涅槃，即諸法的真性，也即是法性。經中曾綜合這二者說有為法與無為法。依『阿含』的定義說：有為法是有生有滅的流轉法；此流轉法的寂滅，不生不住不滅，名無

爲法。所以無爲是離愛欲、離雜染，達到寂然不動的境地，即佛弟子所趨向的涅槃。這不生不滅的涅槃，成立於緣起法上<sup>1</sup>

釋印順說依緣起法而現起了緣生、緣滅的生滅事相，同時又依緣起法顯示涅槃，這不生不滅的涅槃，成立於緣起法上。此涅槃即是他所謂的寂滅，釋印順之意是指在生滅的有爲法中，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的流轉與還滅之中，自有不生不住不滅之無爲法即是寂滅；這是釋印順承襲自藏傳佛教中觀六識論的主張——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空無自性中即是寂滅，能體悟這個寂滅，即是證得法性、涅槃。所以生滅即是寂滅。但是，這個「寂滅」性，真的是依於緣起法才能顯現而有的嗎？「寂滅」的真實義是什麼呢？

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

從緣起的寂滅方面，說明世間滅。「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生死狂流的寂然不生，體現了緣起的寂滅性，是清淨的還滅。可以說：因爲緣起，所以有生死；也就因爲緣起，所以能解脫。緣起是此有故彼有，也就此無故彼無。緣起，扼要而根本的啓示了這兩面。一般聲聞學者，把生滅的有爲，寂滅的無爲，看成隔別的；所以也就把有爲與無爲（主要是擇滅無爲），生死與涅槃，世間與出世間，看成兩截。不知有爲即無爲，世間即出世間，生死即涅槃。所以體悟緣起的自性，本來是

---

<sup>1</sup> 釋印順著，《佛法概論》，正聞出版社，1986，頁150。

空寂的，從一切法的本性空中，體悟世間的空寂，涅槃的空寂。這世間與涅槃的實際，「無毫釐差別」。《般若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這個道理。緣起的自性空，是一切法本來如是的，名為本性空。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因眾生的無始顛倒，成生死的戲論。<sup>2</sup>

釋印順在這裡的解釋是說：

生死狂流的寂然不生，體現了緣起的寂滅性，故生死生滅的狂流和寂然不生的緣起寂滅是無分別的。故生滅的有為和寂滅的無為，不要看成隔別的。生死與涅槃，世間與出世間，也不要看成兩截。有為即無為，世間即出世間，生死即涅槃。所以體悟緣起的自性，緣生諸法本無自性，本來是空寂的，從一切法的本性空中，有其必然之因果是歷然不亂的，能通達因果幻相的本性空，即能悟入諸法畢竟空不生不滅。若能深入知此深義，體悟世間的空寂，即涅槃的空寂，則能得出世智——涅槃智。

釋印順如此解釋甚深佛法的寂滅、涅槃等，不知您是否能同意這樣的觀點？如果同意，那您其實也不必學佛修行了，可以回到滾滾紅塵去充分享受世間諸樂，因為生死就是涅槃了，您還需要修什麼道呢？不論您修不修行，反正到頭來終難逃一死，而且生是涅槃、死也是涅槃，一切都是空的，辛苦修行就是為了要悟得空無所有，那又何必呢？

---

<sup>2</sup>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9～10。

佛法的「寂滅」絕非如釋印順說的這麼輕鬆、簡單、容易，這「寂滅」是在講一切法皆空中，有一從來不生不住也不滅而本來就寂靜極寂靜的法，不住在六塵中而絕對寂靜才能叫作「寂滅」，而且是本來就寂滅，不是修行才得的寂滅。這個寂滅是指祂從不在三界六塵萬法中起心動念，故是真實如如的寂滅體性——真如寂滅。不是釋印順所說緣起的寂滅——「此無故彼無」，這是空無所有的斷滅境界！斷滅境界是無法，不是寂滅。

我們來看經典中對「寂滅」是怎麼說的？《大乘入楞伽經》卷 1 云：

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sup>3</sup>

經文很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寂滅是如來藏的自住境界，這不是三界法的境界。三界內無有真實寂滅的境界，有些人以為意識心不起分別、不起一念時就叫作無分別、就是寂滅，其實這根本沒有寂滅，只能稱為一念不生或離念靈知，都還是意識心住於六塵中的喧鬧境界。意識心生起即是有分別，非無分別，不論是粗細意識皆是有分別、能分別之心，必會領受六塵故非寂滅。而釋印順所謂的寂滅，是說緣起的寂滅，是以蘊處界的生滅滅已不斷當中說有涅槃不生不滅；其所謂涅槃乃是以緣生諸法無自性空之空無為涅槃，而空無是無法、是斷滅，無

---

<sup>3</sup> 《大正藏》冊 16，《大乘入楞伽經》卷 1，頁 590，中 19～23。

怪乎釋印順會說般若是唯名無實——性空唯名。釋印順不知亦不肯蘊處界的諸法空相的滅相是依於如來藏才有的緣起性空，與本來寂滅的涅槃如來藏體性截然不同。釋印順是未斷我見之凡夫僧，才會依於牛有角（蘊處界之緣起）施設兔無角法（其性本空），將滅相之空無說為寂滅，皆是戲論一場！

釋印順在《中觀論頌講記》中說：

二、聲聞，佛對他們說緣起，他們急求自證，從緣起因果的正觀中，通達無我我所，離卻繫縛生死的煩惱，獲得解脫。他們大都不在緣起中深見一切法的本性空寂，而從緣起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我所的觀慧中，證我空性，而自覺到「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他們從緣起的無常，離人我見，雖證入空性，見緣起不起的寂滅，然不能深見緣起法無性，所以還不能算是圓滿見緣起正法。三、菩薩，知緣起法的本性空，於空性中，不破壞緣起，能見緣起如幻，能洞達緣起性空的無礙。真正的聲聞學者，離欲得解脫，雖偏證我空，也不會執著諸法實有。但未離欲的，或者執著緣起法的一一實有，或者離緣起法而執著別有空寂。執有者起常見，執空者起斷見，都不能正見中道。<sup>4</sup>

印順說：「他們大都不在緣起中深見一切法的本性空寂，而從緣起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我所的觀慧中，證我空性」，又說：「他們從緣起的無常，離人我見，雖證入空

---

<sup>4</sup>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8。

性，見緣起不起的寂滅，然不能深見緣起法無性，所以還不能算是圓滿見緣起正法。」這一段文字可以確定他講的寂滅是「緣起不起的本性空寂就是寂滅」，這種寂滅根本不是真如寂滅，乃是將斷滅說為寂滅，都是落在蘊處界緣起緣滅中，都是生滅之法；滅已無法，何來寂滅可言？與佛說的真如寂滅豈能相提並論呢？

平實導師於《大乘無我觀》中說：

無餘涅槃之中不是斷滅，涅槃之中有個真如；這個真如叫作如來藏，還沒有成佛以前叫作阿賴耶識、叫作異熟識、叫作菴摩羅識，到達佛地時改名為真如無垢識，無餘涅槃中就是這個識單獨存在。可是這個識離見聞覺知，祂也沒有思量性，所以沒有證自證分，所以祂不知道有自己，真的無我；又沒有了意根，所以祂也不作主；祂完全是寂滅性，完全是無我性，所以無餘涅槃之中只有祂。<sup>5</sup>

平實導師書中所說的寂滅，正是聖教量所說的真如寂滅。《父子合集經》卷 10：

諸法性空無所空	亦無繫縛及縛者
真如寂滅離諸相	體非垢染亦非淨
以其法爾本如然	非煩惱縛亦無斷
如是了知諸法性	是人不久得菩提

---

<sup>5</sup> 平實導師著，《大乘無我觀》，正智出版社（台北），2008，頁 35。

釋印順不解空義，空性心體無黏、無縛，亦離染淨，是真實的心體，非虛設之名相。釋印順想要用緣起不起的寂滅來取代真如寂滅之空性，這是移花接木歪曲法義的不老實心態；因未能親證，又無福親炙善知識；然真善知識真遇著了，卻又因面子問題，不肯接受真善知識之指正，依舊不肯認錯修正其錯解佛語之過失，仍使所著書籍繼續流通，誤導此世後世學佛人之正知見並戕害彼等法身慧命而不顧，將使爾等永遠不知道真如寂滅的真實義，其後果之嚴重難以想像！

釋印順在《勝鬘經講記》中說：

順正理論（五八）有五說。也有立苦集道三諦是世俗，滅諦是第一義的，與本經一致。般若經說，四諦都是假名說，是世俗諦，而四諦的法空性，是第一義諦，這是因滅諦也通假名施設，而難言寂滅，是第一義，也即與本經的滅諦說相近。三諦是世俗，滅諦是第一義，古有此說，本經也依此作論。<sup>6</sup>

我們就用釋印順的《勝鬘經講記》來破斥他的「緣起不起的寂滅」。他在文中說：「滅諦也通假名施設，而難言寂滅，是第一義。」四聖諦的滅諦是指諸法滅盡之真實道理，已無有一法可再於三界內緣起，此是聖諦非通假名，唯是俗諦。釋印順的「緣起不起的寂滅」正是滅諦的寂滅，是因緣生、因緣滅的緣起不起。既如是，則其滅諦當非真如寂滅之滅；只是現象界的此滅故彼滅，因為有生而說有滅的滅，不是第一義真

---

<sup>6</sup> 釋印順著，《勝鬘經講記》，正聞出版社，1986，頁 234～235。

如如來藏的本來寂滅。

再舉前引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中說法：

從緣起的寂滅方面，說明世間滅。「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生死狂流的寂然不生，體現了緣起的寂滅性，是清淨的還滅。可以說：因為緣起，所以有生死；也就因為緣起，所以能解脫。緣起是此有故彼有，也就此無故彼無。緣起，扼要而根本的啓示了這兩面。一般聲聞學者，把生滅的有為，寂滅的無為，看成隔別的；所以也就把有為與無為（主要是擇滅無為），生死與涅槃，世間與出世間，看成兩截。不知有為即無為，世間即出世間，生死即涅槃。所以體悟緣起的自性，本來是空寂的，從一切法的本性空中，體悟世間的空寂，涅槃的空寂。這世間與涅槃的實際，「無毫釐差別」。<sup>7</sup>

從這一段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印順一直以緣起的寂滅性等同於真如的寂滅性，他以六識論之觀點來解釋緣起的寂滅性就是真如的寂滅性，證實其心中根本無真如寂滅之法；他否定第八識如來藏，亦否定第七識意根末那識，恣意妄為的曲解佛法，把佛法的根砍斷了，卻又不得不於名相中牽強附會，而說生死即涅槃、生死狂流寂然不生等虛妄語，籠罩無知學人，堪稱天下之最。如果相信印順的話，那諸位不必修行也是涅槃了，天下哪有這麼便宜的事！生死狂流的現象不是寂然不生的境界，蘊處界都是緣生緣滅的緣起法，生是一邊，死是一邊；

---

<sup>7</sup>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9。

緣生的時候不可以說它是滅，緣滅的時候不可以說它是生。印順自己也說過白天光明的時候不可以說是黑暗，黑暗的時候不可以說它是光明，顯然印順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

研究聲聞法的學者把生滅的有爲，寂滅的無爲，看成隔別的；所以也就把有爲與無爲（主要是擇滅無爲），生死與涅槃，世間與出世間，看成兩截並沒有錯，因為他們還在緣起生滅之中，他們都只能看到有爲界裡的蘊處界的生滅，不見法界中的實相；那麼，要等到什麼時候才不會把這些看成兩邊？得要等這些人緣熟了，找到第八識如來藏而實證真如寂滅的時候。這時候自然能現觀第八識的真如寂滅，及其恆離兩邊，非一非異非斷非常的中道義。而緣起法必定是落在一邊的，但緣起的正理是不能離開真如而能有緣起的，故緣起的寂滅與真如寂滅，乃截然不同且永遠不能相提並論。

印順自己也說：【然從法性空的第一義來說，戒品本不來不去；本來不生，也不會滅盡。所以不落三世，超越生滅。】<sup>8</sup> 不要被釋印順此說籠罩了，他是從緣起性空來說空的不來不去，不是般若中說的空性如來藏不來不去。一切親證者皆能了知從第一義實相心體現觀，確實本來不生也不會滅盡，故可以這樣說；但對未親證實相之人如釋印順，只能從意識思惟而創造出一個虛妄之法，說爲寂滅法。釋印順之困境在於不能忍於自己的無知，強不知以爲知，故難會此不思議佛法，亦常前後自語相違。對「本來不生」之法，誤以爲「此滅故彼滅」故本來不生，釋印順實不懂「不生法」，才會以六識論緣起法來解說「本

---

<sup>8</sup> 釋印順著，《寶積經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 256。

來不生」之法，實是顛倒說。

釋印順說：【如果不談空，怎能開顯緣起的真相，怎能從生滅與寂滅的無礙中，實現涅槃的寂滅？】<sup>9</sup> 緣起的真相就是生滅，這個生滅性的滅，與不生不滅的涅槃的寂滅是不一樣的，不能用緣起生滅的滅相來解釋為涅槃的寂滅。

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說：

「寂滅」，是生滅的否定。生滅，是起滅於時空中的動亂相；悟到一切法的本來空性，即超越時空性，所以說寂滅。肇公說：「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也可說能點出即生滅而常寂的實相了。<sup>10</sup>

釋印順說：「寂滅，是生滅的否定。」認為對生滅的否定，就是不生滅，則寂滅就是不生滅。但佛法中的不生滅，意指有一法是不生亦不滅的，非是虛無叫作不生滅、寂滅。印順又說：「悟到一切法的本來空性，即超越時空性，所以說寂滅。」對了知實相者來說，從此處可以看出這是釋印順的不良動機，欲使人混淆；釋印順的真實義是說：一切法空，本無一法而空無了，故是超越時空性的，說這本來空的就是寂滅；即生滅而常寂的實相，於生滅中無有一法真實故，此即是常寂的實相。釋印順不承認空性心如來藏，所以他在蘊處界諸法中不能思議有一法是常寂的，只能以意識思惟在有為現象的因緣生滅之中，萬法自會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認為能徹悟此理，

---

<sup>9</sup>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 10。

<sup>10</sup>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正聞出版社，1992，頁 342～343。

即是了達生滅即是寂滅。然而對親證空性心的人來說，蘊等一切法生滅中不曾稍離寂滅的如來藏，故生滅與不生滅的寂滅是不即不離的。這是凡夫釋印順永難會的。

或許有人會以為我反對釋印順說的緣起法，就認為我反對佛陀說的緣起法，然而 佛陀所開示的緣起法的正理是：必須依於第八識如來藏才能有萬法的緣起，緣起法不能無因唯緣而生起，這是四阿含諸經中仍然可以查到的教證；所以我不是反對緣起法的，我只是反對釋印順把無因論的緣起法，當作有因有緣的緣起論的佛法的核心<sup>11</sup>，當作是勝義、第一義。第一義就是涅槃寂靜，就是如來藏自心無境界的境界，這個才是寂滅的道理，而不是釋印順所說的無因有緣的緣起的寂滅。

有些人還是弄不懂其中的分別，那就會被印順所迷惑。我們就以太極來解釋：世俗人畫的太極圖一陰一陽，陰陽之中即是緣起生滅；釋印順把其中的陰當作寂滅（印順稱為緣起的寂滅）<sup>12</sup>，卻不知道此寂滅仍然在陰陽生滅中，猶在太極裡面。如果您要畫一個圓圈叫無極，這個無極勉強可以說寂滅。為何說是勉強？因為眾生沒有實證本來寂滅的第八識，那若要為其解說時，這時該怎麼辦呢？因此，必須是用俗人的認知來解釋說明，才能勉強建立一個正確方向。世俗所畫的太極其實是兩儀，因為一陰一陽已出現，那個外圍的大圓圈才是太極，那無極就是連圓圈都沒有的時候了；也就是，一切有情不管有沒有

---

<sup>11</sup> 編案：其實印順根本不懂緣起法，他只是把生滅無常的緣生法當作緣起法，因此他講的「緣起性空」其實是「緣生性空」。

<sup>12</sup> 釋印順著，《佛法概論》，正聞出版社，1986，頁 33。

那個圓圈，都有這個無極，就是本來常住、本來寂滅、本來涅槃、本來清淨的第八識如來藏獨住的境界，乃是一切大乘賢聖所證的標的。這就是說，有爲性的緣起法還是有依，不是無依，是依於第八識如來藏而有的；懂得這個道理，要學正確的佛法就不難；否則就會像釋印順一樣，雖身出家，也活了一百零三歲，卻還搞不清楚什麼是佛法，以外道法及錯誤的解脫道來當作佛法的全貌；自欺欺人，莫此爲甚；令人慨嘆，誠可憐愍！



# 憶臺灣之行

—孫正安—

自從臺灣之行回來，轉眼已是半月有餘，回想這次的經歷，點點滴滴，歷歷在目，值得回味的地方很多，思緒萬千，感慨諸多，一時不知從何說起。今日終於抽出時間，故而屏息外緣，靜心凝神，欣然起草：今就整個臺灣之行分為四個部分分述如下：

## 一、巨蛋萬人聽講會

到達臺灣的第二日，即4月25日下午1時，我們大陸同修一起來到高雄巨蛋體育館，參加在這裡舉行的上萬人的佛教聽講會，主題是：「穿越時空——超意識」，是由正覺同修會平實導師主講，可謂盛況空前，碩大的體育館幾乎座無虛席。入場的時候，同修會的義工菩薩在門前合掌問訊，異常親切，頻頻道云：「歡迎回家！歡迎回家！」頓時一種莫名的熱淚湧上心頭，感慨萬千！是啊！這難道不是一種浪子回家的感覺嗎？待坐之後，廣播中優揚的旋律伴隨著《正覺同修會發願文》的願詞，輕輕響起，更讓人感覺一種心酸，不覺熱淚又再一次湧現，無法抑制。「願我修學大乘理，不遇聲聞緣覺師；願我得遇菩薩僧，受學大乘第一義……。」在這熟悉的音樂聲中，我們彷彿置身於佛國，置身於佛菩薩的身旁；此時此刻，完全

離開了俗世的煩惱和不安，離開了任何一絲的恐懼與無助；從此能夠靠在佛菩薩的慈光中，希望永遠也不要逃開。這是何等的喜悅之淚啊！當我們尚未把眼淚擦乾的時候，音樂聲暫止，全場肅然；經主持人報告後，全體起立，迎請平實導師。在萬眾的掌聲中，平實導師徐徐入場，我們遠遠望去，依稀看得到平實導師那輕盈的腳步，灑脫自在的身形，點頭含笑，和藹可親。這時我看到周圍很多的同修們如我一般，已經泣不成聲，幾近哽咽，這是我們大陸同修們盼望已久的時刻，心情激動可想而知。尊敬的平實導師！是您把我們從水深火熱的沈淪中拯救出來，沒有您給予的法身慧命，我們還將沉淪六道受苦不知多久！您的恩情我們無法報答於萬一，只有在這裡發願：「願今生今世盡最大努力，護持正法，修學正法，希望幫助更多的有緣人同來正覺，同修正法！」

平實導師升座，首先開宗立論，介紹了這一次法會緣起：主要是針對現在佛教界出現的一種錯誤知見：認為意識就是生命的主體，可穿越時空貫通三世，是一切因果的承載者，否認七、八二識的存在，即所謂的六識論外道。這種錯誤的邪見、外道見，自古已然，其毒至深，現今已危害佛子許久許久了，如再不糾正，將會使我正法大幢難以彰顯，天下佛子將越來越多陷入邪路不能自拔。因其後果極其嚴重，故而平實導師慈悲，秉承玄奘大師「若不摧邪，難以顯正」的意旨，今日在此公開的萬人大會上，據實宣講：所謂能穿越時空，貫通三世因果的主體非是意識，而是超越意識的第八識如來藏，祂才是如來所說生命之實相，法界之理體。

接下來，平實導師用他那極富有吸引力及說服力的慈音，酣暢淋漓的足足講說了4個小時，深入淺出，從各個方面，依據聖教量及自證量，有條不紊的娓娓道來，論據證明，令在座的各界學人，無不受益稱歎，掌聲迭起。平實導師的這番演講，無疑讓人清楚地認識到了六識論的邪見危害，同時也有力的證明了大乘法殊勝真實，又從諸多方面為佛子斷除我見的觀行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謂個個法喜充滿。最後平實導師又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解答了大眾的疑問，至此法會圓滿，與會大眾用極其熱烈的掌聲感謝平實導師的慈悲開示；目送平實導師離去，依依不捨，掌聲一直持續很久！

## 二、高雄講堂宣講菩薩戒律儀和發露懺悔

於聽講會次日，即4月26日，我們大陸同修早早來到南台灣的高雄講堂，到這裡來聽正覺同修會親教師白老師（正偉法師）的講戒開示。進入講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面向門口的護法韋馱菩薩威嚴矗立，德相威武，大家禮拜之後進入講堂，只見堂中佛龕上供奉的是華嚴三聖：中央為本師釋迦牟尼佛，兩側為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其中本師為玉質像，微微含笑，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在上供禮拜佛菩薩之後，法會正式開始，大家以熱烈掌聲迎請白老師上座講法。白老師給人的印象非常親切，講起話來快意爽直，生動活潑。因為時間有限，開示的內容又很多，所以白老師講得很累、很辛苦，我們大家都非常感激！

首先是從戒法的功德為我們講起，說受持菩薩戒可度過四魔，越三界苦，永不入惡道，將來畢竟早日成佛。得知受持菩

薩戒如此殊勝，我們個個踴躍歡喜，信心百倍。接著講解了關於僧寶和勝義僧的意涵，僧有四種：勝義僧、凡夫僧、啞羊僧和無慚愧僧，其中後兩種不劃分於僧寶之列。勝義僧有出家及在家兩種，如為證道的菩薩，雖現在家相，應為僧寶，屬勝義僧。關於菩薩戒與二乘戒的區別，白老師為我們開示：二乘戒主要是為了解脫分段生死的小乘而施設，主要是在戒相上要求不犯即可；而菩薩戒是為成佛之道而施設，不僅要求解脫分段生死，而且又能解脫於變易生死，是為大乘菩薩而施設的戒法，所以著重在心地上要求。不僅在戒相上要求守得好，並且要求在心地也要守得清淨；不僅在不應該做的地方不去做（攝律儀戒），而且在應該去做的地方須主動去做，不做亦犯戒（比如饒益有情戒、攝一切善法戒）；這就是所謂的三聚淨戒，為大乘菩薩所受。

在後面，白老師又為我們在菩薩戒的十重、四十八輕戒的一一戒條上，詳細開示了關於開、遮、持、犯等義理。之後便進入懺悔的環節，首先，讓大陸有些嚴重破戒行為的人，給他們機會首先發露懺悔，有的是未悟言悟的大妄語業，有的是嚴重的殺業、邪淫業等等，白老師為作證明，皆讓其面對佛前三稱：「自責其心，永不復作」，三稱三拜；然後是白老師帶領我們一起在佛前針對十重戒一一戒條發露懺悔，皆同前三稱三拜；大家真誠發露，毫無隱藏，拜得非常的虔誠；有的甚至涕淚悲泣，感人之情，甚為難忘。

其中還間插了一節高雄講堂的余老師所授進階班的課程，講的是大乘四加行的內容，所謂：「名、義、自性、差別」

的內涵，令人受益匪淺。課間余老師又安排了台南兩位見道菩薩的現場報告，分享自己學法的心路歷程；其中講到曲折輾轉的求法過程，著實讓人感覺到大乘法的得來不易，善知識的知遇之恩，以及佛菩薩的慈悲護佑，皆是真實不虛；這使我們更進一步的增強了信心，確信只要肯努力不懈，護持正法，精進修學，道業自可成就。

### 三、大溪祖師堂參拜

於 4 月 27 日上午，我們的行程是到位於桃園的大溪祖師堂參拜，從南到北貫穿臺灣的整個島嶼，路程很長；我們早早出發，一路上綿綿細雨，窗外的景色時隱時現：美麗的群山、茂密的叢林、清澈的河流、點點如星辰般的村莊，以及鄉間的小路，一閃一閃的在眼前掠過；車行越來越近，就要到達我們最嚮往的正覺祖師堂了；轉過清幽的山谷，在一塊靜謐的開闊地帶，隱隱約約的看到一座灰白色的樓閣，周圍綠樹環抱，清淨典雅，造型別緻，就像詩中所寫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這裡才是真正的禪房。大家陸續下車，排成整齊的隊伍，向前走去；現在已經看得見灰白色的樓閣，一共三層，樓上清晰的標誌著：「正覺祖師堂」五個大字，閃閃發光。外面還是細雨綿綿，空氣清新極了；迎面吹來的春風，暖暖的，又帶著一絲清涼，讓人感覺陶醉；太美了！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世外桃源嗎？還是清淨的佛國？一時讓人無法分辨這是在夢裡，還是在現實中。「歡迎回家！歡迎回家！」又是同樣的話語，讓我們從夢中甦醒，看見前面迎接我們的義工菩薩們，個個清淨儒雅，落落大方；於合掌問訊之間，讓人感覺到親人般的溫暖！

我們分成男眾、女眾兩隊分別依序從兩側上樓，進入三樓大殿。殿內正中供奉的是本師 釋迦牟尼佛，左側為 觀世音菩薩，右側為 彌勒菩薩，三尊佛像都為木身雕像，高大巍巍，極其莊嚴！大殿的後側正中是護法 韋馱菩薩，執杵屹立，威武如是。在佛像的外面左側供奉著祖師：「圓悟克勤大師」，圓目澄清，栩栩如生，非常逼真。我們一一近前虔誠禮拜，然後就座。接待我們的仍是正覺寺的住持——白老師，首先為同修的一些問題給予解答開示；然後應大家的要求，又帶領我們在佛像前再次懺悔，並發願：願正覺寺早日落成，接引更多的佛子證悟菩提；同時祈願大陸正法因緣早日成熟，早日迎請平實導師及親教師到大陸弘法。

發願結束後，大家自發的拿出錢物，恭敬地供奉在大殿上，護持正覺寺，以表寸心。然後大家依依不捨的下樓準備離開，在正覺寺祖師堂的外面，大家駐足留念，分別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間。

#### 四、臺北講堂受戒盛況

於 4 月 27 日，參拜祖師堂的當天下午，我們驅車趕往臺北市區的臺北講堂，在那裡，將完成我們此行最重要的受戒任務。到達講堂門前下車，仍是由同修會義工菩薩接引，首先簽到，然後列隊前往九樓講堂，講堂大殿的正中供奉的三尊佛像分別為：本師 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聖玄奘菩薩。其中本師為玉塑像，兩位菩薩為木雕像。大家禮佛供養後，依男女兩眾分列兩旁，由執事菩薩安排受戒前的準備工作，一一就緒，於午後 1 時起，法會正式開始：全體新戒菩薩兩側相對站

立，由一位出家法師（新戒菩薩）做代表，執香出班，隨二引禮者迎請授戒和尚（平實導師），平實導師進壇，拈香，禮佛三拜，升法座。維那引新戒菩薩首先頂禮傳戒和尚三拜，然後頂禮十方一切三寶。平實導師問：「汝是菩薩否？」皆答：「是。」問：「汝等發菩提心否？」答：「已發菩薩心。」平實導師開示：「如欲受戒，先當懺悔，因無量世來種種罪業障礙聖道，今欲受此菩薩大戒，必當先懺其罪，業行清淨，方乃得受。」即時，平實導師引領我們首先懺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常觀罪福性本空，是名佛子真懺悔。」大眾真誠發露懺悔，幾乎人人淚流滿面，懺悔之心發自肺腑。想到若不是往世所造諸多罪業，今生怎會生在邊地，離善知識這麼遙遠；就以此次來台受戒的準備來說，已是幾經波折，才勉強如願；那些我身邊想來而沒法來的同修們，更是值得惋惜；我深深的感到他們的無奈，也同時為他們做祈禱發願：「願他們能夠早日具足因緣，排除障礙，早日得受上品菩薩戒，成就如是殊勝利益。」

接下來，依據受戒儀軌，請聖降壇，隨後受戒：維那領眾於世尊前，請師傅戒，平實導師依次授我等——四歸依戒（歸依三寶及十重戒）、四宏誓願、三聚淨戒。大眾發願：「從今日起，盡未來際，受持如是三種菩薩心地戒，永不毀犯棄捨，乃至成佛。」

至此受戒內容告一段落，接下來平實導師為我們親手授緇衣。「善哉解脫服，鉢吒禮懺衣，我今頂戴受，禮佛求懺悔。」隨著偈頌的樂曲聲，我們一一近前，平實導師為我們每

個人親手加持，贈授縵衣，並一一向我們道賀：「恭喜了，恭喜了！」那慈悲、溫暖的話語，令我們每個人無不為之感動落淚。是啊！此時此刻，是多麼珍貴的時刻啊！我不禁潸然淚下，無法表達那種複雜的心情；當時似乎在想：如果能在平實導師的身旁再多待一會兒，那該多好啊！可是平實導師實在太累了，後面還有那麼多同修在等待著親近，弟子怎麼能忍心呢？所以匆匆離開平實導師的身旁，心裡這樣想著：那些流浪在外的孩子們，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回到慈父的身旁。我真心的發願：「願那些尚在暗夜中漂泊的佛子們，早日回家！願大陸的正法因緣能夠早日成熟，早日迎請平實導師親自主持大陸正法事業。」到那時將是一種多麼美好的盛舉啊！我心裡默默的祈禱著：「願佛菩薩龍天護法加持，讓那一天早日到來！」

在極其莊嚴的大殿前，同修們一一從平實導師的手中接受縵衣；穿戴已畢，平實導師又親自為我們祝賀，讚歎受戒功德，並告誡我們：「務必嚴加防犯，時時檢點心行，攝心為戒，日後必可迅速消除煩惱業障，佛業必當迅速成就！」最後大眾一起做功德迴向，新戒菩薩代表以偈頌的方式代替供養傳戒和尚，恭送平實導師及護法菩薩，至此法會圓滿。

總的說來，這一次臺灣之行收穫滿載。我非常的喜歡那裡：感覺那裡的氣候很舒適溫和，空氣清新；那裡的景色也非常優美怡人；那裡的同修們很慈悲，很親切；那裡的一切似乎都散發著一種鄉土的芬芳，就像久別的故里，一點也不陌生。特別是這次能夠在平實導師的座下，得受上品菩薩戒，我非

常的欣喜和感恩，希望以後不負平實導師的期望，時時以菩薩的標準要求自己，自度度他，護持正法，生生世世永不退轉！

### 讚師偈

末世邪法遍流布	佛陀法脈今如絲
賴師力挽於狂風	五濁教化引童蒙
不計自我身勞悴	高瞻遠矚忍負重
無上妙法傳于世	續佛心印啓正宗
證悟無生法忍智	親承世尊囑累行
破邪顯正蠱法幢	廣利有情正覺中
智慧廣大難思議	戒行圓滿甚清淨
依師得具上品戒	盡未來際得依憑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 阿彌陀佛  
南無大悲 觀世音菩薩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南無正覺海會諸佛菩薩

菩薩戒子 孫正安合十  
2010年5月19日



## 一、平淡的生平

一九五八年我出生於中部儉樸的一個小家庭，祖父和我們同住，他的漢學程度很好，為人溫和，慈悲待人；父親從小耳濡目染，也深受影響。從小在安逸的環境下生長，沒有受到什麼苦。小時候自己只是偶而對於這個世界存在有一點疑惑，猜想如果自己不在時，是不是這個世界也會跟著消失？求學生涯一路平順，家道雖只是小康，父母親卻捨得供給我就讀明星中學六年的天主教男校。我一直是心無大志向，

對未來也沒有什麼企圖心，考大學時也是依家人的意願，只挑中部靠近家裡的公立大學就讀。從小就對於性別的差異有較強的困擾，跟家人之外的異性互動都會有不安的感覺，可能臉部也會泛紅，因此常被家人取笑。這種狀況是在開始學佛，並嘗試著觀行和深入思惟之後，才漸漸地有一些改善；現在修學了正法，也才知道其實每個人在之前的無量世中，有時候可能是男性，有時候可能是女性，而其目前個性的顯現，都是跟以前的熏習有很密切的關係。

大學畢業服了兩年預備軍官役之後，即到台大擔任研究助理，後來為求穩定的工作環境，轉而任公務人員六年；結婚後

爲了想改變工作環境，乃申請美國的研究所就讀；因語言和環境需調適，自己先獨自前往北卡羅萊納州半年後，再回台接妻子、女兒一起過去。自己前半年離鄉背景的生活，是生平首次有了思親之苦的覺受。唸研究所時，指導教授給我全職或半職的研究助理獎學金，因此平常除了唸書之外，也需要幫教授作些實驗。主修的課程是環境工程，平常除了上課之外，就是待在實驗室裡作實驗。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染整廢水處理的改善研究，每天必須維持模型的運轉，所以天天都要作，不能中斷；因此也沒有辦法休息，只有在每次一、兩個月的操作週期完成後，開始下一個操作週期前有一、兩天的休息。偶而到戶外活動時，常會看到幾隻松鼠在樹上或草地上覓食或嬉戲，春、秋兩季時也常看到大雁在水塘裡或草地上活動，如果太靠近牠們，牠們還會作勢要攻擊你，想把你趕走。平常心裡面只有人的存在，只有在這個時間才會驚覺到：原來周遭還有許許多多活生生的有情存在，而人在這個環境所應有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呢？

在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即刻回台，並在台北找到工作，從事私人工程顧問公司工程規劃和設計的工作。二十幾年下來，工作也有所更換，除了規劃、設計之外，也做過研發、操作，或業務、管理，及工程施工等。在其間因爲因緣的關係，也接觸到了許許多多的眾生，心性習氣上通常是千差萬別，自己也在其間因環境的改變而不斷的調適；從這邊看到，其實人是可以因環境的不同而做很大的轉變的，而大部分的眾生福報都不好，必須終生營營碌碌的過生活，其實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苦的。

## 二、追求解脫之路

從美國回台之後，家裡同修不斷地尋求解脫或心靈成長的課程，我也會配合接送；有一次還一同去參加了在南部阿南達瑪迦的三天斷食營，三天下來感覺心靈的狀況比以前平靜。原本自己並不太覺得人生是苦的，從周邊人們的身上才較能感受到苦，逐漸地從自己的身上也能感受到苦的存在，常常是在境界與自己所希望相違的時候就會生起。這期間也閱讀了一些心靈成長及修行的書籍，如：奧修、克里希那穆提、一行禪師……等人的著作，只覺得似懂非懂，好像都是在說「放下」或「活在當下」就是了，可是卻找不到有效可行的修學次第；現在來到正覺學法才知道，原來他們都還只是落在意識心的層次，並不是世尊所傳的了義正法，無法真正得到解脫。

一九九七年，在一次參觀「敦煌畫廊」畫展的機會，看到了《現代禪月刊》，因此而進入「現代禪」學習。同修看了李老師的書之後先行參加共修，我想自己參加前總得先瞭解李老師所談的法，於是於三個月內，抽空閱讀了一、兩本李老師的著作之後，也跟著參加了共修。當時李老師正嘗試建立一個「都會型修行社區」，我們也於一九九八年申請搬入「象山修行社區」。搬入社區之後，生活上大部分的事情，師兄弟都會相互的關照，以所住的房子來說，都是師兄弟協助承租或購買的，平常有什麼事情都會互相連絡互相幫忙；小孩的教育也是教團關切的事項之一，還成立了「小蜜蜂」的活動，經常有聯誼或讀書會。因自己仍須忙於工作，又尚無懇切的生死心，只是在

一旁熏習。李老師強調：學佛應在日常世俗中修行，重視現世的安居樂業與倫理道德，並且講求符合現代的科學、民主與人道原則，及「實證主義」。我平日偶爾會在人生的意義方面反省思惟，並跟隨師兄弟在道基戒行上熏習；自己對於佛法的具體內容並不清楚，只覺得李老師很有智慧也很慈悲，只要繼續跟下去，一定會度我們得開悟解脫。

其間有一段約兩年的時間，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必須兩、三週就搭一次飛機往返台北和高雄兩地，在飛機起降或碰到氣流不穩定的時候，機艙會晃動得很厲害，這時害怕的情緒常會生起，心想如果飛機出了事故，我臨死時會面對什麼情境？我死後會到什麼地方去？那是我所無知而害怕的事；我死後將永遠無法和家人見面，那是非常難過的事；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我的家人勢必也會非常的難過，那是我所無法忍受的事。這些念頭，上飛機前或搭飛機時就會生起，下了飛機之後就忘了；平常生活時偶爾也會想起，這也是真正促使我想要學佛的動力來源之一。

李老師晚期身體一直很不好，也曾住院治療。二〇〇三年 SARS 流行前後，李老師不斷地在強調彌陀信仰，並告訴大家至心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唯有「南無阿彌陀佛」是生命中的依靠。當年十二月李老師捨壽，離開了我們。之前李老師曾要求同修們要燒掉他的所有著作，自己並對佛教界發布公開懺悔啓事，以及歸依慧淨法師諸事，大部分的同修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是：已解脫的聖者心靈沒有任何包袱的展現，將來李老師還是會回來教導我們的。後來看到 平實導師對於李老師發布

公開懺悔啓事的讚譽，及對其英年早逝的痛惜，內心真的是百感交集，不自禁的紅了眼眶。

大部分的師兄弟都遵循李老師生前的期望，跟隨慧淨法師學法，法師教我們「本願念佛」法門，每天上午、下午、晚間三個時段在書院各唸佛兩個半小時，全年無休；不在書院的時間，各自要繼續唸佛，可以採默唸或無聲唸佛的方式，最好能夠相續唸佛不斷。當時每個月慧淨法師會做一次開示，後來也增加了淨土宗系列書籍的閱讀。因為有淨修師的歸依及加入教團，帶來了臨終助唸、往生處理和佛化法會的熏習。當時自己對於唸佛能往生淨土，是深信不疑的；只是對於自己臨終時在任何情況下，是否都能一心不亂的唸佛，是沒有把握的；而且對於現世沒有機會開悟解脫，感到有些失望。

二〇〇六年七月下旬一日晚間，王師姊拿了平實導師的《無相念佛》和《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給我和家裡同修。當晚我和同修帶著好奇的心情，快速的翻閱這兩本書。看到書中闡述的義理非常有道理，方法、次第又清楚分明，知道必為證悟的大善知識所著；對於佛法整體的架構，因閱讀此書竟從毫無方向進而有了具體的知見。當下對於明心證悟的心願重新燃起希望，內心決定要趕快去正覺講堂上課。隔天請教王師姊後才知道，她們所上最新的班已開班三個月，隔天週六下午的課將是最後一次可以旁聽的課，過了之後就要再等三個月，下一期須等到十月才会有新班。於是我就和家裡同修議定一起去上課，而趕搭二〇〇六年四月班的最後一班車，三天後也開始聽週二平實導師講解《勝鬘經》。剛開始聽平實導師講課時，

自己對其內容極為陌生；經過三、四次之後，漸漸的已能熟悉其內容而能信受之。能夠值遇這麼勝妙的法真的是不容易，也真的非常感念王師姊的慈悲、用心和善巧接引！陸陸續續地有社區的同修轉到正覺講堂來修學，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三十位以上，而且也已經有七位同修，到正覺講堂上課後，破參明心了。

### 三、於正法的修習

平實導師是累世修行證悟的菩薩，今世在家中自行閉關參禪，明心並且眼見佛性之後，原本想只要有人能明心、並且能眼見佛性而有能力可以弘法延續時，就想退隱家中進修禪定三昧；如有般若境界更高的行者出現時，則隨時準備下座求教進修。後因看到末法時期外道猖獗橫行於佛門中，正法日漸衰微，遂發悲勇，誓願度眾而答應以前追隨修學者的請求，於一九九一年夏天復出弘法度眾。為免正法被常見外道法所取代，為護持正法，平實導師毅然揭竿而作獅子吼，效法 玄奘菩薩的方式，以破斥邪說的方法來顯示正法的不同所在；如此弘傳了義正法，獨自面對各方錯悟大師、各大道場的龐大勢力而無所畏懼。平易近人的 平實導師，卻作了這種大異常人的弘法志業，真的是大菩薩的展現。

至今我在正覺講堂修學已三年餘，從拜佛、憶佛，修學六度波羅蜜的知見，作義工護持正法，觀行、參禪。確認五蘊十八界都是無常的，都是虛妄的；也知道妄心（七轉識）的背後有一個真心（如來藏），所有的法都是要藉緣由如來藏出生，都是要真心、妄心和合才能運作。其間自己也依照 平實導師和親

教師的開示和引導，對人生的意義做了反覆思惟，知道自己在人間所有的一切，最後都一樣將會消失的，如果沒有修學正法一佛菩提道一的話，只有隨著習氣和業力流轉於六道，永遠混混沌沌不見天日；只有修學佛菩提道、明心證悟、發起般若智慧，才能行於世間而解脫於三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救度有緣的苦難眾生，確知這是唯一的一條只能選擇的不歸路；因心意已定，心境也逐漸地沉澱。因感受到年歲不再年輕，無常隨時跟在身後，因此自己也變得較不放逸；因為平實導師和親教師的教導，和閱讀正法的書籍，得到實相般若的熏習，自己也漸漸有了觀照般若而生起輕安的功德受用。五祖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因為證悟之前的學法都只是熏習，證悟以後才是真正開始修學佛法，因此目前自己的當務之急，就是明心證真，發起般若智慧，以及修學善法熏習習氣種子。

自從進入正覺講堂之後，一直陸陸續續的請講堂的書籍贈送親友、同學、同事和有緣的人，希望他們也能信受而能來講堂上課。後來在正覺講堂聽同修心得分享的時候，知道許多同修更是運用各種的方便和善巧，希望能將自身已受用到的正法，盡心盡力的將這接觸正法的機會傳給所有有緣的人。而能到正法道場修學的人，一定是已具備了相當的善根福德因緣，因為正法是彌足珍貴的，不是一般不具足的人所能信受和修習的；而學歷或出身並不會影響學法，因為也有小學學歷或不識字的長者明心證悟，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信位和資糧位的具足，是修學正法所必要的基礎。

自從土城承天禪寺廣欽老和尚圓寂以後，佛教宗門正法當

時已算是完全中斷了，因為台灣四大山頭加上現在的廣論團體所弘揚的佛教，都只是表相佛法、相似佛法，其實已經把佛法淺化、世俗化、學術化、外道化了，甚至更進一步的鬼神化、商業化。佛陀三轉法輪，苦口婆心說法四十九年的本意和成果，即將蕩然無存；幸得佛菩薩憐憫娑婆世界苦難眾生，安排真善知識 平實導師再度示現於台灣寶島，教導眾生開悟成佛之法。人身難得，了義的正法難遭遇，如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有心學法的人如何能錯過，此真是學佛人今生最大的福報！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 般若信箱

☒、極樂世界與藥師琉璃光如來的世界是否真實存在？對一般人來說無法親見者，如何相信呢？

答：一般人對於自己不清楚的部分有疑都是正常的，但是有智者與愚癡之人的差別就是：**是否會進一步去探究真相**。同樣的道理，眾生對於自己尚無法親證的佛法實證境界懷疑亦屬正常，但愚癡傲慢的人就以自己的無知逕行否定，迷信於自己的決定一定正確；有智慧的人雖然有疑，但是他會理性地探究：**如何實證法界實相的真實存在？如何實證諸佛淨土的存在？以前有沒有祖師曾經實證過？**而不會像一些無明愚癡且性障重者之駝鳥心態，不加瞭解就對於已經實證者所說的法直接否定，理性有智且心性淳厚者，他應該去研究檢討自己為何沒有能力驗證，進而改往修來而能實證事實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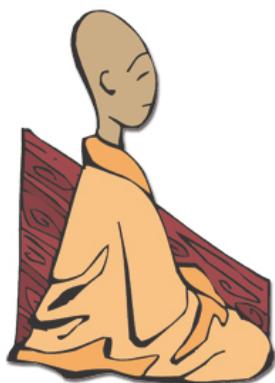
同樣的道理，極樂世界與藥師琉璃光如來的世界，乃至十方佛國淨土，都是釋迦佛陀為三界五濁惡世眾生所開示往生繼續修學佛道的方便道，並且世尊也於經中說明如何實證的資糧與方法，但這些實證卻必須眾生配合實踐，待自己該有的因緣資糧具足成熟，就能於此世或捨壽後親見彌陀世尊或藥師如來。足見極樂世界、琉璃光

如來世界，乃至十方佛國淨土，都是真實存在的。一般佛弟子唯有信佛語，是因為這些具信的弟子，依據自己的程度，來檢查 佛陀開示的法要，驗證確實無誤，不論施論、戒論、生天之論的開示都符合一再的檢驗，這個具信的弟子本身又不謗大乘，不謗佛法僧三寶，福德因緣具足並依教奉行，乃能往生。就如經上所說 阿彌陀佛在因地時所發的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所以具足因緣者，必能往生極樂佛國，佛語不虛妄故；有智慧的無慢心者，也會從古時淨土宗祖師的記錄之中尋找事證，瞭解淨土宗祖師以及其他淨土宗的念佛人之中，是否曾經有往生成功的記錄，再來確定是否真有極樂淨土、琉璃淨土。確定真的有人往生淨土之後，便可以深信而發願往生，並且努力修集三福淨業而求往生。

一般無信無福的劣慧眾生，想要以此界一般眾生的果報身親見彼佛國淨土，那可不行！福德因緣果報不符故，因此無法相應，因為這些眾生所相應的乃此五濁不淨穢惡世界，生此穢土尚不知出離者，不應有清淨報故。十方虛空中的無數國土中，必然有無數淨土與穢土，這個法界的事實，不會因為眾生的不信而不存在，但是往往有愚人不肯信受。俗語說「夏蟲不可語冰」，這句話所說的正是業果報差別而導致沒有客觀智慧的關係，因此而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因為夏蟲生命短促、福德有差、眼界有限，所

以不可能見到冰，而不是冰存不存在的問題，假使夏蟲有言語能力而極力否定冬冰的存在，當冬天到來時仍然會有冰，不會因為夏蟲的否定就使冬天的冰消失。因此，一般對於佛語無信眾生，心既無信，此界業果報身也無緣親見，當然無緣往生美好世界。有緣人若欲親見，當依經中佛語所開示的內涵與方法去實踐，因為古今眾多實證者，都是依於佛語開示而實踐者；所以若眾生要能夠相信驗證，先要給自己驗證的機會，而不是一味的否定不信，那樣永遠無法驗證，純然落入自己迷信自己的無明之中。

另外，從現在天文學來看，這個宇宙的星球可是有生滅的，也符合 佛陀所開示的世界悉檀，山河大地也是終將毀滅。而佛法不是斷滅論，當此世界壞時，仍未斷三界輪迴生死業果的眾生，自然要往生其他世界再出生，而不是隨著世界毀滅就跟著永遠斷滅。所以，有其他佛世界也是理所當然的，這將是另外一個議題，今此略答如上。





# 公開聲明

**緣由：** 有少數大法師向海峽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誣告：  
「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他們專門毀謗禪宗正法。」

- 說明：**
1. 此事關乎佛教了義正法的存亡，本會不能無言，故作此聲明回應之。
  2. 事實上，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正法；那些四處誣告的大法師們，所弘揚的都不是禪宗的法門，而是常見外道所弘揚的意識常住思想。從他們為人印證的內容、書中的法義、演講宣揚的禪法中，都已經證明他們所「悟」的都是意識心，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卻與中國禪宗祖師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完全不同。由此證明他們其實不是禪宗，而是寄居於佛門中的常見外道——身披佛教法衣而弘揚常見外道法。
  3. 本會所證正是禪宗歷代諸祖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始從 1989 年開始弘揚至今將屆二十年了，始終一貫不變的弘揚禪宗祖師所悟的第八識如來藏，也幫助許多人同樣的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證明本會才是真正的禪宗。
  4. 諸大法師們由於無力實證，故極力否定第八識如來

藏的存在，由他們十餘年來不斷抵制本會弘揚如來藏正法的明確事實，可以證明他們都沒有實證如來藏，才會公開的否定如來藏（以意識的一念不生，或以意識常住而放下煩惱，作為禪宗的實證標的）。假使他們未來有一天實證了如來藏的所在，他們就必須把目前流通於人間的所有書籍、影音成品，全部銷燬，並向佛教界公開道歉，因為他們誤導學人落入意識境界幾十年，也妄行賺取學人買書的金錢，應該加息返還佛教界學人。

5. 由此證明，他們向兩岸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告狀說：「正覺同修會是破壞禪宗的新興宗派。」全是謊言。事實上，他們是惡人先告狀，因為破壞中國禪宗的人正是他們——他們幾十年來都以外道常見的意識境界，取代中國禪宗原本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實證法門，是從根本來改變中國禪宗為常見外道法。而且，本會針對他們所說的常見外道思想，出書加以辨正至今，或已十年、或已五年之久，而他們都無法在法義上作出絲毫回應——從法義上來證明自己不是落入常見外道的意識境界中。由此證明他們的法義確實都是常見外道法，也證明他們才是在實質上破壞禪宗的人。我們指證他們以常見外道法取代禪宗，希望他們回歸禪宗如來藏正法的事實，才是真正護持及弘傳中國禪宗的道場。
6. 這些大法師們若不服本會這個聲明，請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提出證明：他們仍然是依中國禪宗歷代

相傳的如來藏實證法門在弘傳的，並且證明他們已經實證禪宗代代相傳的第八識如來藏了——正確的宣講出第八識如來藏實證後觀行所得的智慧。否則即應收回此前所作對本會的誣告，並向佛教界及大陸宗教局公開道歉。

7. 本聲明將一直刊登於本報，直到他們公開道歉，並獲得大陸宗教主管機關無限制開放本會人員佛教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為止。因台灣某些大山頭已成為大陸有關單位**統戰**對象，而此諸大法師要求大陸宗教主管機關，拒絕發給本會人員各類佛教著作之書號，制止本會正法書籍在大陸印行流通。（註：大陸的宗教書籍並無出版自由，不能獲得國際書號，必須事前獲得宗教主管機關審核通過，發給宗教類書號以後才能印製流通，類似台灣五十年前的警備總部審核所有著作一樣。所以大陸不像台灣目前可以無限制自由印製流通，也都免費發給國際書號。）本會在此向大陸學佛人公開道歉：雖然多年努力，仍無法在大陸大量出版正法書籍、利益大陸同胞；雖然這是形勢使然，並非本會不曾努力，但我們仍應在此向大陸同胞致歉。





一、本會在台灣與美國，除了本佈告欄第四項所列共修處外，別無其他分會或道場；若有其他道場或共修處以本會名義或法門，招收學員上課共修者，皆非經過本會授權，亦皆與本會無關，敬請所有佛子們注意辨明；若無法確定，可以在本會上課時間來電詢問，或者寫信至台北講堂查詢。又，本會平實導師至今仍未授權任何人在會內、會外為人勘驗或印證，所有人都應在本會舉辦的禪三精進共修中，才會由平實導師加以勘驗或印證。近年有人在會中明心以後，違背世尊「應善觀察根器及因緣，不為少福眾生妄說如來藏妙法」的告誡，私自在會外為諸福德因緣未熟者給予引導及印證，成就了虧損如來的大惡業；並且他們所印證的內容亦多分或少分產生了偏差，導致被印證後前來本會聽經時仍然有許多深妙法義聽不懂的現象；又無悟後指導進修的能力，亦不具有攝受學人的能力，或與被引導印證的學人公然吵架，或產生嚴重爭執及財務糾紛，難免導致學人退轉乃至謗法，是害人害己而且公然違背世尊告誡，嚴重違犯了法毘奈耶（法戒），鑄成虧損法事的大惡業，是為虧損如來。如是等人已經提報親教師會議討論後一致議決：應予開除增上班學籍，在尚未公開懺悔滅罪以前，不許繼續參加本會增上班課程及布薩，並應予公佈之。除不許他們再參加本會的課程及布薩（誦戒）以外，今已

依照親教師會議的決議，公佈於本會各共修處，薦請會員、同修們鑑明。

自從本會發佈上述公告以後，另有一貫道之點傳師數人，冒稱為本會上述文字所說之離會者，或冒稱為平實導師早期所度弟子，皆偽稱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為悟，亦自稱所弘揚之法義是本會的正法。近來又發現原一貫道出身之人，謊稱為平實導師好友，已被平實導師印證……等，其實素未謀面；此人今在大陸廣洩表相密意，亦自稱已得如夢觀而入地，宣稱是已入聖位的某地聖人，成就大妄語業……等；但經本會蒐集其書本或光碟所說內容加以檢查之後，發覺其所「悟」及其所說表相密意都落入五陰之中，並非真悟；其餘佛法知見亦極荒唐，毀謗淨土……等言語極多，都屬於凡夫知見而未悟言悟，並高抬果證而成爲大妄語人。此類人自稱證悟佛法乃至宣稱入地以後，仍然歸依尚未斷我見、尚未明心的聲聞僧，或者仍舊歸依一貫道的老母娘——絲毫不知聲聞僧及老母娘都未斷我見亦未明心，顯然他們尚無慧眼——確實尚未明心——故無智慧檢驗聲聞僧及老母娘未斷我見亦未明心之事實，概屬附佛法外道。如是之人又於「弘法」過程中，公然支持落入我見而被平實導師評論之錯悟諸師，顯見其慧眼未開，無有智慧分辨當代大師之悟抑未悟，即是《楞伽經》中世尊所說仍存疑見未斷之人，故以號稱入地之證量而繼續支持抵制如來藏正法之錯悟大師；由此行爲亦間接證實其未悟言悟之事實，此事亦應知照本會會員、同修們鑑明。（編案：本會一向秉承公開化、透明化的原則，始從初

成立以來，至今不曾對會內、會外佛教界隱諱內部糗事，常寫在書中，或在講經時明白舉示出來作為實例而說明經義，作為會員學「法」時應該注意修學的「次法」，完全遵守世尊「趣『法、次法』」的教誡。今對此事，一仍舊慣，秉承同一原則而對外公佈之，以免有人誤會而受害。）

二、《正覺電子報》已於 2006 年 9 月更換發報系統，欲訂閱的讀者請前往 <http://post.enlighten.org.tw/> 網址訂閱。若讀者欲閱覽以前各期之《正覺電子報》，可以連結至「成佛之道」網站 <http://www.a202.idv.tw/> 點選正覺電子報合輯讀取。若有關於本報的問題、建議或投稿，請寄至以下的信箱：

電子報投稿及般若信箱提問請寄：[awareness@enlighten.org.tw](mailto:awareness@enlighten.org.tw)

其他電子報等事務請寄：[service@enlighten.org.tw](mailto:service@enlighten.org.tw)

通訊歸依查詢請寄：[endeavor@enlighten.org.tw](mailto:endeavor@enlighten.org.tw)

三、《正覺電子報》平面刊物免費贈閱，歡迎索取。台灣地區讀者，不便親至正覺講堂索取平面版者，亦可免費訂閱（免附回郵），本會將按期寄贈。本報網路版為了增進讀者於閱讀時的方便性及舒適性，並且讓版面更加美觀，41 期起增加 PDF 檔案格式之版本，PDF 檔案版面樣式與平面版（紙本）電子報相同，敬請讀者連結「正智書香園地」網站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下載閱讀，並請繼續支持與愛護本刊。

四、本會台灣各地講堂 2010 年下半年禪淨班，已於十月同步開設新班，三個月內仍可報名插班，共修期間：二年六

個月（費用全免）。

禪淨班，係以『無相念佛及無相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並傳授真正的參禪看話頭功夫、解脫道正理、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

各地講堂地址、電話(共修時間方有人接聽)、新班開課時間：

**台北講堂：**台北市承德路3段277號9樓等——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電話：總機：02-25957295（分機：九樓10、11、12、13；十樓15、16；五樓18、19；二樓20、21），傳真：02-25954493。平常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下午14：30～16：30。**2010/10/20（週三）以及2010/10/21（週四）**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19：00～21：00**和每週四晚上**19：00～21：00**；學人可斟酌自己方便的時間，擇一報名參加共修。

**桃園講堂：**桃園縣桃園市介壽路286號10樓，電話：03-3749363，共修時間：週一、三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30～11：30。**2010/10/20（週三）**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19：00～21：00**。

**新竹講堂：**新竹市南大路241號3樓，電話：03-5619020，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下午13：00～15：00。**2010/10/25（週一）**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

是每週一晚上19：00～21：00。

台中講堂：台中市五權西路二段666號13樓之4，電話：04-23816090，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下午13：00～15：30，週日晚上19：00～21：00。**2010/10/22**（週五）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五晚上**19：00～21：00**。

台南講堂：台南市西門路四段15號4樓，電話：06-2820541，共修時間：週一、三、四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9：20～21：20，週六下午14：00～16：00、晚上19：00～21：00，雙週六上午9：00～12：00。**2010/10/23**（週六）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14：00～16：00**。

高雄講堂：高雄市中正三路45號5樓等，電話：07-2234248，共修時間：週一、三、四、五晚上19：00～21：00，週二晚上18：50～20：50，週六早上9：00～11：00。**2010/10/25**（週一）新開設的禪淨班已經開始上課，尚可接受報名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一晚上**19：00～21：0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位於洛杉磯市東方約16英里（20公里）處華人聚集聖蓋柏谷（San Gabriel Valley）之工業市，已遷往新地址：17979 E. Arenth Avenue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電話：(626) 965-2200 & (626) 454-0607。共修時間：週六上午10：00～下午17：30。每週六播放台

北講堂講經所錄製之DVD：下午 13：00～15：00 播放《金剛經宗通》。2009/10/24（週六）禪淨班新班正式開課，隨時接受插班，上課時間是每週六下午 15：30～17：30。

報名表可向本會函索，或於「成佛之道」網站下載：

<http://www.a202.idv.tw/a202-big5/doc/form/download-new.doc>

填妥報名表後，請郵寄本會教學組。

五、全省每週二晚上講經時間——目前 平實導師正在講授《妙法蓮華經》：開講時間 18：50～20：50 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座以免向隅！

詳解 釋迦世尊與諸佛如來示現成佛於人間，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所知、所見、所證的法界實相之正理，為說唯一佛乘之真實義，揭示真實佛法唯有成佛之道，不以聲聞、緣覺的解脫道化城為究竟；闡釋二乘菩提之解脫道只是從唯一佛乘中析出之方便道，不能令眾生成就佛道，只有圓滿佛菩提道的實相般若及一切種智才能成就佛果。歡迎已發成佛大願、有心實證佛菩薩實相智慧之學人，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

本課程不限聽講資格，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台北講堂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配合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台北以外所有講堂無此要求）。其餘各地講堂每週二晚上，亦有台北講堂所錄製講經之DVD播放，都不必出示身分證件，歡迎學人前來聽講同霑法益。

六、佛法的修證乃是實事求是，為求真理而闡明佛旨，平實導師領導本會諸多證悟菩薩，不斷地闡揚釋迦佛於經中開示之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妙義，藉以導正被古今大師錯解之法義，亦使受諸邪見誤導之眾生回歸正道，並振興紹繼衰微之佛法血脈；經十多年來的努力，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一百多冊書籍，對諸大師廣作法義辨正，藉此辨正之方法快速提升佛子修學三乘菩提應有的正知見，然諸大師皆無法回應。今徵求各大山頭法師居士，尋找平實導師所有出版刊物之法義過失，請具名投稿至本會，若確實發現有義理上及實證上之過失者，本會將發給高額獎金，並將此過失更正而刊登在電子報中。然匿名、隱址、擾亂者恕不受理。

七、台北、新竹、台中講堂 2011/1/9（日）&台南、高雄講堂 2011/1/16（日）上午 09：00 舉行菩薩戒布薩，已受菩薩戒之會員，敬請攜帶戒本、海青及縵衣準時參加。

八、台北講堂將於 2011/2/13（日）上午 09：00 舉行大悲懺法會，令學員懺除往昔惡業、清淨身心，恭請輪值親教師主法。

九、2011/1/27（週四）～2011/2/9（週三）為本會年假，全部共修課程均暫停，2011/2/10（週四）恢復共修。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新竹講堂、台中講堂、台南講堂、高雄講堂為正月初一～初三 9：00～17：00，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

十、2011/2/3 正月初一上午 9：00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各講堂將同時舉辦《金剛經》法會及拜願，歡迎同修及眷屬攜伴參加。

十一、2011 年上半年禪一日期，台北講堂為 1/16、2/20、3/6、3/20、3/27，共五次。桃園、新竹、台中講堂為：2/20、3/27，各二次；台南、高雄講堂為 2/20、3/20，各二次。以上各講堂禪一日期均為週日，從 2011/1/1（週六）開始接受學員在各班櫃台知客處報名。

十二、2011 年上半年禪三第一梯次於 4/8（週五）～4/11（週一）舉行，第二梯次於 4/15（週五）～4/18（週一）舉行；2011/1/1（週六）開始接受會員報名，2011/2/15（週二）報名截止，2011/3/31（週四）開始分批寄發禪三錄取通知。

精進禪三，係『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舉辦兩期，共四梯次；由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

十三、2011 年上半年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日期為：1/2、2/3、2/4、2/5、3/6、5/8。（詳細參訪途徑請參閱本報第 41、42 期之公告，非開放時間請勿前來參訪。本會為大乘清淨道場，對修持外道法的藏傳佛教假名出家眾恕不接待！）

十四、平實導師著《鈍鳥與靈龜》已經出版，考證古今錯悟者

對 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毀謗等事，並論證天童宏智禪師與 大慧宗杲禪師同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所悟標的，都非以意識離念靈知作為證悟之標的。熟讀此書者，可以矯正原有的錯誤知見，並消除心中由於誤聞無根毀謗善知識而植入之惡法種子，有助於宗門正法之證悟。本書一大冊（四百餘頁），只售新台幣 250 元。

十五、平實導師的《勝鬘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詳述大乘菩薩所斷無始無明與二乘聖人所斷一念無明之分際；熟讀此書，可以深知三乘菩提之異同，了知菩薩所證實相法界如來藏智慧確為不共二乘聖人之智慧（二乘聖人只知現象界之緣起性空而不能及於實相法界）。本書中亦詳述二乘所斷一念無明與大乘所斷無始無明間之關聯、含攝；讀後可以建立具足三乘菩提之整體知見，此後即能兼顧權、實、頓、漸，不再執偏排正、執小謗大，則能真修成佛之道。

十六、平實導師的《維摩詰經講記》共六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經為禪門照妖鏡，凡修學般若、證悟明心者，皆應以此經典的真實義自我檢驗，可以預防因無知、無意之間產生之大妄語業，亦可藉此經中的法義，修正參禪求悟之方向，有助於真實證悟明心。

十七、平實導師的《楞嚴經講記》第七輯已於 2010 年 11 月底出版，第八輯將於 2011 年 1 月底出版，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共計十五輯圓滿。本經為密教部之重要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並且詳細解說五

陰區宇，細說五陰習氣種子斷盡時的境界相，以及五十種魔擾與邪見內容。具大心之四眾佛弟子，亦可藉此書所揭示的經中妙義熏習大乘法義，邁向修學佛菩提道之正確方向，得以進求實證第一義諦正法。

十八、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共七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50 元。本書詳述四阿含諸經中的解脫道義理，內容係：

詳解四阿含解脫道的實證原理與實修的觀行方法，並指出末法時代修學阿含道而不能斷三縛結的原因，也為學人的證果而預先建立正知見，可以助您親證滅盡之道，於內、於外都無恐懼，實證阿含道而不退失聲聞菩提的見道功德。並且明確的指出三果與四果的取證關鍵，也指出八解脫與阿羅漢之間的異同所在。關於因緣觀，也有極為詳盡的說明，細說十因緣觀與十二因緣觀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聯，使讀者對因緣觀的修習確實可以成就。南傳佛法的修證者，將由此書中獲得千年來已經失傳的阿含道正知正見與觀行的方法，可以在此世中實證初果，乃至親證解脫道的極果。

十九、平實導師講述的《優婆塞戒經講記》共八輯，已由正智出版社出版完畢，每輯售價新台幣 200 元。本書的內容，係：

詳解在家菩薩戒法，細說布施之功德及布施得福之因果原理，詳述自作自受、異作異受、無作無受之第一義真諦，兼述三乘菩提法義與精神之異同；讀此，能知福慧雙修之真實義，可以助益大乘學佛者之證道。

二十、正智出版社錄製的CD名為〈超意境〉(第一輯)，是以平實導師在各輯公案拈提中寫的偈頌作為歌詞，是超越意識境界的實相境界，以優美的旋律錄製而成；平實導師並且親作一首黃梅調風格的曲子，錄製於其中。本CD可供參禪者聆聽欣賞及參究之用，內附彩色精印之說明小冊，請在聆聽時同時閱讀說明小冊，能迅速發起疑情，促進證悟因緣提早成熟，每片售價280元。自2007年起，凡購閱公案拈提系列書籍者，每一冊皆附贈一片〈超意境〉CD。

(預告：公案拈提CD第二輯正式定名為〈禪意無限〉，將於2011年初夏出版，平實導師已選取書中偈頌寫成中國童謠風格、台灣民謠風格及吉爾特民謠風格……等曲子，並且特以情歌風格撰寫〈菩薩底憂鬱〉詞曲，非常優美；將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的曲子，共同錄製，謹先預告。〈禪意無限〉出版後將不再錄製CD，特此公告。)

二十一、正智出版社出版之《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已於2007年4月出版，全書三百餘頁，售價新台幣200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亦於2010年4月初出版，售價250元，本書的內容，係：

凡夫及二乘聖人所不能實證之大乘別教般若菩提——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於現今末法之世，並非只有極少數人能聞、能證，您若願意修學，也一樣有證悟的機會；今摘錄本會郭正益老師以及前現代禪副宗長張志成等人所撰寫的親證如來藏之見道報告，以及一篇本會已經七年未見的眼見佛性報告，總計二十一篇；以此見證宗門正法仍然絲縷不絕，而且正在廣利學人，以利菩薩心性的學人發起求悟般若實相之

大信心。這些已經見道的學員們，遍於社會各階層中，都能不受學歷限制，所悟悉皆相同無謬，已證明法界實相之證悟不因學歷高低、更不因世俗身分地位差異而有不同，更爲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指出光明的正途。本書中的二十一篇報告，敘述各種不同的見道因緣與過程，是參禪求悟者必讀之佳作。

二十二、大陸及海外地區讀者，欲函索本會贈閱書籍者，須自行支付回郵資費，其數額及支付之方法，請先與本會確定，來信請寄：

### 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Taipei Taiwan

◎敬告大陸地區讀者：因爲大陸 部分地方政府 認爲台灣地區佛法是「境外」佛法，非屬中國佛法，故常常加蓋「不許進口」字樣而退回本會郵寄給大陸同胞的贈閱書籍；尤以閩南地區最常被大陸廈門海關退回，不知廈門海關現在是否仍然如此，或是已經承認台灣是境內了？請各自向廈門海關查詢確定後，再由本會另行寄贈。

二十三、平實導師爲悲憫四川地震災區受難的同胞，於地震發生一週內，號召會內諸同修菩薩，發起賑災捐款，本會捐助善款，如實履踐 世尊於經中開示菩薩「至心施、及時施、親手施」之功德，後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正覺寺籌備處的名義，透過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將新台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元捐往災區。期使此次向四川地震災區捐助的善款，能應燃眉之急，用於

災區學校、寺廟的重建及殘障人士的康復治療。

二十四、針對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八八水災，本會菩薩們響應救災活動，以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的名義，透過行政院莫拉克風災重建委員會所屬教育部莫拉克風災應變及校園重建計畫，捐款新台幣七百零二萬五千元；同時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協助認養林邊鄉災後購贈物資之用。希望能應燃眉之急，並用於災區學校排除各種困難之用，期能協助完成重建及學校復課工作。欲知詳細資訊，請看教育部相關網站——

網址：<http://140.111.34.73/Content.aspx?Category=Resource> 點選「3-3 捐款」中，可見到「莫拉克風災民間捐贈校園重建資源彙整表」，網址如下：[http://140.111.34.73/doc/administration/Resource/res3\\_3.htm](http://140.111.34.73/doc/administration/Resource/res3_3.htm) 因有一些海外、大陸同修捐款，故刊登捐款儀式的照片徵信如下：



正覺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張公僕（左五）

佛教正覺同修會監事主席：余書偉（左六）

教育部官員：政務次長—呂木琳（右四）·國教司司長—楊昌裕（右三）

社教司司長—朱楠賢（右二）·總務司司長—劉奕權（右一）

二十五、《正覺電子報》非常歡迎會內、會外人士賜稿，關於投稿之相關須知，請連結至第二期電子報之「徵稿啓事」。

二十六、本會道場弘揚 如來正法，舉凡於各地講堂開班授課、發行結緣書、印刷郵寄費用、各共修處一般水電花費……等項目，凡有利於大眾法身慧命增長之處，菩薩皆勩力行之，雖花費極鉅，但可利益極多學佛人。佛說「諸施之中，法施爲上」，經中佛說此法施之行亦是護持正法，歡迎佛子四眾護持，廣植此一法施無上福田。本會之郵政劃撥帳號爲 19072343，戶名爲「**社團法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因護持項目甚多，爲求收據開立作業進行順利，而免延宕，劃撥時請統一註明「**護持道場**」。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0/06/21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27cm 寬21cm 高7.5cm 重2.8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長26.5cm×寬19cm) 回郵 40 元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正德居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 (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 (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35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謬法謬說 正德老師著 回郵30元
-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回郵25元
- 28.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回郵20元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 29.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恆毓博士著 回郵25元
- 30.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35元
- 31.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 32.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正禮老師著 回郵3.5元
- 33.遠惑趣道(一)—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20元
- 34.遠惑趣道(二)—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20元
- 35.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正光老師著 回郵10元
- 36.三乘菩提 DVD 光碟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片，MP3 一片，共 9片。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  
 製作工本費 100元，回郵 25元
- 37.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元 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  
 請正式發函並蓋用關防寄來索取。  
 (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 38.西藏文化談—耶律大石先生著 正覺教育基金會印贈 回郵20元
- 39.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20元
- 40.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著 回郵25元
- 41.導師之真實義 正禮老師著 回郵10元
- 42.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著 回郵10元
- 43.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著 回郵10元
- 44.一貫道與開悟 正禮老師著 回郵10元

45.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 回郵 10 元

46.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 回郵 30 元

47.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第七、八識有可能是意識嗎？

平實導師述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後出版

48. 邪箭譬語—從中觀的教證與理證，談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邪書的種種謬理。

正元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49.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0. 雪域同胞的悲哀—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王心覺居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成佛之道」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成本價 2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賠本流通價 14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 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



#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post.enlighten.org.tw>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mailto: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 2595-7295 (總機)

桃園講堂 (03) 374-9363

新竹講堂 (03) 561-9020

台中講堂 (04) 2381-6090

台南講堂 (06) 282-0541

高雄講堂 (07) 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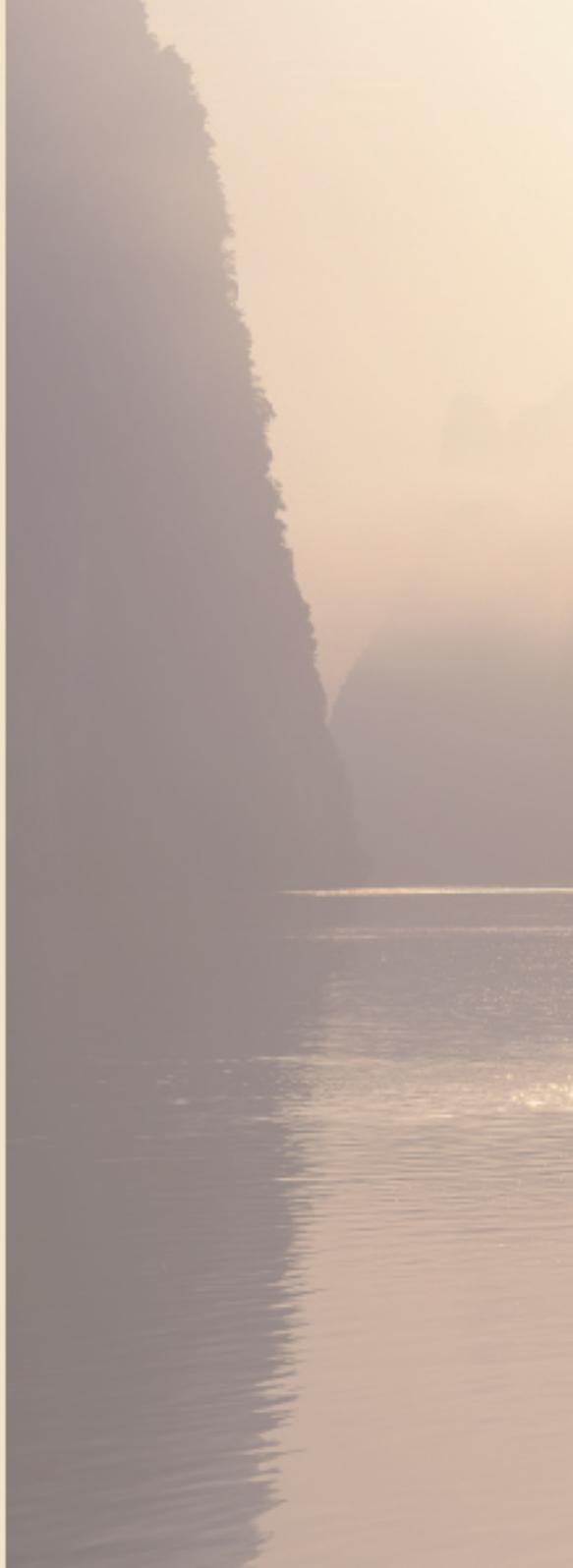
(626) 965-2200 & 454-0607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11 年 元 月 1 日 網 路 電 子 版 出 刊

初 版 六 〇 〇 〇 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度度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

正覺